

# 十八世紀呂宋一啞哥航船來華記

趙泉澄

南洋羣島與中國只隔一海，與臺灣、瓊崖、越南錯綜相連，彼此的交通往來，應當是很早的事。在麥哲倫（Herdnand Magellan）還未曾到達浦文峯<sup>1</sup>以前，中國沿海的人民，尤其是閩、粵等處的，往南洋羣島住家的已經很多<sup>2</sup>。所以中國的僑民，不久之間，就佈滿了羣島。這種事實，都可以證明那時南洋羣島與中國航海交通的頻繁。訖十八世紀，南洋羣島諸小國，雖然是因為中國不願意把這些島國列入版圖之故<sup>3</sup>，變成了大西洋諸邦的統治地<sup>4</sup>，然而中國與南洋羣島的航海關係，並不因此稍受影響。非但未受影響，而且那時中國對外的海禁已開<sup>5</sup>，彼此的海上往來，更為頻繁。

但是那時南洋與中國的交通，雖然是這樣的繁複，可是我們如果要找出一篇比較可以代表那個時代的：中國與南洋羣島間的航海的記載，却是很不容易。在十七世紀有佛蘭克（Christopher Fryke）和適威思爾（Christopher Schweitzer）的東印度航海記<sup>6</sup>，但是那是帶着政治和軍事性質的特殊航行，不可以代表一般的航海情

形，而且也不是南洋與中國的航海記。本篇敘述十八世紀呂宋與中國間的一種航海記載，不僅在時代上，劃分了另一個階段，而且我們覺得也很可以代表該世紀南洋與中國之間的比較最普遍的航海情形。

呂宋一啞哥航船啟碇來華的日期是在一七四九年，七月十八日（乾隆十四年，六月初五日）。全船共計舵水三十人，船主是阿輪士，其主要的目的是要到福建省的廈門，購買永春夏布。該船由本地所裝載來的貨物如下<sup>7</sup>：

1. 米 一千三百石
2. 帆布 二百零七塊
3. 牛皮 四十一張
4. 豬油 八甕
5. 煙 八箱
6. 檳榔子 六十包
7. 芝蔴 一十九包
8. 鹿脯、牛脯 共四十四擔

- 9. 蘇木 三十八擔
- 10. 芝龜喇<sup>8</sup> 八甕
- 11. 碎銅 二擔
- 12. 銀圓 三千九百大圓

船行二十餘日，於八月初八日（六月二十六日），至廈門半洋<sup>9</sup>，忽然碰見了大風浪，於是他們就在那裏停風五日<sup>10</sup>，希望等待風浪過去。那知反於八月十二日（六月三十日）之夜，突遭颶風的襲擊<sup>11</sup>。一時舵也失了，他們趕快把大桅砍去<sup>12</sup>，然而船仍被颶風漂蕩到臺灣西北的大溪乾白沙墩的外汕<sup>13</sup>。在那裏觸了礁，船破了，一切貨物都漂沒大海間，幸而人未曾淹溺<sup>14</sup>。後來他們把水中的貨物設法撈起來，曾經撈起貨物，開列於后<sup>15</sup>：

- 1. 小夾板 一十三個
- 2. 夾板 五個
- 3. 衣服 一十三個夾板<sup>16</sup>
- 4. 烟 二個夾板<sup>17</sup>
- 5. 銀圓 三千八百七十個<sup>18</sup>
- 6. 帆布 四綑共一百尺
- 7. 大小藤籃 九個<sup>19</sup>

- 8. 大小甕 一十個<sup>20</sup>
- 9. 大小烏槍 五枝
- 10. 劍 三枝
- 11. 牛皮包 二個
- 12. 黃牛<sup>21</sup> 二隻
- 13. 隨身鋪蓋行李

現在我們先看臺灣的中國官廳，對待他們怎樣？

關於這一點，我們要先從竹塹巡檢說起。前面我們會提及大溪乾，大溪乾即大溪墘，在臺灣府淡水廳以北。大溪墘稍北，就是白沙墩，白沙墩而西的海中，有砂礁，即「外汕」，亦即所謂礁，就是呂宋一啫哥航船沈沒之所<sup>22</sup>。這一帶地方都在中港以北，自此北至許厝港，皆為竹塹巡檢所管轄的地方，而竹塹巡檢又是一個兼司稽查海口的官職<sup>23</sup>，所以這件事首先發現的就是這位巡檢，並且由他呈報到淡水廳同知那裏去<sup>24</sup>。

這時的淡水廳同知是一位很有聲名的陳玉友<sup>25</sup>，得報後，親臨肇事的地點查勘，點明了人貨物件，並且備文仍委竹塹巡檢親自護送他們到彰化縣去。文中有云<sup>26</sup>：

「茲親臨查勘，……米石無存，僅有夾板衣服等項。雇覓車輛，併將各難番阿輪士等，按程按日，給予口糧，具文通報。仍委竹塹巡檢相時，親行護送到縣。應照站接換，仰縣立即給與薪米等項，安頓難夷阿輪士等三十四名，併行李等物，逐一查明，加謹防護，毋致遺失。仍一面雇覓車輛，酌給口糧，併委屬員護送，毋致難夷失所，速將查收遞送過緣由，出具收管，繳查。」

彰化縣知縣奉到了該廳來文後，便遵照辦理，直把難夷們連人帶貨的護送他們到了臺灣府<sup>27</sup>。當由臺灣縣知縣，照例「隨即查收安頓，酌給口糧，撥役加意防護」，並且「具文轉詳，給照配船，會營委員，派撥兵役」，預備把他們護送到廈門去。此時有一位原籍彰州府的龍溪縣人劉賀，在諸羅縣的加溜灣耕種，諳曉番語，願意伴他們同到呂宋去，所以也等待着同赴廈門<sup>28</sup>。九月十五日（八月初五日），有船戶鄭萬盛、王德盛、鄭協成三船，由臺灣載臺灣縣差役許耀等十二名赴廈門，於是諸難番併通事劉賀同物件行李等，便搭着三船，由該縣許耀等十二名差役，管送到廈<sup>29</sup>。

廈門廳海防同知，本來駐在泉州府，康熙二十五年，始移駐廈門，為廈門廳海防同知，「管理海口，商販，洋船出入收稅，臺運米糧，監放兵餉，聽斷地方詞

訟」<sup>30</sup>。所以這件事，實際上廈門廳是個主管的機關。該廳同知，除「一面查收，安頓廈門港居住，一面會撥兵役防護，並飭石滯巡檢，日逐加謹巡查，仍照例給予口糧」外<sup>31</sup>，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該廳對於阿輪士等三十四人的逐一審問。這事廈門同知是非常慎重的，事先有充分的準備。我們知道前面已經有諳曉番語的劉賀一名同來，現在該同知許逢元仍恐有所不足，又調到通事何有德一名來做翻譯，詳加審理。他們的口供是這樣的<sup>32</sup>：

問船主阿輪士：「你是那一國的人？駕來的船是番王的抑或番官的？船內載的是什麼貨物？通船舵水共多少人？何時在番起身？要往什麼所在生理？那一月日，在什麼所在，怎樣遭風擊碎？通船的人，有無淹斃？貨物現存多少呢？」

阿輪士供：「小番們都是呂宋國管的一哩哥<sup>33</sup>人，這船是一哩哥番官名叫阿力皆買<sup>34</sup>的船。交小番為船主，船內載有食米一千三百石，自喫去一百五十石；帆布二百七塊；牛皮四十一張；豬油八擔；煙八箱；檳榔子六十包；芝麻一十九包；鹿脯、牛脯共四十四擔；蘇木三十八担；芝龜喇八擔；碎銅二擔；圓銀三千九百六圓，自用去三十六圓。通船共計三十四人。于十四年六月初五日在本國開船，要來廈門生理。六月二十六日，在洋停風五日，至三十日夜，突遭大風，失舵，砍去大桅，飄到臺灣淡水交界地面，衝礁打破。通船舵水衆等俱各無失，貨物米石丟海。只

撈獲小夾板一十三個，內三個收藏銀三千八百七十個，其十個裝衣服。夾板五個，二個裝烟，三個裝衣服。帆布四綑，共一百尺。大小籐籃九個，收拾舊衣服。大小襪一十個內貯食物。大小鳥槍五枝，劍三枝。牛皮包二個，隨身鋪蓋行李。黃牛二隻，一隻在臺灣死了，一隻來廈門，在水途亦死了」。

問：「你船上的人，都叫什麼名字呢？」

供：「哈胎螺氏是夥長，花工。白蘭綠色哥是副夥長，舵工。

藍馬小是親丁，山多士是總舖。喚毛底食歹是總管。魯葛氏是副總管。那罵腦，罵螺肉二名是小厮。其餘麵吃，一氏底萬，面那迷迷身的，福昔，一氏，打臘，葛落氏，萬內，西毛食田，溫打蘭，羅連士，末西柳，面加力，沙罵輪，面龜來氏，阿務食塵，勝吃氏，毛勝力氏，麻猪力氏，寶盒六，螺鷄，霧里肉，面寧氏，罵輓比氏，喚毛抵力氏，二十五名是水手。連小番通共三十四人。要來福建省廈門買永春夏布回去的」。

問：「你們在一吃哥要來廈門做生意，要買貨物帶回，如今代你擇個殷實舖戶，代你交易，不可私自買賣，被人誣去所有，現存物件，必須逐件開明，與你封固看管」。

供：小番們原是要來廈門生理，如今船隻打破，貨物飄失，沒有甚麼銀兩，沒有主意要買什麼東西。所有撈獲銀兩物件及隨身鋪蓋，已經臺灣俱各照數送來，並無遺失的」。

問：「你們的船遭風打破，台灣送你們來廈，如今往番洋船尚早，你們可暫住廈門，俟年底有往呂宋一吃哥洋船，將你們配搭回國。你在廈門務須安靜，所有口糧，按日支給你們」。

供：「小番們如今船隻打破，想要回國。得以早回，就沾恩惠了」。

問哈胎螺氏，白蘭綠色哥，藍馬小，山多士，喚毛底食歹，魯葛氏，那罵腦，罵螺肉，麵吃，一氏底萬，面那迷迷身的，福昔，一氏，打臘，葛落氏，萬內，西毛食田，溫打蘭，羅連士，末西柳，面加力，沙罵輪，面龜來氏，阿務食塵，勝吃氏，毛一吃力氏，麻猪力氏，寶盒六，螺鷄，霧里肉，面寧氏，罵輓比氏，喚毛抵力氏：「你們是那國的人？」

供：「小番們都是呂宋國管轄一吃哥人。」

問：「你們在這船上管什麼事呢？」

哈胎螺氏供：「小的是船上的夥長，兼花工，執羅經，把舵，駛船」。

白蘭綠色哥供：「小番是船上副長，花工，幫哈胎螺氏把舵，駛船的」。

藍馬小供：「小番是船上的親丁，管理船中貨物的」。

山多士供：「小番是船上的總舖，管理火食的」。

喚毛底食歹供：「小番是船上的總管，督催水手，料理船務的」。

魯葛氏供：「小番是船上的副總管，幫喚毛底食歹督催水手，料理船務的」。

那罵腦，罵螺肉同供：「小番是船主的小厮，和船主照顧物件的」。

麵吃，一氏底萬，面那迷迷身的，福昔，一氏，打臘，葛落氏，萬內，西毛食田，溫打蘭，羅連士，末西柳，面加力，沙罵輪，面龜來氏，阿務食塵，勝吃氏，毛勝力氏，麻猪力氏，寶盒六，螺鷄，霧里肉，面寧氏，罵輓比氏，喚毛抵力氏，同供：「小番們二十五人，都是水手，幫駛船隻的。」

一七五〇年，一月二十五日（乾隆十四年十二月十八日），

廈門同知護送他們出大擔<sup>35</sup>，放洋回呂宋的一佬哥地方。計這些難番居住在廈門，共有五個月左右。在這個期間，廈門廳「每名每日給米一升，鹽菜錢十文」，<sup>36</sup>此時適有漳州府屬龍溪縣的洋船戶<sup>37</sup>，林順勝和郭元勳二船，一隻往販宋臘撈<sup>35</sup>，一隻即往販呂宋的一佬哥，於是同知許逢元就奉布政使的命，把他們搭送回國，同時又將夾板衣箱物件等，一一點明，還了他們，並且還「按名各給難番盤費銀四兩，一月米三斗」<sup>39</sup>。至四月十六日（三月初十日）福建巡撫將此事具題<sup>40</sup>，五月二十三日（四月十八日），這案全部完結。

以上是這件事的經過始末，以下我們再提出最重要的幾點討論之，以結束本文。

第一，呂宋的船。那時內地稱外洋來的船都叫夾板船，這回呂宋來中國的船，也是這種夾板船之一種。所謂夾板船，有兩種意義。有的說，因為船底用夾板，所以叫做夾板船；又有人說，夾板船又稱呷板船，係得名于呷板嶼，因為夷人造船處在那裏，故曰呷板船<sup>42</sup>。然而無論這種船的名稱怎樣解釋，它的形式大抵是有一定

的。廈門志根據採訪所得，記載它們的形色如下<sup>43</sup>：

「呂宋呷板船式，頭尾方形，大者頭樑約闊三四丈，長十丈，高五丈餘。舵水一百餘人，裝貨二萬餘石。小者樑頭約闊二三丈，長八丈，高五丈餘，舵水六七十人，裝貨一萬餘担。船用番木製造，堅固不畏颶風。船殼船底俱用銅板鑲釘，底無龍骨，不畏礁。船艙分三層，第一層船主，貨客，舵工棲止；第二層水手往宿；第三層裝載貨物。船內水櫃照燈等物，俱鑄鐵鑄成。船尾有番木舵一門，船頭鐵棹二根，船中番桅三枝，每枝長九丈十丈不等。桅作三節，布帆三層。每節用活符，繫繩索數十條，或起或落，甚利便。遇颶風用桅一節，微風用桅二節，無風用桅三節。以索抽帆，隨手旋轉，四面風皆可駕駛。船艙第一層安放炮位十餘門，鳥鎗三四十枝，器械甚精，其載貨艙，蓋用鉛鑄貫其縫，不得啓視。……」

這裏所敘述的夾板船，大者舵水百餘人，裝貨二萬餘石，安放炮位十餘門，已經是比較很進步的了，恐怕不是十八世紀一般的夾板船所能如此。所以我們覺得「一佬哥」的航船還比較可以代表些。

第二，船員。關於航船中船員的組織情形，在《赤崁筆談裏》<sup>44</sup>有這樣的一條，云：

「通販外洋之船，每船船主一名，財副一名，司貨物錢財。總桿一名，分理事件。火長一正一副，掌船中更漏，及駛船針路。亞班，舵工各一正一副。大線，二線各一，管船中線線。一棹二棹各一，司棹。一遷，二遷，三遷各一，司桅線。杉板一正一

副，司杉板及頭緣。押工一名，修理船中器物。擇庫一名，清理船艙。香工一名，朝夕焚香楮，祀神。總鋪一名，又司火食水手數十名。」

但是這是中國販洋航船的一般情形，至于外洋或南洋羣島方面的航船船員的組織，很少記載。我們現在從一啞哥全體船員的口供裏，得到了一個切實可靠的解決。現在我們按着名稱，人員和職司，把他們列在下面：

1. 船主：阿輪士，隸屬於呂宋一啞哥阿力皆買猶番官。
2. 夥長兼舵工：庵胎螺士，執羅經，把舵，駛船。
3. 副夥長兼舵工：白蘭絲色哥，幫夥長把舵駛船。
4. 親丁：藍罵小，管理船中貨物。
5. 總鋪：山多士，管理船中火食。
6. 總管：喚毛底食歹，督催水手，料理船務。
7. 副總管：魯褐氏，幫總管督催水手，料理船務。
8. 小厮：那罵腦，罵螺肉，和船主照顧物件。
9. 水手：麵吃，一氏底萬，面那迷迷身的，福

昔，一氏，打臘，葛落氏，葛內，西毛食田，温打蘭，羅連士，末西柳，面加力，紗罵輪，而龜來氏，阿霧食塵，勝吃氏，毛勝力氏，蘇猪力氏，寶盒六，螺鵝，霧里肉，而寧氏，罵轆比氏，喚毛抵力氏，幫駛船。

第三，他們的武器。我們在前面討論夾板船式的一段引文裏，夾板船可以「安放炮台十餘門，鳥槍三四十枝」云云。又如乾隆二十年十一月十五日硃批福建巡撫鐘音的奏摺裏所叙及的呂宋番船，它所裝放的鐵砲共有十八位<sup>45</sup>。如果我們把範圍稍為放大一點，如同嘉慶年間來廈門的紅毛夾板船，有大炮十二門，小炮三百餘門。像這種情形，已經是帶着十九世紀的色彩，在此以前，是不平常的，不能代表十八世紀南洋與中國之間航海普通的情形。

一啞哥航船的武器，上列撈起的物品裏面，有一大一小鳥槍五枝，劍三枝」。這個數目，我們雖然不能定為一啞哥航船原有的確數，因為這只是海中所撈起的，撈不起的不能知道，所以原數或不止此。但是我們從舵水貨物的數量上看，總不至于很多，而且我們從中國政府

對於本國販洋大船軍器限止的數目上看，「每船礮不得過二位，鳥槍不得過八桿，腰刀不得過十把，弓箭不得過十副，火藥不得過三十觔」<sup>46</sup>，也不能相去甚遠。所以一啞哥航船的軍器，還不失為十八世紀多數南洋來華航船的代表。

第四，貿易的貨物。我們先看南洋方面來中國所交易的是什麼？呂宋一啞哥航船來華的目的，是要購買福建省泉州府屬永春的夏布，所備銀圓三千九百圓，大抵目的在此。以他年比較，南洋羣島商船來廈門所購買的貨物，乾隆二十年為蘇，廣的綢緞<sup>47</sup>；四十六年為布疋，磁器，桂皮，石條；四十七年為白紙，青白石器，石條，花磚；四十八年為布疋，磁器，雨傘，桂皮，紙，墨，石條，藥材，白鴉仔<sup>48</sup>。可見當時中國對南洋的輸出，大抵以布疋等日用品為大宗，而一啞哥商船所要買的夏布，即布疋之一。

其次，由南洋方面來的貨物。上列一啞哥航船的貨物中，除了有的是貨幣，有的是船中的必需品和食品外，餘如檳榔，蘇木，鹿脯，牛脯，芝龜喇，碎銅等物，尤其是前列三者，差不多都是那時南洋羣島與中國

交易貨物之最普通者。例如雍正三年，呂宋和馬喇咖<sup>49</sup>洋船來粵，其貨物有蘇木，檳榔等<sup>50</sup>；乾隆四十六年，呂宋番商萬梨落與郎嗎叮的來廈，四十七年四十八年南洋番商郎安敦，牛黎美，郎萬雷的前後相繼來廈，他們最普通的貨物是蘇木，檳榔，鹿脯等物<sup>51</sup>，可見當時南洋輸入，以食品為大宗。然而其中最可注意的還是米。

南洋羣島與中國的關係，除了上述的地理的自然形勢以外，還有一個經濟的原因，這個原因的中心，就是米。在中國方面，沿海各省，「地狹人稠，產米不敷食用」<sup>52</sup>。江，浙向來禁米出外，販洋的船隻，攜帶食米，也是有定限的，如其超過定限，賣米的人，即行立絞<sup>53</sup>，閩，粵產米本來就不夠<sup>54</sup>。而南洋方面則恰相反，到處都是產米的地方。雍正年間，暹羅的米，每百斤只賣三錢零<sup>55</sup>；乾隆年間，南洋米每倉石值二錢多<sup>56</sup>。以南洋之有餘，補中國之不足，這種雙方需要的關係是最有力的，雖要打破，勢亦不能。我們以洋禁為例，清初禁止出洋，到康熙二十三年就解禁了，其重要的原因是米的不足，康熙五十六年又禁止南洋貿易，但是數年以後，又恢復了。其原因仍是為米，檔案有云<sup>57</sup>。

「嗣（雍正五年）於福建總督高其倬密陳開洋備細情形一摺內稱：「福，興，泉，漳，汀，伍府，地狹民稠，產米不敷食用。洋船一回，多帶米糧而歸。是開洋一途與伍府沿海居民，大有生理」等因，議復准行。原以閩省產米不敷食用，人多閒曠，易流於匪，故令弛禁。……江，浙洋面接連閩省，……閩省既弛其禁，江，浙未得畫一，恐奸商借內地伍省及東洋為名，影射出口，越往南洋，沿途洋汛稽查，必致兩歧。……應如所請，江，浙商民，准與閩省商民一體隨洋貿易。……」

洋禁既開，於是南洋的米，就源源而來，呂宋一佬哥航船的販米來華，正是表示着這種意義。

第五，十八世紀貿易之盛。南洋羣島與中國間，既具備了地理的和經濟的兩種要素，彼此貿易之盛，是必然的趨勢，又值洋禁解除之後，商販益衆。據兩廣總督慶復的奏摺，開趁南洋十餘年後，「滋生倍繁，商賈群趨樂赴。每年出洋船隻，所用航工水手商夥人等，為數甚多」。廣東省的虎門是沿海各省販洋航船必經之地，除廣東省的不論外，福建，浙江，江南的洋船，也從這裏經過，從這裏所經過的洋船看來，中國到南洋去的船，「近則赴安南，陵京，占城，東坡，港口，暹羅，坤野，六崑等國，遠則赴宋勝，大呢，丁叻，柔佛，單咀，呂宋，蘇祿，噶喇吧，吧唎莽，均達老，

舊港，麻六甲，噶喇吧，馬辰等國」；但就廣東而論，「藉外來洋船以資生計者，約計數十萬人」<sup>58</sup>。

廈門地方當十八世紀的乾隆時代，最為繁盛，各省地方來的洋船都有，它們「載貨入口，倚行貿易徵稅」，並且對南洋羣島呂宋等處來的番船，特准許它們「入口貿易」。所以那時彼此往返的船隻，每年絡繹不絕，我們從搭送呂宋一佬哥難番返國這回事上看，龍溪一縣的洋船就有往返呂宋和宋勝的可以證明。因之廈門地方，百貨雲集，而關稅也十分充盈<sup>59</sup>。

但是廈門到了十八世紀以後就不盡然了。雖然在十八世紀的末年，尚有洋行八家，大小商行三十餘家，洋船商船千餘號，到了後來，終至于日漸降落。其原因是這樣的：「向來南北商船由行商保結出口，後因蚶江五虎門三口並開」，奸商們私用商船為洋駁船，「載貨往號，往廣東虎門等處，另換大船販夷，或徑自販夷回棹，則以貴重之物，由陸運回。粗物仍用洋駁載回，依匿商行，關稅僅納日稅而避洋稅」。于是乎「洋船失利，洋行消乏」，南洋羣島與廈門間的航船往來，就日漸減少了，廈門地方關課洋稅的日絀<sup>60</sup>，就是這個明證。



民國二十六年，一月二十三日，於北平。

附註：

- 1 Homonhou 島。
- 2 瀛涯勝覽。
- 3 例如一七五四年（乾隆十九年）蘇祿國蘇老丹嘛喊味安柔律嚙遣使以該國土地丁戶編入中國版圖，中國未與許可。
- 4 當時在緯度以北有西班牙和英吉利的佔領，在緯度以南有荷蘭與葡萄牙的分割。
- 5 東華錄，雍正五年三月辛丑，從總督高其倬奏：開南洋海禁。現黃素封等譯作十七世紀南洋羣島航海記兩種，已由商務印書館出版。
- 7 檔案：乾隆十四年八月初四日泉州府海防廈門同知許逢元審訊呂宋一呖哥航船船員阿輪士等供詞，見下。
- 8 芝龜喇即椰子粉。
- 9 檔案：乾隆十四年六月二十六日臺灣府屬彰化縣竹塹巡檢相時呈報。
- 10 臺灣府淡水廳志（同治十年刻本）卷八。
- 10 檔案：阿輪士供詞。
- 11 檔案：乾隆十四年七月初八日淡水廳同知陳玉友稟。
- 11 又按檔案：乾隆十四年福建布政司布政使陶士廣呈文，此時淡水廳同知爲陳同知。參看淡水廳志卷八。
- 12 檔案：阿輪士供詞。
- 12 又按檔案：竹塹巡檢呈報，作「吹去桅花」，不確。茲據阿輪士供詞更正。

13 檔案：竹塹巡檢呈報。

又按淡水廳志卷一，有大溪墘，大溪墘北有白沙墩，白沙墩西之海中有砂袖，即檔案竹塹巡檢呈文中之大溪乾白沙墩外油。

14 檔案：阿輪士供詞。

15 檔案：全上。

16 上列小夾板一十三個中，內有十個裝衣服，夾板五個中，內有三個裝衣服，共十三個夾板，裝衣服。

17 上列夾板五個中，內有二個裝烟。

18 檔案：銀圓原數爲三千九百零六圓，在水途共用去三十圓，故撈起時爲三千八百十圓。

19 裝舊衣服。

20 貯食物。

21 檔案：乾隆十四年臺灣彰化縣蘇渭生，並阿輪士供詞：船中共計黃牛兩隻，先後在廈門水途及臺灣大甲地方倒斃。

又按臺灣府志（乾隆二十八年刻本）卷二，大甲庄距淡水廳南一百里，大甲溪在廳南彰化縣北。

22 見註一三。

23 淡水廳志，卷一。

24 檔案：竹塹巡檢呈文。

25 見註十一。

26 檔案：乾隆十四年七月初八日淡水廳同知陳玉友稟文；又十四年彰化縣知縣蘇渭生呈文。

27 檔案：彰化縣知縣蘇渭生呈文。

又參看臺灣府志卷三。

28 檔案：乾隆十四年八月初四日署臺灣縣知縣周緝敬呈文。

又參看台灣府志卷三。

29 檔案：乾隆十四年八月初四日泉州府海防廈門同知許逢元呈文。

30 廈門志，卷一〇。

31 檔案：廈門同知許逢元呈文。

32 檔案：乾隆十四年福建布政使陶士儂呈文。

33 一喀哥亦作一喀戈，見乾隆二十年十一月十七日硃批福建水師提督李有用奏摺（史料旬刊第十八期）。

34 「阿力皆買酒」亦作「阿里間麻油」，係呂宋一種三品列事官、管理兵番錢糧事宜。見乾隆十八年八月初四日硃批浙江溫州總兵施廷專奏摺（史料旬刊第十六期）。

35 泉州府志卷八「大擔嶼在縣（同安縣）東南海中，周圍五里，外連舊滬嶼水寨，內連小擔嶼。」

36 檔案：廈門同知許逢元呈文。

37 廈門志，卷五「洋船即商船之大者，船用三桅，桅用番木，其大者可載萬餘石，小者亦數千石，……廈門準內地之船，往南洋貿易……。」

38 宋厝勝，在今馬來半島地方，清通典卷九八「宋厝勝在西南海中，其國距廈門水程一八〇更，旁有埭仔，六崑，大呢諸國」云云。

39 檔案：乾隆十四年福建布政使陶士儂呈文。

40 檔案：乾隆十五年三月初十日福建巡撫潘思樂題。

41 檔案：乾隆十五年四月十八日下吏戶兵工四部，奉旨「該部知

道」。

42 卷三。

43 廈門志，卷五。

44 赤嵌筆記。

45 史料旬刊第十二期。

46 中樞政要。

47 史料旬刊第十二期。

48 廈門志引檔案。

49 馬喇喇即英文 Malacca。

50 史料旬刊第七期。

51 廈門志引檔案。

52 東華錄，雍正五年三月辛丑。

53 檔案：雍正年間內閣大庫殘檔。

54 皇朝經世文編，卷八三。

55 史料旬刊第七期。

56 史料旬刊第二十二期。

57 雍正五年內閣大庫殘檔。

58 史料旬刊第二十二期。

59 參看廈門志。

60 全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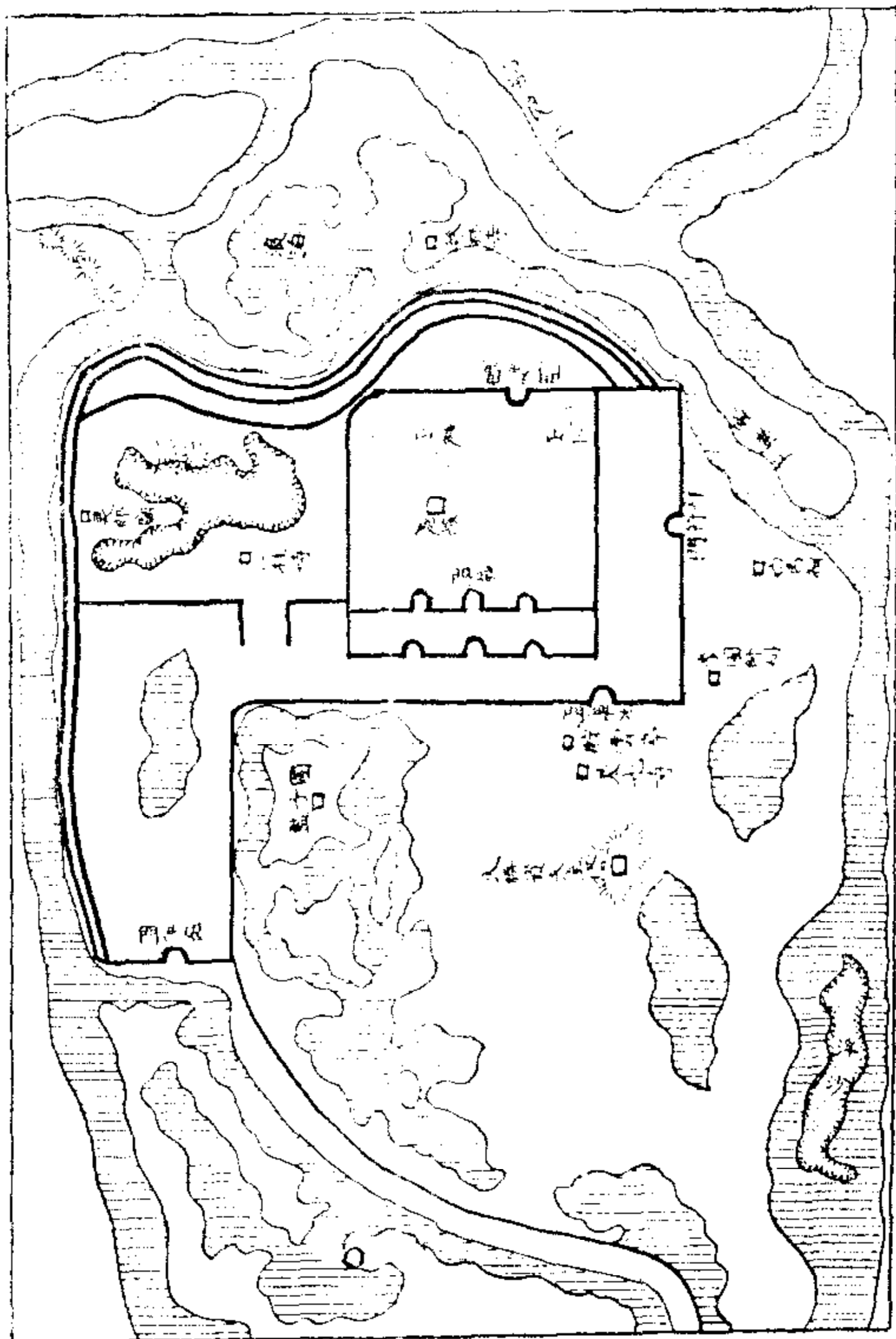
# 越南唐代古城攷

童振藻

越南古城，為我國人所築者，以余所知，

計有三處：一為漢馬援所築之城，在今諒山省境內；一為唐張伯儀所築之城，在今河內城庸境內；一為清鄭天錫所築之城，在今河仙省境內。馬援在漢光武時封伏波將軍，平交趾之亂。其所築之城，雖元史謂甌色紅紫，然係傳聞之辭，尙難攷定。鄭天錫為明逋臣鄭氏之子，清康熙時封琮德侯，清通典謂以木築城，想已久毀，遺跡似難尋覓。張伯儀於唐肅宗時

昇龍城圖



為安南都護，更築羅城，越史略曾載之，今雖城已拆毀，猶有遺址可尋。近越人楚狂著河城今昔攷中曾附有是城之圖，足補吾國史書所闕。茲遂繪于下：

按漢武帝平南越，置九郡，其交趾郡治瀛樓。三國吳改交趾為交州，治龍編，或謂龍編即瀛樓之舊地。羅城一稱大羅城，為龍編之外城。龍編係舊縣城，相傳初築時有黃龍盤編於南北二江之間，故取以名城。若以吳時始有龍編論之，是龍編城為吳所築，惟築於何人，史

闕有間，未能詳攷。其外城係築於唐張伯儀，則毫無疑義。黃道成大越史約卷上謂城之修，自趙昌始，張舟張伯儀李元嘉相繼修治。而越史略卷一載肅宗至德二載，改安南曰鎮南都護府，以張順子伯儀為都護，趙昌係代高正平為都護，德宗貞元七年，昌奏置柔遠軍。又舊唐書卷一百五十一趙昌傳，貞元七年，拜安南都護，十年乞還，復命為都護。是趙昌為都護，係在貞元七年，距至德二載，計隔三十三年，至德二載之前，趙昌未嘗為

都護，何能在張伯儀之先修城？况舊唐書卷一百五十一，新唐書卷一百七十趙昌傳均無在安南修城之文。而越史略卷一載代宗大曆二年，張伯儀更築羅城。大曆二年，距貞元七年，亦隔二十三年，大越史約謂修自趙昌，自係錯誤，當以越史略爲正。惟張伯儀所築之城，約若干里，及其形勢若何，以寓余目諸書言之，均未詳載。僅大越史約卷上謂羅城至高駢始大加營築，周廻萬丈，女牆望樓，建設周到。高駢係咸通五年以饒衛將軍爲安南都護府經略招討使，彼時南詔盡有交州地，駢至南峯州，擊破蠻衆五萬，又攻南詔破之，殺其將段會遷及土蠻兵，斬首三萬餘級，乃廢都督府置靜海軍，以駢爲節度使，駢修築羅城，建軍府於此。但據新唐書卷二百二十四下高駢傳所載僅謂駢平安南，始築南安城而行，其城之形狀，并未詳叙。茲將越史略卷一歷代守任高駢傳所載駢修築羅城情形，節錄於下：

駢修築羅城，周回一千九百八十丈零五尺，高二丈六尺，脚廣二丈六尺，四面女牆高五尺五寸，敵樓五十五所，門樓五所，甕城六所，水渠三所，踏道三十四所。又築隄周二千一百二十五丈八尺，高一丈五尺，脚闊三丈。又造屋五千餘間。

觀右所叙，修築羅城之情形，已可見當時工程浩

大，局勢雄偉。余遊越南時經歷北圻各省，府縣均係土城，卑無足道，省會雖屬甄城，然亦矮小，駢修築是城，在全越中當推爲第一。其城外又築隄以掩護者，因富良江下游近海口處，久欠修濬，入夏上游山水暴發，江水漫溢，平地均爲澤國。近年法人雖有治江計劃，估款爲八兆元，尙未實施。在唐時此江入夏，業有水患，故駢築隄以護之。至駢以交州至廣州，海路多潛石覆舟，漕運不通，遂命長吏林諷等募工剴治，石破工竣，由是舟濟安行，儲餉畢給。又因使者歲至，乃鑿道五所，置兵護送，其徑石梗，震碎之，乃得通。厥功甚偉，不僅修築羅城之堪資鎮守也。宜懿宗進駢爲右金吾大將軍，加檢校尚書右僕射，徙天平節度使以褒之。乃恃才跋扈，終爲叛臣，殊可惜耳。

又此城自張高二氏修築後，至宋時李公蘊代黎氏爲王，於順天元年，當宋大中祥符二年，以黎氏舊都華閩爲湫隘，乃遷都於羅城。越史略卷二阮紀謂初遷時，泊舟城下，黃龍見於舟旁，因改城名爲昇龍，改華閩爲長安府。是昇龍城即係唐時張高二氏修築之城，就前昇龍城圖觀之，則距今一千一百六十餘年前唐時所築之羅

城，宛然在目，其規模猶可考見焉。至李公蘊布置城門及宮殿之情形，據越史略卷二阮紀所載者，節錄於下：

昇龍京內起朝元殿，左置集賢殿，右置講武殿，左啓飛龍門，右啓丹鳳門，正陽啓高殿。階曰龍墀，內翼以迴廊，周匝四面。乾元殿後置龍安龍瑞二殿，左建日光殿，右建月明殿，後有翠華宮。城之四面啓四門，東曰祥符，西曰廣福，南曰大興，北曰曜德。又建龍德宮於城外，以居太子。

按右叙四門名稱，與前昇龍城圖相合，惟位置則圖中廣福爲北門，耀德爲南門，與越史略所叙者不侔，未知孰是，俟再詳考。至論城之歷史，原城或係三國吳所築，外城是修築於唐時，前已叙明；但以外城修築於唐大歷二年（七六七）考之，至宋大中祥符二年（一〇〇九）改爲都城，已歷二百三十三年。自改爲都城後，至阮福映於清嘉慶八年（一八〇三）封越南王，定都富春（即今之順化），亦歷七百九十四年。是則自唐時修築至清時遷都，前後共歷一千零二十七年，若再加至清光緒十一年（一八八五）越南全國屬法後，始一律拆毀計之，距嘉慶八年，爲隔八十二年，共歷一千一百零九年，不爲不久。茲再將越南近人楚狂河城今昔考所叙名稱及城址之沿革，節錄於下：

河城古爲交州府治所在地，李太祖順天元年，改爲昇龍城。陳

爲中京。胡時稱爲東都，明初爲東關。黎太祖改爲東京，光順年間爲中都順天府，置府尹。嘉隆改昇龍爲升隆，尋改爲北城，明命十三年改爲省蒞，今爲河內城廂。昇龍外城即大羅城，唐都護張伯儀所築，後高駢爲靖海軍節度使，建軍府於此，又增築女牆望樓。李順天元年，定都於此，號昇龍城，起宮殿。開隆城爲四門，東曰祥符，西曰耀德，南曰大興，北曰廣福，又築四圍土城。天成二年，又增築城周圍一重，名曰鳳城。陳因之，又營內城曰鳳凰城。黎光順開砌築大羅城，因李陳之制。又廣築鳳城，延廣八里。黎襄翼帝造城，包蘇瀝江爲殿，次年又包鎮武觀千花金鼓坊爲城，周千丈，自東邊至西北，橫截蘇水上，築皇城，下爲水竇，掘地引水，以通御舟。莫端奉間修築工臺，又修外城，整理街衢，令四鎮兵民增築羅城三重壘，起自日昭西湖經椰橋至墨橋達清池，趁珥河之南北，高過昇龍城數丈，闊二十五丈。及莫茂治棄城走，鄭主令刊平土壘，凡數千丈，除荊棘，別塚壘，悉爲平地，掘溝三重，俱植苗牙，延數千丈，以包城外。景興四十六年，以京師原平地，乃命近畿各縣民築城，周圍七千七百六十二尋，二十一塢門，有竹帛、安華、槐街、鎮國等名號。及西山據國，城南剪伐殆盡。嘉隆辛酉，撥近城民栽植。黎季內城頽壞，所存爲南之大興門，東之東華門而已。因初築爲五門（正西、正北、正東、東南、西南），門外各有戍樓，下浚濠，砌橋以通之，外爲卑城，以爲門之障蔽，并用石砌，最爲壯麗。今已盡夷爲平地，改築城廂。

觀右所叙，雖外城內城屢有修築，而昇龍舊城迄未移動。惟謂耀德（越史略作曜德）爲西門，又與昇龍城圖

及越史略不符。蓋越人著述，疏於研覈，故多歧異。余昔遊河內，尋訪昇龍及內外各城，均無踪跡，蓋自法人略得河內後，城已盡毀，現代礮火日厲，加以飛機擲彈，無堅不摧，即有城亦難抵禦。毀之原無不可，無如昇龍係千餘年古城，法人未保留一部以作史蹟，爲可惜耳。至昇龍城原位富良江東，富良江明永樂時越工部尚書黃福以江流彎曲如重珥，又名珥河，即源出雲南之紅河下游，東南流入東京灣。明張翼與黎氏戰，置浮橋以渡，名東京橋，歲一更易，即在富良江上。當城旁江面寬二千餘尺，中有積沙，分江流爲三，現滇越鐵路之橋，即建於積沙之處，名渡美橋，長亦二千餘尺。蘇瀝江，從珥河分流，沿城北轉西，與銳江合。此江係昔人蘇瀝所開，故名。明黃福更名爲來蘇江，今仍舊貫。江南有湖，漢稱浪泊，彼時尙有瘴癘，漢馬援征徵側時，嘗駐師於此，所謂飛鸞踏踏墮水中者是也。陳朝則改名露潭，唐高駢謂天南勝地，黎朝避諱，改名西湖，後避鄭王字，又改爲兌湖，植蓮爲離宮，以供玩賞，故現在湖之北部，尙菖蓮花，并浮小舟以乘遊客。又湖與什帛湖僅隔一隄，余昔遊此湖時，揆其面積，不過十數

畝，湖旁古木蕭疏，湖心碧波蕩漾，而什帛湖旁真武觀，門向湖開，架石坊，彫刻精緻，四季香火亦盛。地因荒蕪盡闢，毫無瘴氣。右望湖在羅城內，一名水軍湖，黎朝用爲簡閱水軍之所，湖中亦築隄，分而爲二，在北爲左望，在南爲右望。此城內外湖河之概略也。山則濃山在城內北部，山不甚高，李氏定都，以此山爲正殿，山有一孔通氣，又稱龍肚，國王阮昭詩所謂濃嶺者，即指此山而言也。青山在城內西北角，前越王閱武，多在此處。秦和山在城內之西，黎氏曾建秦和宮於山上。今則宮殿化爲禾黍，并破瓦頽垣而亦無之，殊堪悼歎。

若論越南爲吾屬國時，叛服無常，吾國元清兩朝，或出師征討，或遣使册封，多屯駐此城，亦與此城之歷史至有關係。即如元代征討之事，據元史卷二百零九安南傳載憲宗七年，烏蘭哈達於平大理後入交趾，至其國，因囚斃元使，遂屠其城，留九日，班師，國王陳日昷還，見國都殘毀，憤之。至元二十二年，征占城，道經安南，國王陳日烜調軍拒戰，鎮南王托歡攻之。至富良江北岸，日烜棄城遁，遂渡江入城。宮室盡空，惟見

日烜所居宮室五門，額書大興之門，左右掖門，正殿九

間，書大安御殿，正南門書朝天閣，追日烜不知所往。

二十四年，鎮南王又統兵入安南，渡富良江，次城下，

日烜復棄城走，追之亦不知所往，引兵還城。後恐糧

盡，班師，遂爲越人所輕視。清代征討及冊封之事，據

徐延旭越南輯略世系沿革載清乾隆五十三年，因阮惠據

地孔多，國王黎維祁奔廣西，命兩廣總督孫士毅及提督

許世亨等統兵出關，直搗河內，入城宣慰而出。彼時城

環土壘，高不數尺，上植叢竹，內有甃城二，則國王之

所居也。士毅輕敵，不設備，於元旦復置酒高會，阮惠

乘之，士毅奪渡富良江，斬浮橋，北歸，許世亨及官兵

溺死者萬餘，至今越南人猶譏評之。此亦我國之奇恥

也。迨道光二十八年，阮福時嗣位，清遣使冊封，仍至

河內舊都。蓋阮氏自福映得國，因東京屢燬於兵，而先

人又世居廣南，遂遷都富春。清使仍循例駐節於此，福

時奏乞清使至其國都，清使勞崇光始至富春一行，此又

我國之特典也。自滇越鐵路通後，我國人士，入滇出滇

均經河內，能緬想往事，憑弔而親歎者未知有幾人矣。

至越南國王士夫，緬想古城故宮，感喟詠之者不乏其

人。茲第錄三章于下，以著一斑。

國王阮昭遊河城二首之一

此地繁華已幾經，悠悠回首不勝情，牛湖剩記三朝事，龍肚空  
餘百戰城，濃嶺行雲今古色，珥河流水哭歌聲，擒胡奪槩人如  
在，應爲江山洗不平。

魏克循晚泊珥河望昇龍城懷古

珥江江上雨初晴，夕照帆檣一半明，瀝水烟波秋色遠，陳黎宮  
殿暮雲平，使星幾度臨前渚，風物千年剩此城，古寺疏鐘來隔  
岸，寥寥空落雁歸聲。

阮尙賢陳宮懷古

雄雉南城夕照過，千年國邑訪東阿，親王百戰匡時早，祭酒孤  
忠感事多，虛倚一圖安社稷，直留孤塔對山河，昭陵石馬今安  
在，烟雨漁舟入醉歌。

噫！黃龍北搗，誰慰宋哲之心骨。龍城南收，待整

漢家之旗鼓。未知閱斯文者曾有此感想焉否也？

## 月華 第八卷 第三十五期

民國廿五年十二月二十日出版

### ●本期目錄●

回教與思想……

馬松亭阿衡二次到埃行踪特輯(三)

定價：零售每期三分，預定半年十八期五角四分，全年三十六期

九角八分(郵費均在內)

社址：北平東四牌樓

馬淵譯

國立中央研究院  
歷史語言研究所編

# 明清史料

續出  
丙編

十册一函華裝四開本連史紙  
定價九元  
特價六元五角  
郵費一單純費五角  
特價期廿五年十二月十日起  
廿六年三月底止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編刊其所藏明清內閣大庫殘餘檔案，題曰「明清史料」。每編十册，每册百葉。乙編十册，已由敝館於廿五年七月印行。茲又續出丙編十册，收錄檔案約八百種，均為值得流通於世之直接史料。標目體例，一如乙編，題意極為明晰。

▼乙編十册一函定價九元

本館編書  
陳寅恪  
傅斯年  
徐中舒  
李光濤

商務印書館印行

涵芬樓集古善本第一種

## 宋黃善夫刊本 史記 發售特價

紙張	冊數	版式	定價	特價	郵費	特價期
料半紙	三十册	寬二十公分 高三十二公分	一百二十元	八十四元	一單純費二元	廿三 六月 底止
工連史紙	布套四函	寬十八公分 高三十分	六十元	四十二元	一單純費一元三角	

遷史集解索隱正義三家注俱全者，向推明震澤王氏刻本，而王刻實出於宋建安黃善夫本，與王本同時者，尚有柯本秦藩本，行款無異，當係同出一源，明刻近均罕見，重金難購，况此為其祖本，敝館原藏半部，就國內外訪配完全，加工精製，除縮印列入百衲本二十四史外，另依原版先印大本，頃已出書，其足以糾正震澤王刻訛脫之處甚多，洵為乙部善本。

商務印書館印行



# 黃河釋名

張含英

## —河濱偶談之一—

黃河之名不知起於何時。書經禹貢所稱之河，如「導河積石」及「達於河」者，皆指今日之黃河也。古稱「江、淮、河、濟」爲四瀆，是江、淮、河、濟同爲專名。又如汾、沁、渭、洛等，原亦皆單獨存在之專名，其後沿用成例，則於每名之下加一水字，讀爲汾水、沁水、渭水、洛水；今常改水稱河，於是汾河、沁河、渭河、洛河等名稱又雜見於書籍報章中。因之河乃變爲一普通名辭，而非專用。故談「河」者必冠形容辭，使成「黃河」，方爲專名。惟相沿日久，每忘其本，常有簡稱之爲「黃」，如稱「渭」「洛」者，實大謬誤。

「水」之義意頗廣，乃對陸地而言，故河、江、湖、海皆得稱爲水。古時流水之通稱爲「川」。書經：「奠高山大川」。漢賈讓治河策：「古者立國居民，疆理土地，必遺川澤之分。度水勢所及，大川無防，小水得入，險障卑下，以爲汙澤。使秋水得有所休息，左右

游波，寬緩而不迫。夫土之有川，猶人之有口也。治土而防其川，猶止兒啼而塞其口，豈不遽止，然其死可立待也。故曰善爲川者決之使導，善爲民者宣之使言。……皆指一般流水，其意與今之河字相似。瀆則專指獨流入海之川也。今若以河代川，已去古意甚遠，若更以「黃」代「河」，則支離益甚。

於河字上加以形容辭，首見於漢武帝元鼎間（約西曆紀元前一六六年）。齊人延年上書，言：「河出崑崙，經中國，注渤海。其地勢西北高，而東南下也。可按圖書，觀地形，令水工準其高下；開「大河」上領，出之胡中，東注之海。……」又漢順帝陽嘉中，曾有碑記王誨及司馬登之治河功績。文云：「惟陽嘉三年（西曆一三四一年）二月丁丑，使河隄謁者王誨疏達河川，遂荒庶土。云：大河衝塞，侵齧金隄，以竹籠石，葺葦土而爲遏，壞潰無已，功消億萬。……」是皆稱「大河」，猶今之稱「長江」也。

漢武帝元光三年（西曆紀元前一三三年），河決濮陽瓠

子口。史稱：「使郭昌汲化發卒數萬人塞瓠子河，上自臨決河，沉白馬玉璧，令羣從官自將軍以下，皆負薪置決河，卒塞瓠子。築宮其上，名曰宣房」。所謂瓠子河乃自瓠子口之決河，言其非正河也。自宣房塞後，河復北決館陶，分爲屯氏河，東北經魏郡、清河入渤海。屯氏河乃館陶河水別出之名，亦非正河。斯二名者，乃河之別出，故名之，以別於河也。其例與禹播九河，而各予以名，若徒駭、太史、馬頰、覆輔、胡蘇、簡、絮、鈞盤、兩津，以別於正河等，皆不得視爲「河」之專名也。

古常有稱漳水爲河者。蓋以禹河北過降水而漳水即河水矣。及河東徙，猶沿舊稱，而呼漳水爲河，凡鄴令西門豹傳所謂河者，皆漳水也。項羽鉅鹿之戰，所謂渡河者，亦漳水也。是沿土人舊稱，非以河爲普通名辭也。

唐書五行志：「唐高宗永徽五年（西曆六五四年）六月河北大水，十月齊州黃河溢」。又載：「武后聖歷元年（西曆六九八年）秋，黃河溢」。又載：「玄宗開元十年（西曆七二二年）六月博州隸州河決；舊唐書本紀八月丙

申，博隸等州黃河隄破，漂損田稼」。又載：「憲宗元和八年（西曆八一三年）十二月丙午，以河溢，浸滑州羊馬城之半，滑州辭平、魏博、田宏正徵役萬人，於黎陽界開古黃河道」。永徽以後，黃河之名，已屢見志書。迄至宋太祖開寶五年（西曆九七二年）正月，詔曰：「應緣黃、汴、清、御等河州縣，除準舊制種藝桑棗外，委長吏課民別樹榆柳，及土地所宜之木。……」又真宗大中祥符年間（約西曆一〇二二年）李垂上導河形勝書三篇，有「大任而下，黃、御混流，薄山障隄，勢不能遠」之句。是則開以「黃」代「河」之端矣。然亦有仍稱河者，如宋仁宗至和年間，歐陽修上書言修六塔河之非計，有云：「然全塞大河正流，爲功不小，又治三千餘里隄防，移一縣兩鎮，計其功費，又大於塞商胡數倍」。又云：「今欲逆水之性，障而塞之，奪洪河之正流，使人力斡而回注，此大禹之所不能」。宋神宗熙寧三年（西曆一〇七〇年），韓琦言：「事有緩急，工有後先，今御河漕運通駛，至未有害，不宜減大河之役」。是則有宋一代，稱「黃」稱「河」之處互見，而仍以稱「河」者爲多；惟黃河之名似已確定矣。迨至清朝康熙四十六年特

諭：「粵從明末寇氛，決黃灌汴，而洪流橫溢。……黃淮交敵，海口漸淤。……於是黃淮故道，次第修復。……」靳輔之治河表亦有「念彼黃淮二水，汎濶者千七百年」之句。斯則幾以「黃」代「河」矣。

「黃河」之名必起於唐永徽以前，山東通志載：「自東漢迄隋、唐，河不爲患者千餘年，故水功亦少。永徽以後，始書溢決」。記載既少，則考據益難矣。然黃河見於史策，迄今已近千三百年矣。

查昔有臨黃縣者，爲後魏所置（約在西曆四七二年之後）。

元和志：「澶州臨黃縣，後魏孝文帝分衛縣置臨黃縣，以北臨黃溝，因以爲名。廢縣在今觀城縣東七十二里」。據寰宇記載：「黃溝在臨黃縣之北，西自觀城縣流入，東有山，支水出焉。東入虎掌溝，又東南入黃河」。又按水經注：「黃水自外黃東北逕陶縣南，又東逕城武之楚邱亭北。又東逕鄆亭北，城武南。又東逕平樂故城南，右合包水，即豐水之上源也」。按內黃縣爲戰國魏黃邑，漢置內黃縣，以陳留有外黃故加內字。黃水之名或由此而起。總之，黃溝及黃水，乃另一河流，是否爲黃河決口所冲之溝道，或爲他河之遺跡，亦難考證。但

不能以此爲黃河得名之依據。

黃河名之所由起，必以其水色黃。我國之稱「清河」渾河」者亦已數見，皆以水之色澤及清濁而名也。黃河上游之土質多係黃壤，其色黃而質細，易爲水冲，每當暴雨之後，輒有大量之冲刷，間有崩塌及滑落現象。故黃河所攜帶之泥沙爲量頗巨。其量之多寡，當然以降雨之情形，河水之驟緩，水量之大小而異，故一年之中，時有變化。而所携之泥沙，又每因其滾行於河底，與裹携於水溜中者而異其性質。

今試舉例，以說明攜帶泥沙之情形。涇河於春令稍漲之時，泥沙重量可至百分之三十，夏季盛漲，竟至百分之五十。換言之，即一百斤重之水，必具有五十斤重之泥沙；河流渾濁，於此可見。洛河及渭河之情形亦復相似。於二十三年測得潼關大河之携沙量竟至百分之三十八，而陝縣者，尙較此數爲高。吾人試瞑目細思，以此滾滾大河，水中携有重量三分之一之黃壤泥沙，與之湧湧東下，一瀉千里，當歎爲天下之一奇景也。

惟如此多量之泥沙，並非常事，每年僅有數日或數小時；其餘則以水流之情形而異。冬日最小，或至千分

之五。常年平均，以不佞之計算，在陝縣者，以重量計，為百分之二·〇二。黃河水利委員會之計算，在平漢鐵橋者為百分之三·三，約較不佞估計為高。然以黃河水文之記載缺乏，亦只得以約數視之而已。

如無比較，不足顯出此等數目之巨，茲選世界有名之携沙河流，述其常年平均携沙量以明之。美國可崙拉都河 (Colorado) 為一四二分之一 (以重量計)；米雪黎河 (Missouri) 一六五分之一；綠葛蘭河 (Rio Grand) 一九一分之一；意國之波 (Po) 九〇〇分之一；美國密西西比河 (Mississippi) 一五〇〇分之一；法國羅因河 (Rhone) 一七七五分之一；埃及尼羅河 (Nile) 一九〇〇分之一，皆非黃河之倫，其他各河更不足道矣。

以二十三年全年計，經過陝縣之携沙總量約為十四萬五千萬 (一、四五二、一五二) 立方公尺，數目之

大，幾當我國人數之四倍。取譬言之，若以此泥土築高厚各一公尺之隄，可圍地球赤道三十六週。然此數目僅可表示經過陝縣之泥沙量，有運輸下游者，有運輸入海者，亦有隨冲隨淤完全屬於局部之冲澱者。但其為量之巨，實難否認。以此而「河」變為「黃」，而黃河難治之特性，亦因之構成。古語常以「正本清源」表示作事應有之方略，以「海晏河清」表示太平景象之希求，亦確能示吾人治河之方法及目標。

是以黃河不得簡稱為「黃」，亦尤揚子江之不得簡稱為「揚子」，珠江之不得簡稱為「珠」也。固由其不合理論，亦以吾人欲減少其「黃」色因素，而期達到「海晏河清」之成平目的也。

民國二十五年九月四日於天津。

# 金陵學報

第六卷 第一期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五月出版

## 理科專號 目錄

中國蝗蟲精細細胞減數分裂及排對之研究 (附圖) (英文)	范德盛
口腔寄生之變形蟲 (附圖) (英文)	何昌慶
葛林亞氏化合物醃液之電解 (英文)	伊思文
中國木材纖維量之測定	馬傑
三碘甲烷在溶液中熱解之研究	裘家奎
酒石酸銅在氫氧化鈉溶液內之數種性質	王仲潔
聚光線之研究	戴安邦
中國算學故事	余光煊
	徐鍾沂
	李儼
	范德盛
	何昌慶
	伊思文
	李方訓
	周廷奕
	林慰楨
	郭俊鈺
	徐鍾沂
	李儼

發行所 金陵大學 私立金陵大學 每冊實售八角

# 惡溪考

## 潮梅史地叢考之一

惡溪爲韓江舊稱，其所指地域，幾有變遷。昔爲全江之總名，今爲支流之專號。苟不討其別，將無以明其實。故特草成此篇，究心粵東地理者可考覽焉。

韓江上下游之水，古曰惡水，又名惡溪。

太平寰宇記：梅州程鄉縣惡水，卽州大江，東流至潮州出海。其水險惡，多損舟船，水中鱷魚，遇江水泛漲之時，隨水至州前。

柳宗元愚溪對：予聞閩有水，生毒霧厲氣，中之者温屯嘔泄；藏石走瀨，連鱸糜解；有魚焉，鋸齒鋒尾而獸蹄，是食人，必斷而躍之，乃仰噬焉，故其名曰「惡溪」。（柳柳州全集四）

大清一統志三百四十四：韓江，……亦曰「惡溪」。唐韓愈潮州刺史謝表云：『過海口，下惡水，濤瀧壯猛，難計程期』是也。

宗頤按：韓江上游曰「汀江」；自福建入境，至大埔三河壩，合梅縣之梅溪，始名韓江。柳宗元所謂閩有水名曰「惡溪」，

## 饒宗頤

蓋指汀江而言；樂史所謂程鄉縣惡水，東流至潮州出海，則合梅溪及韓江下游而言也。宗元唐人，樂史宋人，是唐宋時韓江上下游統稱爲「惡水」矣。

以地產鱷魚，或稱爲鱷溪。

輿地紀勝一百潮州景物上：惡溪有鱷魚，韓退之作文逐之。陳文惠公堯佐網得，爲圖記其狀。

又紀勝一百潮州景物下：鱷溪以鱷魚得名，舊傳爲惡溪。

其水處潮、汀之交，下流濱海，上據萬山，地勢險惡，舟行甚苦，故自梅州（卽今梅縣）之小河，松源溪，梅溪，以及海陽（卽今潮安）之溢溪（卽意溪），皆有一「惡溪」之稱。

輿地紀勝一百二：梅州古跡：惡溪在州之東六十里，導源自汀之武平溪，溪有七十二灘，急流湍險，上下百餘里。舟難至灘，謂之「入惡」；過灘安流而去，謂之「出惡」。（宗頤按：光緒嘉應州志云：『此條所云「惡溪」，當卽指鎮平小河。』）

明史地理志：程鄉南有梅溪，即興寧江之下流，一

名「惡溪」。宗頤按：光緒嘉應州志云：「安濟廟，昔號為惡溪

廟，今乃稱為梅溪宮。」可知梅溪，惡溪，名殊而實一。

光緒嘉應州志十七：按：輿地紀勝，載梅州程鄉縣古

跡，……云：「安濟王行祠在城東隅，其廟在惡溪

之濱。」……今考嘉應州之東，有鎮平小河，與松源

河皆源出武平。是象之所言「惡溪」者，即此二河

也。然紀勝潮州景物上鱷溪注云：「今程鄉松口，俗

號惡溪廟，安濟廟乃其所也。」此即所謂「其廟在

惡溪之濱」者也。所引後人留題詩，又有「古廟巖巖

鎮惡溪」之句，是明以松口之松源河為惡溪矣。

元豐九域志九：海陽有惡溪。宗頤按：輿地紀勝一百有惡溪

水。註云：見九域志。讀史方輿紀要一百三：潮州府海

陽縣惡溪，在城東北，一名鱷溪，亦名意溪。……韓

江經此，合流而南，則又韓江之別名矣。

先大人曰：「惡者，謂是溪灘石險惡，瘴霧毒惡，及鱷

魚瘴惡」。（見潮州西湖志四）。此殆惡溪得名之由來與？

宗頤按：輿地紀勝梅州古跡：「惡溪在州之東六十里，……有

七十二灘。」周去非嶺外代答言：南方凡病曰「瘴」，有「冷

瘴」，「熱瘴」，「瘧瘴」。劉恂嶺表錄異謂：鱷魚身上黃色，

有四足，修尾，形如鼉，口森鋸齒，往往害人。觀此諸記載，可  
以知古時是溪灘石險惡，瘴霧毒惡，及鱷魚瘴惡之狀。

唐時，韓江但名惡溪，觀唐人詩，可證也。

殷堯藩寄張明府詩（宗頤按：張名元素，唐初刺史）：春草

正萋萋，知君道惡溪。（全唐詩）

韓愈瀧吏詩：惡溪瘴毒聚，雷電常洶洶，鱷魚大於

船，牙眼佈殺儂。（韓昌黎集六）

李德裕過惡溪夜泊蘆島詩：風雨瘴昏蠻日月，烟波魂

斷惡溪時。（李衛公別集二）

其後潮、梅之間，居民日衆，瘴霧之毒惡已開，鱷魚之

瘴惡他徙，即灘石之險惡亦漸平矣；於是惡溪之汎稱漸

失，而其各支流之專名乃著。其經鎮平者，曰鎮平小

河；

王之正乾隆嘉應州志：小河，河北之水，在城東四十

里。發源武平，經鎮平縣，至柚樹溪，會平遠諸水，

至白渡前，入州境，出嚴子渡汛，會梅溪（宗頤按：

讀史方輿紀要，程鄉縣歸江南流五十里有小溪，即此）。

出松源者，曰松源溪；

王之正乾隆嘉應州志：松源溪河北之水，在城東南

一百里，自松源來，出松口下店，會梅溪（宗頤按：吳  
關修南漢紀攷異：『梅口鎮，……梅溪所經，松江合之。』梅口即今  
松口，松江即松源溪）。

在梅州者曰梅溪；

宗頤按：文獻通考征商篇：『梅之梅溪，深村山路，略通民  
旅。』是梅溪之名，宋時已著稱矣。光緒嘉應州志四云：『疑此  
水（案即梅溪）自唐以來，即有二名：如明史地理志之說，唐宋  
以其地遠惡，遷謫者苦之，故「惡」之名特著；明以後，諸惡既  
除，故「梅」之名獨顯。』

在海陽者爲溢溪，或稱意溪；

宗頤按：意溪原作溢溪，見梁夢劍修東甯堤記。蓋取義於泛  
溢，作「意」者本無義，以與「溢」同音，故借書爲「意」耳。  
亦有作「意溪」者，見康熙潮州府志，雍正海陽縣志韓江條及吳  
震方嶺南雜記，則是蒙「意」而訛（府縣志，韓江條，作「意  
溪」，又別有「意溪」條。同一書中，而同地名互歧，足證「  
意」乃「意」之譌）。溢溪，意溪，本爲水名，後乃假以號其  
地之村曰「意溪村」（廣東圖說三十一：海陽縣東甯都城東三  
里，內有小村七：曰蔡家園，一名意溪）；堤曰「溢溪堤」（  
光緒海陽縣志：十六古蹟略載溢溪書院在溢溪堤）；書院曰「意  
溪書院」（見海陽縣志十：韓松林意溪書院記），則轉爲其地之代  
稱矣。

蓋惡溪本爲通名，地域廣汎，殊難確指，其支流既各有  
專名可用，而通名遂爲所掩蓋矣；故自宋以降，不復以

「惡溪」爲韓江上下游之總稱。

光緒嘉應州志四：惡溪……自海陽惡溪而上，至梅州  
大河小河，皆有「惡溪」之名。

又云：不獨梅州南之大江稱惡溪，而源出武平者，并  
有惡號，不獨興甯江之下流稱惡溪，而委在海陽者，  
亦有「惡」名，正不能專之某某處也。

然惡溪以多產鱷魚著於世，特名「鱷溪」，後之人則又  
以此轉謂「惡溪」爲「鱷溪」之別名。是以其地有鱷魚  
掌故流傳者，「鱷溪」之名乃得以存；「鱷溪」之名  
存，則「惡溪」之名亦復存焉。

松口有惡溪廟，廟有鱷魚餘骨，王象之因謂其地爲「鱷  
溪」，亦曰「惡溪」。

輿地紀勝一百潮州景物上：鱷溪以鱷魚得名，舊傳爲  
惡溪。韓公刺潮謝表云：『過海口，下惡水，濤流壯  
猛。』是自廣、惠而循潮，順流而下。今程鄉松口，  
俗號「惡溪廟」，乃其所也。廟有鱷魚，餘骨尙存  
（宗頤按：此專以「松口」爲「惡溪」）。

梅縣東南三十五里，有鱷骨潭，俗傳陳堯佐戮鱷魚，棄  
骨其處，故或謂其水曰「惡溪」。

王之正嘉應州志：鱷骨潭，在城東三十五里。梅溪東流過鄭、均兩山，轟起，河身稍狹，里許，方出口，水漲，則湍急，舟不敢行。相傳宋通判陳堯佐戮鱷魚，棄其骨於各處深淵魚穴中，以示戒，因名。明史訛作「惡溪」。（光緒嘉應州志四云：「明史不誤。」）

宗頤按 陳堯佐驅鱷地，王之正以為在嘉應州鱷骨潭，顧祖禹則以為在海陽之意溪（見方輿紀要一百三惡溪條）。考堯佐戮鱷魚文云：「乙亥歲，……明年夏，郡之境上地曰萬江村，曰疏橫，張氏子年始十六，與其母灌於江溪，倏忽鱷魚尾去。……余聞而傷之，……命縣令李公訟，郡吏楊勛，拏小舟操巨網馳往捕之。……既而鳴鼓，……斬其首而烹之。」攷疏橫為今豐順地，非在梅州，或海陽之意溪也。王志及方輿紀要並誤。

潮安縣北溢溪（即意溪），有鱷渚，韓文公會驅鱷其地，俗因名其水曰「鱷溪」，曰「惡溪」。其誤者則專指此地為「惡溪」。

大清一統志三百四十四：按韓江入海陽縣境，又名鱷溪。

廣東輿圖：意溪故名惡溪，在縣東五里，韓昌黎驅鱷魚於此；韓江則總名也。

雍正海陽縣志二：意溪一名惡溪，以鱷潛水中，多傷人物，故名。

宗頤按：韓公驅鱷處，自來傳說，皆謂在潮安城東之意溪，意溪亦稱鱷渚。輿地紀勝引潮陽圖經云：「曰「鱷渚」者，以韓公驅鱷之舊。」據此，意溪為韓公驅鱷之處無疑。顧韓公祭鱷魚文，僅云：「投惡溪之潭水」；舊唐書韓愈傳則云：「愈初至潮陽，詢民疾苦，皆曰：「郡西湫水有鱷魚，卵而化，長數丈，食民畜產將盡，以是民貧。」居數日，愈往視。令判官秦濟，炮一豚一羊，投之湫水，呪之。……呪之夕，有暴風雷起於湫中，數日，湫涸，徒於故湫西六十里，而鱷魚不為患。是則以韓公驅鱷處，為郡西之湫水。郡西湫水，或因李德裕化象潭，謂即今潮安縣城西湖山下之西湖（乾隆潮州府志云：「化象潭在郡之西湖。唐李德裕謫潮，携二玉象至惡溪，躍入潭中，時作光怪」。陳棧羅浮志四：「李德裕……南遷至鬼門關，逢終雨，怒索二象。……德裕俯首不予，至鱷魚潭，風雨晦冥，玉象自船飛去，光燄燭天；金象從而入水。德裕至朱崖，飲恨而卒。」宗頤按：德裕失象事，道光廣東通志雜錄引李石炎博物志亦云「至鱷魚潭」。舊志謂此潭在今惡溪。考劉恂嶺表錄異，別載「德裕貶官潮州，經鱷魚灘，損壞舟船，平生寶玩，一時沈失。」鱷魚灘，光緒嘉應州志四：疑即嘉應之蓬辣灘。凡此皆疑似之說，未有確證，殊不足以為據。按宋林光世浚湖銘，首四句云：「鳳凰山朝，鱷魚潭空，祝網舊址，地不滿弓。」鳳凰山在今潮安縣東，光世以與鱷魚潭並列，則鱷魚潭當在潮安縣境無疑；惟不知為潮安惡溪之別名歟？抑惡溪別一潭水之名歟？又羅浮志，謂德裕南遷，先至鬼門關，次至鱷魚潭，又次至朱崖，說亦怪妄。攷鬼門關，輿地紀勝一百四容州景物注曰：「舊唐書云：「在北流縣之南，有兩石相對，俗號為鬼門關，……唐宰相李德裕貶崖州日，



經此關，因賦詩云：「一去一萬里，千知千不還，崖州在何處，生度鬼門關。」是此關乃德裕貶崖州時所經之地，鱷魚潭，苟確在潮州之惡溪，則德裕南遷路線，當先至容州，次至潮州，然後至崖州也。按資治通鑑二四八，「大中元年冬十二月戊午，貶太子少保分司李德裕為潮州司馬，大中二年秋九月甲子，再貶潮州司馬李德裕為崖州司戶。」（唐大詔令集五八亦載此）。又舊唐書德裕本傳：「大中二年，自洛陽水路經江，淮，赴潮州，其年冬，至潮陽；又貶崖州司戶，三年正月，達珠崖郡。南部新書卷戊亦云：「以二年正月貶潮州司馬，其年十月，再貶崖州司戶。」（諸書所言德裕貶官年月雖互異，而其貶潮在崖州之前則同）。是德裕徙崖州實在貶潮州之後，况鬼門關，紀勝明謂為德裕貶朱崖時所經之地，則當無過容州先于貶潮州之理；此足證羅浮志之謬妄矣。宗頤按：西湖為韓公驅鱷處，舊志從未有言，而宋時潮州放生池記（舊志以此文為真德秀作，或曰：非是）。許憲重開西湖記，亦皆不載。考是湖在潮安縣西北一里，（周府志作二里）。宋慶元間，林暲浚，開慶元年，林光世續浚，乃成今湖；始在唐時，僅為放生池耳。湖處湖山下，西北岡阜環繞，地甚淺隘，長僅一千七百三十七步，寬一百六十步（見神晉公建周侯德政碑記）。又去韓江頗遠，無長流巨浸，與之貫通（西湖今與三利溪通，然三利溪自宋知州王滌，唐時未有也），使韓公驅鱷確在是處；則唐書謂鱷魚徙於荏湫水西六十里，將何可徙耶？且西湖之西北，池塘雜錯，其近惡溪者尤夥，鱷魚亦可涵淹卵育于其間，固不必指其涵淹卵育之所必為西湖也。依是，知西湖為韓公驅鱷處，其說實難為定論。謹按：唐書明謂鱷魚產於郡西之湫水，又明言鱷魚徙於荏湫西六十里，則當韓公驅

鱷時，惡溪必有小流在郡城之西，以與湫水相通，而後可徙六十里也。聞嘗攷其山川，意溪與西湖間以韓江為界，而北堤障于韓江之西，自北堤至於西湖，地卑窪蕪田野，潭水多錯聚其間，蓋古時河道之廢蹟，猶有存焉。陳珪修堤策謂：「北堤築自唐韓文公，考韓文公驅鱷，在葦湖之數日，築堤當在驅鱷之後，是驅鱷時猶未有北堤也。以此推之，凡今郡西北堤下山圩之田陸池沼，蓋為故時水道之遺，則是謂惡溪當有小流西繞郡城以與湫水通者，是說固確然有據矣；而以證之唐書所謂「鱷西徙六十里」，亦相吻合。又按：廣輿記十九：「金城山在府治後，西瞰大湖，明一統志八十：「金山東臨鱷溪，西瞰大湖，古今圖書集成職方典一千三百三十五卷：「湖山在府治西，前連鱷溪。」是古金山之西，湖山之東北，有大湖泛濫其間，而鱷溪之水，又西流至湖山前也。所謂郡西湫水，疑在此處。其地當在今西湖之北，鱷渚之前。意者：韓公驅鱷，即投豚羊于此；至祭祀則在惡溪中之洲，此洲當為今意溪村，以此地舊有鱷渚之名證之，可信也。夫自唐去今已千百年，陵谷變遷，河道移徙，欲確求其地之所在。難矣！願以圖經及史傳為證，則我說雖不中，或亦不遠耳。

又按：光緒海陽縣志二十六古蹟略一云：「鱷溪即惡溪，在城東北，為韓文公驅鱷處。」蓋專指意溪。又載李德裕過惡溪詩於此條，不知德裕詩，非作於海陽之惡溪（予別有辨），而惡溪亦非海陽所獨有也。意溪乃惡溪之一段，謂之即為惡溪，謬矣。

凡今所稱之「惡溪」，或「鱷溪」，皆古時惡溪之一段，古之惡溪為總名，今則變為專名。作總名用者，其



地域廣，其所指汎，爲一水之通稱，不得專指某某處也。用爲專名，則其地有限矣，其所指有定矣，故名雖

同，而地實迥異焉：蓋地名演變之大例如此。言地理者，當分別而觀之，乃不至於舛誤。今草成此篇，加以辨證，庶今昔惡溪地名之演變得有考云。

附韓江得名攷

郭子簡韓江韓山韓水篇云：『自韓公過化之後，江故名「惡溪」，改曰「韓江」』（見順治潮州府志十二古今文章）。是江稱曰「韓」者，蓋由韓愈而得名也。

邱氏族譜，載劉昉（海陽東津人，宣和三年進士，官龍圖閣學士）贈梅州刺史丘君與詩，有『名德重韓江』之句。則韓江之名，北宋已著稱矣。

按故時所謂「韓江」，僅以名韓山下之江水，方輿紀要一百三：『韓江在府城東韓山下』即其明證。若今統括江上下游總名曰「韓江」者，則殊非昔之畛域矣。

新亞細亞月刊 第二十二卷 第五期

●目 要●

插圖四幅	內蒙古地理	許公武
唐代對於西藏文化之影響	馬鶴天	
中國民族古代之遷徙考	李斐然	
雲南歷代民族移殖政策之變遷	王潔卿	
英屬印度經濟發展小史(續)	余文若	
俄領中央亞細亞的現狀	田逸人	
日本財閥之展望	余漢華	
俄日關係緊張中之西伯利亞鐵路網	余漢華	
孝園文稿	戴季陶	
問禮亭詩初集(續)		
天眉詩集(續)	徐燭	
東方漫遊記(續)	華企雲	
一月間邊疆東方大事記	樹華	
會務概要	新亞細亞學會	

總發行所 南京路一十號 定價 每冊一角 全年二元 每月一元 零售每冊一角 全年二元

# 海陽山辨

饒宗頤

張士璉雍正八年海陽縣志八事集雜記，誌海陽縣轉餉之始云：

『秦始皇帝使南海尉屠睢伐百粵，以史祿轉餉，鑿渠海陽山下，通糧道，併收灌田之利，民稱「靈渠」。』

考吳頴順治十八年潮州府志，林杭學康熙二十三年潮州府志，胡栴雍正十年潮州府志，俱有此條，文并同，是張縣志蓋採自諸府志也。

古今圖書集成職方典一千三百二十八潮州府部紀事，李芳蘭光緒二十六年海陽縣志二十四前事略，又卷四十六雜錄亦有此條。

以上諸書，皆以史祿鑿渠在潮州海陽縣海陽山下，故載是說。

今按：潮州海陽縣海陽山，郭子章郡縣釋名云：

『海陽縣名最古，……今城北二十里有海陽山。』

明一統志八十云：

『海陽山在海陽縣境，因南有大海，故名。』

阮元道光二年廣東通志一百六山川略七云：

『海陽縣有海洋山（據輿地紀勝）在縣北二十里，高四十八丈，周圍三里，南望大洋，晉名縣以此（據廣東輿圖）。』

上諸紀載，大致相似。惟阮通志據紀勝作「海洋山」。考紀勝一百廣南東路潮州景物下：『海陽山在海陽縣』，清一統志三百四十四引并同，又廣東圖說三十

二：『海陽山，城西北二十里』，皆作「海陽」，是作「海洋」者實誤也。

考海陽縣，晉置。其稱縣曰「海陽」者，明一統志八十云：

『海陽縣，本漢南海郡揭陽縣地，晉屬南康郡，義熙中，置海陽縣，爲義安郡治，以南濱大海，故名。』

是或因海陽山南望大洋，而置縣則近海陽山，故取山名以爲縣名耳（光緒海陽縣志四輿地畧三：『海陽山去城北二十里，……距城西北十里曰陽山，其地名海區，依山面野，南盡平原，或疑置縣當在于此。』蓋晉時置縣恰近海陽山也）。

是山處絕徼，瀕大海，荒僻遼復，固不需糧道以資交通。謂史祿鑿渠于此，於理似未合也。

方輿紀要一百三別載：『史祿（按原作越，非。）轉餉，留家揭嶺。』揭嶺，或謂即今揭陽縣西一百五十里分抵

興寧、海豐界之揭陽山。温仲和曰：『非也，祿轉餉，必自北而南之境，何能深入百越？』（見光緒嘉應州志）考水道提綱紀揭陽山之形勢云：

（揭陽山）有龍川縣東南之天柱山；又南爲大悟山；又南爲永安縣東北之紫巖山，雞公嶂；又東爲天雲嶺，爲排嶺；又東南爲北琴江、北岸山；又東爲嵩嶺山；又東稍北爲瘦牛嶺，爲飛泉嶺；其東南爲貴人山，龍發山，雙山，石母山；其北爲揭陽山；連峯相接，爲五嶺極東南之委。」

此可見揭陽山脈所屬之廣，其西北複嶺重岡層巖峭壁，聯綿盤互，與五嶺之系接。此揭陽山，尙非史祿足跡所能至；况海陽山遠在海區，高不滿五十丈，周僅及三里，其非史祿所到之地，明矣！

史記主父偃傳，嚴安上書云：

（秦）使尉佗、屠睢將樓船之士，南攻百越。使監祿鑿渠運糧，深入越。越人遁逃，曠日持久，糧食絕乏，越人擊之，秦兵大敗。秦乃使尉佗將卒以戍越。」

漢書嚴助傳淮南王安上書及嚴安傳，俱作「尉屠睢」，無「佗」字。索隱分佗及屠睢爲二人。梁玉繩曰：

『南越傳無尉佗攻越事，乃尉屠睢也。』（史記志疑三十四）

案淮南子人間訓正作尉屠睢，其言當日攻戰之事甚

詳，文曰：

（秦）乃使尉屠睢發卒五十萬爲五軍：一軍塞罽城（一作成）之領；一軍守九疑之塞；一軍處番禺之都；一軍守南野之界；一軍結餘干之水；三年不解甲弛弩，使監祿無以轉餉。又以卒鑿渠以通糧道，以與越人戰，殺西瓠君譯吁宋。而越人皆入叢薄中，與禽獸處，莫肯爲秦虜，相置桀驁以爲將；而夜攻秦人，大破之，殺尉屠睢，伏尸流血數十萬。乃發適戍以備之。」

高誘注：

『罽城在武陵西南，接鬱林；九疑在零陵；番禺，南海；南野，在豫章；餘干在豫章。』

屠睢五軍所到，要以今地，當在湖南南境；廣西東境；廣東北境、中境、西北境；及江西西南境。是其時兵力猶未及于大庾東南，故守南野之界，而結餘干之水也。海陽處南越極東南之境，西北有梅嶺、揭嶺之障，漢出師入東粵、出梅嶺者，由贛、汀入（陳壽祺說，見左海文集）。

輿地廣記：

『漢、閩、越反，武帝令諸校屯豫章梅嶺待命。』

是其證。屠睢之師屯于豫章，正在梅嶺之外，何能深入海陽哉？是又史祿鑿渠通道，非在潮州海陽之別一證也。

然則「海陽山」，「靈渠」，果何在耶？攷高誘人

聞訓注：

「監祿、秦將，鑿通湘水、離水之渠。」

全祖望困學紀聞箋：

「監祿者，史祿也；渠乃零渠。」（翁輯紀聞注十二考史）

依是知在桂林境矣。

唐魚孟威桂州重修靈渠記：

「靈渠，乃海陽山水一派也，謂之離水焉。舊說：秦命史祿吞

越嶠而首鑿之。」（文苑英華。又見光緒廣州府志七十五前事畧

一引。輿地紀勝一百三靜江府碑記，此文題無「桂林」二字。）

御覽六十五引臨桂圖經云：

「離水出縣南二十里栢山之陰，西北流至縣西南，合零渠五

里，始分爲二水，昔秦命御史監史祿（按此作「錄」與困學紀聞

注同，疑當作「祿」。）自零陵鑿渠，出零陵下離水是也。」

（按太平寰宇記與此畧同）

唐書四十三上地理志云：

「理定有靈渠，引離水，故秦史祿所鑿，後廢。」

按理定本興安，至德二年更名理定。唐屬桂州，亦

桂林地。

又宋史九十七河渠志云：

「靈渠源即離水，在桂州興安縣之北，經縣郭而南，其初乃秦

史祿所鑿以下兵於南越者。」

又輿地紀勝一百三廣南西路靜江府古跡云：

「秦鑿渠，在興安縣，即秦御史史祿所鑿。」（紀勝靜江

府景物上別有「靈渠」條。又清一統志三百五十六：靈渠，宋史

溝流志，或謂之「秦鑿渠」。）

由是言之，史祿所鑿之靈渠，實在今廣西興安縣

（一統志：渠在興安縣西十里，即秦桂林郡，漢零陵郡，與潮

州海陽，絕無涉也。）

靈渠即湘水、離水之源。湘水蓋出自陽海山，與離

水本無關，其引湘通離者，史祿力也。王先謙曰：「史

祿通漕分湘流入離是矣。」（漢書補注。又范成大，全祖望亦

謂祿作靈渠派湘流而注之離。）

陽海山者：漢書地理志云：

「零陵、陽海山，湘水所出，……又有離水。」

說文云：

「湘水出零陵陽海，北入江。」

是也。續漢郡國志，「陽海」作「陽湖」。水經湘水篇：

「湘水出零陵始安縣陽海山，東過零陵縣東。」酈元注云：

「即陽朔山也。」（注三十六）

又離水篇：

「離水亦出陽海山。」酈注：「離水與湘水出一山而分源

也，湘、離之間陸地廣百餘步，謂之始安嶠，嶠即越城嶠

也。」

按越嶠即魚孟威所謂「吞越嶠而首鑿之」者也。

衡州圖經：

「湘水、陽海發原，至零陵而營水會之，二水合流，謂之瀟、湘。」（輿地紀勝五十六荆湖南路永州景物下引，又同書卷五十五衡州景物上湘水條文同，惟不云引圖經。）

元和郡縣志三十六桂州全義縣云：

「湘水出縣東南八十里陽朔山下，經零陵郡西十里。」（輿地紀勝一百三廣南西路靜江府景物上同）

太平寰宇記（卷數待檢）：

「陽海山……屬興安縣，一名陽朔山，其山自永州零陵縣西，迤邐岡巒，連亘不絕，此山即湘、瀨二水之源。」

按上諸書，所舉陽海山所在之郡縣，或稱「零陵」，或稱「始安」，或稱「全義」，或稱「興安」，頗不一致。

考零陵郡，漢元鼎六年置，東漢爲始安侯國，吳歸命侯甘露元年，始置始安郡。興安縣，即漢始安縣地；隋置臨桂鎮；唐析置臨源縣，改曰全義；宋改曰興安。其稱郡名者如漢地理志、說文，止作「零陵」；其稱縣名者水經用漢縣名，故稱「始安」；元和志用唐縣名，

故稱「全義」；寰宇記用宋縣名，故稱「興安」。名號雖殊，而究同一地也。

諸書言「陽海山」，言「陽朔山」，亦同一山。清

一統志：

「陽朔即陽海之殊名，非今陽朔縣之陽朔山。」

考元和郡縣志：

「陽朔縣，本漢始安縣地，隋開皇十年分置陽朔縣，取陽朔山爲名。」

蓋漢時稱陽海山，晉後又稱陽朔（元和志按語），唐宋以降，專稱「陽海」；而「陽朔」之名，遂爲陽朔縣之山所掩有矣。

是山又或作「零陵山」。水經湘水注：

「應劭曰：「湘出零陵山，蓋山之殊名也。」山在始安縣北，縣故零陵之南部也。」

校云：

「「零」下近刻衍「陵」字。」

清一統志三百五十五桂林府，按語云：

「零陵乃漢時陽朔山所在之郡，應劭蓋云湘出零陵郡之山，非陽朔外又別有零陵之稱也。」

考元和郡縣志三十六：

『陽朔山即零陵山也。』

其考證曰：

『此云陽朔山，即零陵山，殆因前人有湘出零陵山語，然彼以郡縣名統稱，猶言零陵之山，實非是山本名「零陵」。』

今按：漢書地理志長沙國臨湘縣下，應劭曰：『湘

水出零山』（據首補本），是應氏原語，固作零山無「陵」

字也。元和志一統志按語，謂山非本名零陵，乃以郡縣

統稱，說殊未切。予按：輿地紀勝靜江府景物上，有

「零水」（在興安縣西北八十里，出零山下，南合瀾水），夫有

零水，必有零山，亦猶有瀾水（瀾水詳前武靜江雜記，見小方

輿地紀勝卷七載），則有零山也（瀾山見寰宇記及輿地紀勝）。

零山當即陽海之殊名，水經注引應劭語可證。其名「零

陵」者，當為後來轉訛，此又是山名稱之一歧也。

「陽海」又作「海陽」，魚孟威重修靈渠記：『靈

渠乃海陽山水一派也』是其例。

明史四十五地理志桂林府：

『興安，府北，南有海陽山，瀾水出其北。』

清一統志桂林府祠墓，有海陽祠，云：

『在興安縣海陽山，下……雍正十一年重修焉。勅封「安流襄

績海陽山神」，御書「陽朔靈源」扁額。』

又輿地紀勝一百三靜江府景物上瀾水條，引輿地廣記：

『瀾水瀾水，二水皆出海陽山。』（又引唐書：『桂有瀾水，

出海陽山。』）

予檢輿地廣記三十六廣南西路興安縣，有云：

『（縣）有陽海山，瀾水、湘水二水皆出一山而分源。』

不作「海陽」而作「陽海」，知紀勝之作「海陽」，蓋

誤謄也。考是山古地書并作「陽海」，竊疑作「海陽」

者，或由于後來傳譌。古今地名大辭典有陽海山、海陽

山二條，於陽海山下云亦作「海陽山」，是直以「海陽」

為「陽海」之別名矣。此地名傳訛為實之例，無足怪

者。

由上諸論證觀之，知桂林之陽海山，亦名「陽朔」；

又曰「零山」；曾訛為「零陵山」；又別以「陽海山」

訛為「海陽山」。

夫桂林陽海山，固史祿鑿渠所在地也，其名稱淆亂

已如此。而潮州舊志，不辨「陽海山」、「海陽山」之

別，見史傳有「史祿鑿渠在海陽山」語，遂以為海陽縣

之海陽山，是尤以訛傳訛；自吳頴以下諸書，皆踵其

譌，未能考正。苟不訂正其妄，則其誤將不知伊於胡底

抑靈渠之在桂林也，載在傳志，蓋極尋常之史事。獨怪圖書集成於此猶未能辨察，竟妄據舊志攪採，不啻為誣妄者張目。是知官修之書，意在急就，采輯剪貼，羌無考證；其所紀載，殊未足為我儕信據之資料。考史者其慎取諸！其慎取諸！

### 中國民俗學會叢書 水仙花攷 翁國樑著

◎書首有水仙花圖象及水仙花各種裝飾圖案。  
全書六十餘面 計三萬多字 五號假宋新字 連史紙精印  
中國式線裝本 極雅致古典 書高市尺八寸 寬約四寸半

#### ●水仙花考全書內容摘要●

- 1 水仙花之狀態及其功用
- 2 水仙花之各種名稱及其由來
- 3 中外關於水仙花之傳說
- 4 法國一首哀艷的水仙辭
- 5 中國文人對於水仙花之素描
- 6 宋詩人關於水仙花之吟詠
- 7 水仙花在南方歌謠之位置
- 8 水仙花非漳州特產辨
- 9 中國水仙花本生武當山谷問考
- 10 中國水仙花是否外洋傳入
- 11 水仙花之裝飾與遊戲及其迷信
- 12 水仙花之培植方法
- 13 漳州水仙花何以特別繁殖
- 14 漳州水仙花之產額及其銷路
- 15 水仙神與水仙操及水仙外誌

定價：每冊實價五角（外埠郵票通用）  
函購處：漳州蝦仔巷十號中國民俗學會漳州分會

### 考古社刊第五期目錄

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出版

- 考古學與鄉村政治.....鄭師許
- 史學新釋.....陳夢家
- 史學新釋補正.....陳夢家
- 釋島.....陳夢家
- 殷契亡田說.....戴蕃豫
- 卜辭文字小記續.....孫海波
- 殷商貞卜文字考補正.....羅福頤
- 石鼓文概述.....任熹
- 姚大榮石鼓為元魏時物說駁議.....楊壽祺
- 陰廬秦漢石刻跋.....楊壽祺
- 考古圖釋文之作者.....容媛
- 懷鉛隨錄.....唐蘭
- 宋傅二娘造石水算記石刻.....羅原覺
- 元張弘範碑殘石.....羅原覺
- 女直字碑考.....劉師陸
- 西周歷朔新譜及其他.....莫非斯
- 春秋名字解詁商榷.....于省吾
- 正段.....羅君惕
- 古代絲器偽字研究補篇.....商承祚
- 史學考古學發見史畧.....岑家梧
- 先秦時代馬面及其原始.....孫作云
- 寶應劉氏食舊德齋收藏宋畫目.....劉文興

本期定價國幣（或郵票）七角  
編輯兼發行者：北平燕京大學考古學社



# 清代地理沿革表 (續, 廣西省)

## 十三 廣西省

桂林府——順治初年仍，領州二：永寧，全；縣七：臨桂，興安，靈川，陽朔，永福，義寧，灌陽。

乾隆六年，義寧縣分設龍勝廳理苗通判，移府捕盜通判駐紮，隸府屬：領州二，廳一，縣七。

光緒三十二年，析永寧，永福暨柳州府屬之柳城，雒容，融五縣之地，設中渡廳撫民同知，移府同知駐紮，隸府屬：領州二，廳二，縣七。

柳州府——順治初年仍，領州二：象，賓；縣十：馬平，雒容，羅城，柳城，懷遠，融，來賓，武宣，遷江，上林。

雍正三年，賓州降為賓州直隸州，來賓，武宣，遷江，上林四縣往屬：領州一，縣六。十二年，賓州直隸州之來賓縣還府屬：領州一，縣七。

光緒三十二年，析柳城，雒容，融三縣之地往屬桂林府屬之中渡廳：仍領州一，縣七。

慶遠府——順治初年仍，領州一：河池；縣四：宜山，

天河，思恩，荔波。

雍正七年，改東蘭土州為流，設東蘭州，隸府屬：領州二，縣四。十年，荔波縣往屬貴州省之都勻府：領州二，縣三。

光緒三十一年，析思恩府屬北境地置安化廳撫民理苗同知，移府理苗同知駐紮，隸府屬：領州二，廳一，縣三。

思恩府——順治初年，領縣一：武緣。

康熙五年，改安隆長官司為流，設西隆州，改舊上林長官司為流，設西林縣，並隸府屬：領州一，縣二。

雍正五年，西隆州降為西隆直隸州，西林一縣往屬：領縣一。七年，於田州土州之百色地方置百色廳理苗同知，移府同知駐紮：領廳一，縣一。十二年，賓州直隸州降為州，併所屬遷江，上林二縣來屬：領州一，廳一，縣三。

同治九年，改舊那馬土巡司為那馬廳通判，隸府屬：

趙泉澄

領州一，廳二，縣三。

光緒元年，百色廳陞為百色直隸廳理苗同知；領州一，廳一，縣三。三十一年，析府北境地往屬慶遠府屬之安化廳：仍領州一，廳一，縣三。

平樂府——順治初年仍，領州一：永安；縣七：平樂，恭城，富川，賀，荔浦，修仁，昭平。

光緒三十四年，析賀縣及梧州府屬之懷集縣，暨廣東省之肇慶府屬開建縣地，設信都廳撫民同知，移府分防麥嶺同知駐紮，隸府屬：領州一，廳一，縣七。

梧州府——順治初年仍，領州一：鬱林；縣九：蒼梧，藤，容，岑溪，懷集，博白，北流，陸川，興業。

雍正三年，鬱林州陞為鬱林直隸州，博白，北流，陸川，興業四縣往屬：領縣五。

光緒二十三年，中英續議緬甸條約，梧州府(蒼梧)為英國開為商埠：仍領縣五。三十四年，析懷集縣屬之地往屬平樂府屬之信都廳：仍領縣五。

潯州府——順治初年仍，領縣三：桂平，平南，貴。雍正七年，賓州直隸州之武宣縣來屬：領縣四。

南寧府——順治初年仍，領州三：新寧，橫，上思；縣三：宣化，隆安，永淳。

光緒十二年，上思州往屬太平府：領州二，縣三。二十四年，南寧府(邕寧)自行開放為商埠：仍領州二，縣三。

太平府——順治初年仍，領州三：養利，左，永康；縣一：崇善。

雍正十年，改舊思明州地為寧明州；改思明土府同知為明江廳理土督捕同知，並隸府屬：領州四，廳一，縣一。

乾隆五十六年，改府通判駐地之舊龍州地方為龍州廳撫民同知，隸府屬：領州四，廳二，縣一。

光緒十二年，南寧府屬之上思州來屬：領州五，廳二，縣一。十三年，中法續議商務條約，龍州廳

(龍州)為法國開為商埠：仍領州五，廳二，縣一。十八年，上思州改陞為上思直隸廳：領州四，廳二，縣一。

宣統二年，改憑祥土州並明江廳所轄之舊上石土州為流，設憑祥廳撫民同知，隸府屬：領州四，廳三，縣

一。

鬱林州——雍正三年，梧州府屬之鬱林州陞為鬱林直隸州，梧州府屬之博白，北流，陸川，興業四縣來屬；領縣四。

賓州——雍正三年，柳州府屬之賓州陞為賓州直隸州，柳州府屬之來賓，武宣，遷江，上林四縣來屬；領縣四。七年，武宣縣往屬潯州府；領縣三。十二年，賓州直隸州降為州暨所屬遷江，上林二縣往屬思恩府，所屬來賓縣往屬柳州府。

泗城府——雍正五年，改泗城土府同知為流，設泗城府；無屬領。

乾隆三年，於舊土府理苗同知駐地增置凌雲縣為府治；領縣一。七年，西隆直隸州降為州，暨所屬西林縣並隸府屬；領州一，縣二。

西隆州——雍正五年，思恩府屬之西隆州陞為西隆直隸州，思恩府屬之西林一縣來屬；領縣一。

乾隆七年，西隆直隸州降為州，暨所屬西林縣，並往屬泗城府。

鎮安府——雍正七年，改鎮安土府為流，設鎮安府；無

屬領。十年，歸順土州改為流，設歸順州，隸府屬；領州一。

乾隆三年，於府置天保縣為府治；領州一，縣一。三十一年，改小鎮安土司為流，設小鎮安廳通判，隸府屬；領州一，廳一，縣一。

光緒二年，改奉議土州為流，設奉議州，隸府屬；領州二，廳一，縣一。十二年，歸順州陞為歸順直隸州，改小鎮安廳為鎮邊縣往屬；領州一，縣一。

百色廳——光緒元年，思恩府屬之百色廳陞為百色直隸廳，改田州土州為恩隆縣，隸廳屬；領屬一。五年，改陽萬土州判為流，設恩陽州判，隸廳屬；仍領縣一。

歸順州——光緒十二年，鎮安府屬之歸順州陞為歸順直隸州，改鎮安府屬之小鎮安廳為鎮邊縣來屬；領縣一。

上思州——光緒十八年，太平府屬之上思州陞改為上思直隸廳；無屬領。

# 新亞細亞學會出版書籍

插圖四幅	劉風五
回教徒與中國歷代的關係(續)	余貽澤
清代的苗民問題	吳永隆
廣西之透視	李溥隆
兩廣對外之發展及其教訓	余文若
英屬印度經濟發展小史(續)	一人譯
極東西伯利亞的資源及其開發	海容
台灣產業的現勢	吳卓仁
大戰前夕南洋各地的動態	盧卓辛
華僑教育的現勢	周瑩
南洋在世界上的地位及日本南進政策	戴季陶
孝園文集(續)	徐燦
問禮亭詩集(續)	馬鶴天
赴藏日記(續)	華企雲譯
東方漫遊記(續)	馬鶴天
一月間邊疆東方大事記	樹華輯
會務概要	新亞細亞學會

新亞細亞第十二卷第二期(每冊定價二角五)

## 馬鶴天著 東北考察記

定價大洋六角

本書係著者于九一八事變前，考察東北三省之記載關於東北之政治、經濟、社會各方面，無不備述。而對於物產、交通、以及日人侵略之實況，尤為詳盡。不意大好河山，已非我有，際此國人心痛失地之日，手此一編，或足以引起興奮之念，與恢復失地之決心。全書十餘萬言，插圖六十餘幅。定價極廉，購請從速。內容共分九章，要目如下。

- 一 由南京至瀋陽
- 二 瀋陽遊覽
- 三 由瀋陽至黑龍江
- 四 龍江見聞
- 五 哈爾濱考察
- 六 吉林一瞥
- 七 由吉林至大連
- 八 大連一覽
- 九 由大連返南京

## 康藏 劉家駒著

實價洋四角

康藏在我國西陲，幅員遼闊，物產豐富。惟地據高原，氣候嚴寒，山川險阻，交通不便。國內人士，皆目為曠野，毫不注意。野心英俄，乃得乘機侵略。而國內關於康藏著述，又如鳳毛麟角。雖有一二探險家親臨其地，或因語言不通，或因調查不確，以訛傳訛。本書著者世居西康，對於康藏情況，知之極詳。茲將最近實地考察所得，編成是書，為研究康藏最可靠之本。

- 第一章 境域地理及氣候
- 第二章 民族性與能
- 第三章 文化
- 第四章 宗教
- 第五章 生活
- 第六章 風俗
- 第七章 實業
- 第八章 物產
- 第九章 交通
- 第十章 行政

## 亞洲之再生 (新亞細亞學會東方叢書之一)

美國 Marguerite Harrison 女士著 華企雲譯

★全一冊 實價一元五角 郵費在內 直接函購 優待七折

在一般人看來，亞洲是一個「不變的東方」。可是從大戰以來，這不變的東方竟然一鳴驚人的「再生」起來。近東方面則土耳其、阿剌伯、因了凱末耳、伊本蘇特的發憤而獨立。中東方面則波斯、阿富汗、經過里薩可汗、阿孟拉的雄圖而崛起。遠東方面則中國、印度、秉承孫中山甘地的領導而奮鬥。一切的一切，都呈了蓬蓬勃勃的生氣。本書著者考察東方有年，即以政治宗教民族等運動為經，遠東、印度、蘇俄、阿剌伯、回教集團等立場為緯。從人類生存的故事追溯到本來的描寫出來，其作風直與房龍的人類故事、威爾斯的世界史綢繆美。

### 目錄

第一章 亞細亞的激盪	第九章 塔瑪裏的印度
第二章 歐勢的東漸	第十章 緬甸西藏
第三章 不可思議的結果	第十一章 來聯邦新加坡
第四章 亞洲與世界大戰	第十二章 暹羅越南
第五章 不戰而和	第十三章 俄國回到亞洲
第六章 回教徒的集團	第十四章 遠東的三角
第七章 阿剌伯的交流	第十五章 日本高麗
第八章 阿剌伯沙漠	第十六章 中國復興的泉源
	第十七章 亞細亞的泉源
	第十八章 亞細亞的泉源
	第十九章 亞細亞的泉源
	第二十章 亞細亞的泉源

## 關於西北農林教育之所見

孝園叢刊之一

戴季陶先生為開發西北之實行者。凡讀過新亞細亞學會所編之西北(此書已三版)及新亞細亞月刊(該刊已出至十二卷二期)者，對於戴先生開發西北之言論與計劃，無不贊嘆其切實而奉為圭臬。近著關於西北農林教育之所見一書，尤有獨到之處，可為開發西北之南針。研究邊務者，皆當人手一編也。現已出版，書印無多，購請從速。

★定價 每冊實價大洋二角

## 最近之青海

青海省政府 政廳編者

(讀此一書，勝遊青海全境)

青海一省，僻處西陲，交通不便，消息閉塞，以致內地罕聞。近來青海省政府，為開發青海，特設考察團，分赴各縣考察。考察團中，有法學、經濟、教育、農林、畜牧、地質、地理、生物、醫學、藝術等各科專家，對於青海之各項建設，均有詳盡之調查報告。最近出版之《最近之青海》，即為考察團之綜合報告。全書共分八章，內容豐富，圖文並茂，為研究青海之唯一參考資料。定價每冊一元二角。

# 朱彬寶應邑乘志餘手藁跋

劉文興

寶應邑乘志餘一卷，手藁本，邑人朱彬撰。首無序，末無跋，卷中亦未分類標目，紀事又雜錯互見，蓋未成藁也。彬，字武曹，號郁甫，世爲寶應望族。寶應故多儒者，朱氏尤不乏人，累葉清芬，儒林稱盛；逮及先生，益振其緒，卓然爲當代通儒。先生與外兄劉端臨（台典）爲最善。時端臨方與江都汪容甫（中），高郵王石臞（念孫），興化任幼植（大樞）等以經學爲江淮勦，一時學者，多相景附，而先生受其影響尤甚，以故學多相近。所著不下十餘種，尤以禮記訓纂最知名，世稱之爲禮經新疏。是篇之作，乃爲邑乘重修之備。寶應舊無志，自明嘉靖間縣令聞人詮始著志略六卷，書佚不傳。萬曆時吳敏道撰志十二卷。閱百年至康熙二十八年喬萊撰志二十四卷。降及嘉道，復閱百年，歷時既久，遺聞孔多，蒐葺散佚，要爲急務。先生眷懷鄉獻，志重文徵，筆之簡素，以備采擇；引書達數十種，紀事累萬餘言，考證詳明，纂次精當，名曰志餘，別官書也。厥後道光庚子修志，即本是書之說，比歲重修，更撫其瓌屑

入諸附錄，蓋無餘焉。第以稿僅手寫，不廣流傳，各家撰傳，悉無是目，信知之者鮮矣。文興昨歲歸去，幸睹原藁於先生裔孫慰予先生所，慰予先生，能世其學者也，比歲修志，即董其役。文興受讀之餘，益歎先賢著述，謹慎詳嚴，雖云小道，亦有可觀者。稿中所記，固已列之志書，然於水利遺聞兩端，尤有足述者。就水利言，寶應地瀕運道，介處江淮，射陽諸湖環其東，洪澤巨浸繞其西，本是水鄉，每成澤國，時當夏汛，輒苦積潦；倘或風雨驟來，恒患堤防崩潰，百萬生靈，恃彼一線長隄，以爲扞禦，卒有不幸，安忍問哉！故先生稿中所紀，於水利一端，不憚反覆詳言，以爲治河者戒。復引鄭芷畦今水略例云：

運河身日漸淤高，高，寶，山三州縣河隄，亦日漸加築，其高也幾與城埽。諺曰：「黃土接城頭，淮揚一旦休」，吁！可畏哉！而況高堰去寶應高一丈八尺有奇，去高郵高二丈二尺有奇，高寶隄去興化泰州田高丈許，或八九尺，其去堰不啻卑三丈有奇矣（見潘印川南河議）。夫河隄既高於平地，而高堰又高於河堤，淮揚兩郡諸州縣之城郭田廬，億萬萬生靈皆在釜底。漢書有云：

「決河深川」(顏注云：決，分泄也，深，浚治也)，事不可緩矣。

又復書其後云：

芷畦所言，猶是百餘年前地勢，今則堤高於寶應城丈許矣，使先生見之，不知蒿目爲何如也。

拳拳此旨，永矢弗逾，仁者之言，深可佩已！至若所紀遺聞，亦足有裨史事，如紀雍正特召蔡世遠，王懋竑，喬崇修事，即其一也。文云：

雍正年間，特召翰林院編修蔡世遠，安慶府教授王懋竑，增貢生喬崇修引見，從撫遠大將軍年羹堯之眷也。三人者，於年無一面，特以甘肅巡撫胡期恒言之於年，喬王皆吾鄉人，遂以入告。蔡王皆入直上書房，喬放歸，以教諭用。方入都時，年調杭州將軍。舟過寶應，衆有言於喬王兩家子弟，當以小門生禮見者。詢之從祖止泉先生，先生不可，曰：「君賢爲國，非私也，且兩尊人在京師，尤不當見」，遂止。踰歲，年伏法，究治黨與，絕不及三君者，以素無往來故也。

惟鄉里流傳，謂年沒後，其子孫有逃至寶應依喬氏者，喬氏毅然匿之，使與宗族雜居柘溪，易姓爲生。今生姓子孫猶有數十戶，雜居喬氏墓旁，世業耕織。與曾親履其地，詢之喬氏族人，據云：「崇修姪鐸，曾隨年氏西征，留蜀，官至夔州府知府。窺年驕蹇，預引疾歸，得免於禍。第因身受其惠，故遇其子孫獨優，非若王氏僅

一荐已也」。使其言然？是生姓果爲年後矣。而先生書獨未及，殆以里巷之言，不能據爲史實歟？抑因當時文網禁密，爲喬氏諱言歟？居嘗以爲年氏以曠世之才，遇雄猜之主，經營絕漠，屢建奇功，大小數十戰，躬行草地，其助勸誠卓然有可紀者。無如功高震主，不易保泰持盈，卒致鳥盡弓藏，身敗名裂，君子哀之！年氏既沒，雍正猶株連未已，罪及其幕客汪景祺，並所著讀書堂西征隨筆亦復懸爲厲禁，年氏詩文，更無論矣！家君昔年於舊京得年氏散館卷，內載論一詩二，尙可想見其文彩，其書法亦極有矩矱。江安傅藏園先生曾影印行世，第以印行不多，祇分贈友好，惜世多未之見耳。

### 學 論

日一月二年六十二國民

#### 第二期目錄

- 形聲字之字義與形旁之關係……陳兆年
- 大小取章句……伍非百
- 從中國藝術以探索中國文化……唐君毅
- 朱舜水思想概述……魏守讓
- 儒家德名釋義……李源澄

專國錫無蘇江 處訊通  
收澄源李 每  
一年全定預角一期  
折五九現代票郵元

# 韓山名稱辨異

饒宗頤

山以韓名，從昌黎韓文公愈之姓也。公刺潮時，會即是山爲亭，而手植橡木於亭隅，故後之人，稱亭爲「韓亭」。（輿地紀勝一百：「韓亭舊址爲揚陽樓，唐韓昌黎登覽地也，俗呼曰「侍郎亭」。」案梅堯臣宛陵集有送胡都官知潮州詩云：「自昔揚陽郡，刺史推賢侯。……更尋賢侯蹟，書上揚陽樓。」即此。余別有攷。）木爲韓木。（東坡志林後集二：「昌黎韓文公謫潮州守，從鄉中帶一木種，栽之潮州隔江山中，其葉厚而長，開花自如柑橘實，人稱之曰「韓木」。」）從而名山曰「韓山」，山下之水曰「韓江」。（讀史方輿紀要一百三：「韓江在府城山下。」）

山據潮安縣城東，初名東山。王漢金城山記云：「韓文公會即東山爲亭，以便遊覽。」（見光緒海陽縣志三十金石畧一）王漢大中祥符間知潮州軍州事，是此山之名東山，當在北宋之前。王大寶韓木贊，稱「東山有亭，唐韓文公遊覽所。」王象之輿地紀勝亦云：「東山在州東，韓昌黎文公舊遊覽之地。」大寶，象之，皆南宋人，則是似於南宋初，此山仍作「東山」之稱。然舊府縣志皆載有陳堯佐，劉允韓山詩，堯佐，咸平二年卒

潮；劉允紹聖四年進士，以是推之，韓山得名，已遠在北宋時矣。大寶象之之稱「東山」，特襲用故名耳。蓋自陳堯佐題詩，「韓山」之名始著於世；其後丁允元建韓祠於山麓，而名乃益顯焉。

韓山名稱，地志載述，率多乖繆。謹條辨於下，用釋疑悟云。

## 韓山與東山

輿地紀勝一百：東山在州東，韓昌黎文公故遊覽之地，亭榭多建於此。又云：韓山與州山相對。

宗頤按：輿地紀勝韓山條云：「韓山與州山相對」，別有湖山條云：「湖山與韓山對」，是其所謂「州山」，當指湖山。湖山，今之西湖山也。紀勝以「東山」「韓山」分爲二，蓋未明「東山」即「韓山」，故複出耳。

又按：周頌勳乾隆潮州府志十六：「（下簡稱「周府志」）東山一名竹籬山，在縣北三里，高四十六丈，周圍五里。」又大清一統志三百四十四：「豐順縣有韓山，在縣西少南三十里，高五百丈。」皆與此山同名而實異地。

明一統志八十：東山在潮陽縣治東，與韓山相接。上有一巨石，有七孔，若北斗狀，中一孔，出水，不

盈不涸。又有二峯，曰「雙旌石」，唐韓愈遊覽之地，亭榭多見於此。

讀史方輿紀要一百三：潮陽縣東山在城東，其相接者亦曰「韓山」，疊嶂層巒，參差奇勝。

古今圖書集成方輿彙編職方典一千三百三十三：潮陽縣東山，在縣東三里，與韓山相望。疊嶂如層雲，多砂石，無草木，其中有竇，狀如北斗，曰「七星石」，石七孔，中孔有水，不盈不涸。按一統志，山上有二峰，曰「雙旌石」，韓愈遊覽之地，亭榭多見於此。

廣輿記十九：東山，潮陽，與韓山相接，上有巨石，七孔若北斗狀。又二峯曰「雙旌石」，韓愈曾建亭於此。吳穎順治潮州府志八：（下簡稱「吳府志」）潮陽縣東三里曰「東山」，與韓山相望。……唐昌黎，宋文山常遊其地。

阮元道光廣東通志一百六：（下簡稱「阮通志」）潮陽縣東山條，引輿地紀勝曰：『圖經云：『州東山之肩，有二峰，曰「雙旌石」。』又引黃佐嘉靖廣東通志云：『韓昌黎曾遊于此。』

宗頤按：嘉慶潮陽縣志二：『東山在龍首山東三里，高百丈，

綿亙六十里，接連蓮花峯。』廣東圖說三十三：『潮陽東山，城東三里，有紫雲巖，石室，簾泉，怪石屹立山外海汊，磊石爲門，夙稱天險，爲縣東屏嶂。』所言潮陽縣東山之形勝如此，不云「與韓山接」也。予歷其地，詢山居之民，亦不聞有云韓山與相接者。攷韓山亦名東山，與潮陽縣東山名同，而地復相近。故地志載述東山者，輒以相混。如上諸書所言潮陽東山形勝，皆誤引韓山之記載以爲潮陽之東山也。輿地紀勝：『東山在州東，韓昌黎文公故遊覽之地，』其所謂「州」者，即指「潮州府治」。是此之「東山」，即爲「韓山」。凡紀勝載潮州景物之例：其在府治者，則曰「居州之某處」；其在屬縣者，則曰「居縣之某處」。如仰斗亭云：『居州東山之腹』，就日亭云：『在州治後』，此言景物之在「州治」者也。龍首山則引元和志云：『在潮陽』，水簾亭云：『在潮陽縣東山』，此言景物之在屬縣者也。其對於在「州」者，與在「縣」者，地名雖同，而稱述有例可求，固明晰而有別，撰地書者，不加細察，率妄摭引述，牽合傳會，與事實益乖離矣，是以不可不辨！

又按：吳府志及圖書集成謂「潮陽縣東山與韓山相望」，攷輿地紀勝稱：『東山在州東』，又稱：『韓山與州山相對』，疑府志據此，遂誤「州山」爲「東山」，因而謂其與韓山相望也。至圖書集成當是承府志而訛。又明一統志謂「東山」與韓山相接亦當蒙紀勝此語而訛，惟誤「相對」爲「相接」耳，至方輿紀要廣輿記則當是承一統志之誤。

又按：輿地紀勝雙旌石條引圖經云：『州東山之肩，有二峰，故曰「雙旌石」，』所謂「州東山」即「韓山」也。明一統志，



圖書集成，廣輿記，阮通志，皆誤以紀勝雙旌石條繫於潮陽縣東山。周府志十六，嘉慶潮陽縣志二，潮陽東山有雙旌石。吳府志：『潮陽東山有雙旌石，以張許廟見玄旗故名。』似潮陽東山，亦有雙旌石者。予躬歷其地，徧訪弗得，問居民，咸謂從無是石。豈府縣志亦與圖書集成等同誤耶？又李調元南越筆記四：『潮陽東山有二峯曰雙旌石，昌黎曾建亭於此。』蓋襲一統志，不足據。

### 韓山與金城山

輿地紀勝一百引元城志云：金城山有韓木，韓退之所植也，不知名，土人以歲開花，爲登第之兆。

阮通志一百六山川略七：謹按：輿地紀勝引大觀九城云：『金山有韓木，不知名，土人以歲開花，爲登第之兆』，則韓山又名「金城山」矣。

光緒海陽縣志四輿地略三：謹按：宋王漢金城山記云：『韓文公曾即東山爲亭，以便游覽，人呼爲「侍郎亭。」』又輿地紀勝：『金城山有韓木，不知名，土人以歲開花，爲登第之兆。』以今考之，金城山在城中北境，韓山則隔江而東，不相及也；豈韓山又名「東山」，一名「金城山」耶？

宗頤按：阮通志引輿地紀勝金城山條作「大觀九城」，與輿地紀勝作「元城志」不同。攷宋史藝文地理類，無「元城志」一

書；而「元城」二字與「九城」二字形似，今本紀勝之作「元城」，或誤刻耳。

又按：金城山居城北，即今金山也。紀勝引九城志：『金城山有韓木』，然韓木實在東山，即今之韓山，通志縣志據九城志此語，因謂韓山又名「金城山」。攷紀勝載舊圖經序曰：『一潮州耳，或曰「金城」者，以是山故屬于金氏，』是金城即潮州也；而所稱金城山，猶言金城之山也。九城志謂金城山有韓木，非謂城北之金城山有韓木，乃謂金城之山有韓木，蓋韓山爲潮州城之山，故得云爾。通志縣志皆以金城山爲韓山之別名，非也。

### 韓山與金山

輿地紀勝一百，金山石刻：金山有始開金城山記及韓山祠記，郡守題名，并刊於石。

光緒海陽縣志三十金石略一：輿地紀勝別載金山亦稱韓山，象之、宋人，論必有据，金山之稱韓山，必以韓祠得名。

宗頤按：輿地紀勝所舉金山石刻，其於開金城山記，即王漢所記者；韓山祠記，海陽縣志金石畧以爲即鄭伸文公祠記。余考「韓山」二字，故時常用爲紀念韓公之稱，郭之章韓公二祠沿革引古三陽志云：『韓山書院地在州城南昌黎廟故址』，是城南書院，昔嘗稱爲韓山書院。而元至順四年吳澄韓山書院記有云：『潮城東隔水有山，潮人稱爲韓山，後取城東之韓山，以號城南之書院。』依是知「韓山」二字，實爲紀念韓公之稱，雖地不在城東之韓山，亦得以「韓山」稱之也。金山文公祠，紀勝稱之爲「

韓山祠」，亦猶城南書院之稱爲「韓山書院」也。海陽縣志以韓山祠記卽文公祠記，說甚是。

又按：海陽縣志金石略一稱：「與地紀勝別載金山亦稱「韓山。」又稱：「金山之稱韓山，必以韓祠得名」，余攷紀勝實

無是言，縣志所舉，殊誤，其云金山以韓祠名爲「韓山」，尤屬凡測。韓山在城東，金山在城北，迥不相及，決無名稱互用之理。

# 西北論衡

第五卷 第一期  
【號大特年新】  
民國廿六年一月十五日出版

卷首詞（東北與西北）

時事短評：陝甘局勢的演變、陝局的內外影響、汪精衛先生歸國、沉寂的綏遠、晉徵、收斂匪附、察北現狀、西安事變之收斂、戴溶江、西安事變後之策畧、楊中寓、戰後應取之軍事地理觀、張中寓、綏遠抗戰中的軍事地理觀、立天、綏遠的屯墾問題、趙一恆、綏遠的屯墾問題、劉烹亭、綏遠的屯墾問題、劉烹亭

綏遠地理沿革（上）：吳鏡、綏遠的山歌：陳長光、綏遠前線觀察記：李寶譯、甘肅青綏農村經濟背景的特點：夢漢、蘇聯蒙古工作的現階段：正寰、東歐各國體育行政實施概況（上）：李寶譯、明代宦官勢力之消長：韓庭生、金聖嘆底幾個主要的文藝觀：韓庭生、西北大事日表、韓庭生、編輯後記

發行者 西北論衡社  
定價 零售每册壹角。預  
定半年六册，伍  
角；全年十二册，  
壹圓。

北平後門三眼井42號

# 邊疆

半月刊  
第二卷 第一期

## 本期要目

插圖：新年之展望	胡善恆	蒙藏回疆政教領袖之調查	叔齊
（中）（四）年來之西北概況	胡善恆	察北冀東農業貸款損失之統計	連齊
（國）（角）年來之東北概況	顧天樞	清光緒宣統兩朝邊疆外交史料摘要	明俠
（國）（角）年來之西南概況	顧天樞	邊疆（書評）評海南島誌	林樞
開發西北問題一年來之檢討	胡善恆	邊疆（書評）介紹一種新疆的誌書	顧天樞
蘇俄對於新疆交通之控制	謝孝曾譯	邊疆（文欄）近年來中國交通之建設	潘景章
最近台灣經濟及交通之概況	謝孝曾譯		潘景章
	謝孝曾譯		潘景章

# 教育研究

第七期

## △。目。錄。▽

第七屆世界新教育會議會場（插圖）  
教育上自由主義之理論根據………崔載陽  
轉形期的教育………石玉昆  
參加第七屆世界新教育會議之經過………蕭冠英  
意大利教育背境與法西斯主義的教育理想………方惇頤  
改進廣東省社會教育的一個設計………徐錫齡

字首「不」字排檢法的建議………趙榮光  
四弦相關係數及其機誤………楊敏禎  
我國大學導師制之初步考察………吳家鎮  
兒童的情緒衛生………富伯雷  
讀物用紙對於閱讀效率的影響………陳孝禪  
桑代克氏著「成人興趣」介紹………楊澤中  
國外教育研究摘要………林錦成  
方惇頤

二十五年十一月號  
發行處：國立中山大學  
出版處：中華書局  
每册一角五分  
全年一元五角

# 潮州府韓文公祠沿革(上)

饒宗頤

## ——潮梅史地叢攷之一——

潮州之有韓文公祠，由來久矣；祠址遷建，不止一處。惲敬潮州韓文公廟碑文曰：『潮州韓文公廟有二；其一在城南，宋元祐中，知軍州事王滌始建，蘇文忠銘之，今城南書院是也；其一淳熙中，知軍州丁允元遷城南廟于城西（宗頤按西字當作「東」），即忠佑廟也』。余按城南書院忠佑廟二祠，皆歷年久而名著稱者。然前乎此之韓祠，蓋又別有刺史堂，金山、聖者庵三祠焉。考韓祠凡五遷：其初在刺史公堂後，宋咸平二年，陳堯佐始闢，郭子章云：『陳文惠倬潮，闢正室東爲祠』者是也；次遷於金山，至和甲午，郡守鄭仲建，自爲記泐於石，王象之輿地紀勝所謂『金山有韓山祠記，郡守題名，并刊於石』者是也；又次遷於州城之南七里，鄭昌時韓江聞見錄謂爲聖者庵故址，即惲氏所云『元祐五年王滌建，蘇文忠銘之』者也；淳熙己酉，丁允元又遷於韓山麓，即惲氏所謂『忠佑廟』者也；元至正丙午，總管王翰以聖者庵故祠遭兵火，鞠爲茂草，乃擇地於城

西南前臨方塘，後倚小金山，曰大隱庵者遷焉，即惲氏所謂『今城南書院』者也。自刺史堂、金山、聖者庵、三祠廢，而忠佑廟城南書院二祠，益爲世所稱；彼三祠者，遂漸漸無聞焉。是祠沿革，明郭子章曾爲韓公二祠沿革一文以考之，而語焉不詳；惲氏廟碑僅稱城南書院忠佑廟二祠，且誤合聖者庵、城南書院二祠爲一，尤考之未周，是皆不足以盡悉是祠遷建之顛末。今刺取志乘，旁以碑記爲證，撰成斯篇，俾留心粵東文獻者，知所攷覽焉。

宋咸平二年己亥（西曆九九九），潮州通判陳堯佐始闢韓文公祠於刺史堂正室之東。

陳堯佐撰鱉魚文：乙亥歲（宗頤按：乙亥當作己亥。宋真宗元年爲戊戌，堯佐倬潮，闢韓祠，在二年，正爲己亥也。府縣志此文作乙亥，想是誤刻，乙己二字形似易譌）。予於潮州建昌黎先生祠堂，作招韓詞，載鱉魚事以旌之（乾隆豐順縣志八藝文，乾隆潮州府志四十一同）。

輿地紀勝一百：陳文惠公爲韓公祠爲文以招之曰招韓

辭。

宋史陳堯佐傳：通判潮州，作孔子廟，韓吏部祠，以風示潮人。

光緒海陽縣志建置略四：韓文公祠，即昌黎伯廟。宋咸平中，通判陳堯佐始建於金山麓，蘇軾碑中稱「廟故在刺史堂後」(宗頤按：蘇軾碑原文「刺史堂」作「史刺公堂」。此脫「公」字)。刺史堂，即今鎮署，其地後依山麓，當即指此。

宗頤按：郭子章韓公二祠沿革引故志稱：「宋咸平二年，陳文惠公作潮，闢正室之東爲韓公祠」。據此，堯佐闢韓祠實在咸平二年，海陽縣志僅云「咸平中」，蓋未詳也。堯佐所建之祠，據郭氏言，乃在正室之東。按正室即刺史公堂，蘇軾碑所謂「廟始在刺史公堂後」者也。

又按：古今圖書集成職方典，順治、乾隆潮州府志，雍正海陽縣志皆云：「韓公祠在河東韓山，宋咸平中，陳堯佐始闢爲祠」。據是則堯佐所闢韓祠，在韓山矣，甚謬！後人沿其謬者，如許錫齡康熙十六年韓文公祠堂記謂「祠在州東南三里韓山之陽，宋咸平中別駕陳文惠公堯佐建立」，其誤不可不辨！

至和元年甲午(西曆一〇五四)，知州鄭仲建文公祠堂於金山，十二月，爲記刊於石。

明一統志八十：韓文公廟，舊在金山。

光緒海陽縣志金石略一：鄭仲文公祠記：「至和甲午歲，建文公祠堂，知州事鄭仲，權監押史口，簽判陳口，知縣歐陽景，推官雷應昌落成之。時十二月初吉記。……」右刻在金山南面獨秀峰前，正書。謹按：宋史陳堯佐傳通判潮州，作孔子廟、韓吏部祠。……鄭仲所建，想沿其址。惟王漢以大中祥符間，始開金山，堯佐判潮在咸平二年，核計歲月，尙在其前，當時金山榛莽未闢，或疑未必即有祠堂；然據蘇文忠碑稱韓廟舊址，在刺史公堂後，刺史堂今爲總鎮署，金山正在其後，王漢金城山記所謂「其地逼近廩庫」是也。据此，與輿地紀勝所載合。知蘇碑所稱故祠，蓋即指此，特輿地紀勝稱「韓山祠」，不稱「文公」，差異耳。然輿地紀勝別載「金山亦稱韓山」，象之、宋人，論必有據，金山之稱韓山，必以韓祠得名，則韓山祠即文公祠，亦不足疑也。

宗頤按：郭子章韓公二祠沿革引舊志云：「陳文惠作潮，闢正室東，爲公祠，尋遷於金山」。是韓祠實初在正室之東，而後遷於金山也。按今金山獨秀峰前有鄭仲始建文公祠堂碑，則遷祠者，當爲鄭仲無疑。縣志建置略謂：「堯佐所建韓祠，在金山之麓」；又金石略謂：「鄭仲所建韓祠，乃沿堯佐所建韓吏部祠故

址』，說並未當。余謂：鄭仲所建韓廟，在金山；而堯佐所建者，則在刺史堂正室之東，與金山無關，郭子章所引故志，即其篇證。而蘇軾碑云：『廟始在刺史公堂後，民以出入爲艱』，其所謂公堂後者，當指官署內公堂之後座，以州治所在，故民有出入之難也。王漢金城山記：『金山距州治二百步，而閭闔占其南』。果如縣志所言，韓廟處山麓，則已在郡署之外，民亦何致艱於出入？且王漢以大中祥符六年，始開金山；而堯佐倅潮，則在咸平二年，先王漢已十四年，使堯佐所建韓廟，果在金山，則王漢始開金城山記中，何無一語言及，是又皆可證堯佐所建韓廟，與金山無關也。依上述地址及年代之辨證，知鄭仲所建文公祠，非沿堯佐故址，明矣！又考堯佐建祠，在真宗咸平間，鄭仲建祠，則在仁宗至和間，至和後於咸平，是尤爲鄭仲建祠金山，在堯佐闢正室東爲祠之後之證，與郭子章所引故志『尋遷於金山』事正合。

元祐五年庚午（西曆一〇九〇），知州王滌遷城南七里，期年，廟成，蘇軾撰碑。

蘇軾潮州韓文公廟碑：廟在刺史公堂之後，民以出入爲艱，前太守欲請諸朝，作新廟，不果。元祐五年，朝散郎王君滌來守是邦，……卜地於州城之南七里，期年而廟成。元豐七年，詔封公昌黎伯，故榜曰「昌黎伯韓文公之廟」。

韓江聞見錄卷九：志稱：『宋知州王公滌移刺史公堂

後文公廟於此』。抑余又聞故老云：『王所建廟，在州南七里，今聖者庵也，後燬於火』。

宗頤按：王滌字長源，萊州人，元祐五年知潮州。阮元廣東通志三百三十八宦績錄八，周頌勳乾隆潮州府志三十三宦績并有傳。

又按：王忠文公集二十七，有寄曾潮州詩，其題目略曰：『曾潮州到郡未幾，首修韓文公廟，次建真閣，可謂知化本矣』。曾潮州者何人？集中既未明言，舊府縣志亦不載。攷十朋沒于乾道七年（汪應辰撰墓誌銘云：『乾道七年三月，除太子詹事，……三上章乞致仕，乃詔以龍圖閣學士致仕，命下，而公薨』。据是十朋之卒，正在乾道七年（一一七一），則此詩最少當爲乾道七年以前所作。乾道七年前，潮州郡守曾姓可攷者，有曾密，治平間任；（見阮通志職官表）曾造，乾道元年任；（放生池記：謂『乾道乙酉，守臣曾造來守是邦』，乙酉，即乾道元年）。曾汪，亦乾道間任，在曾造之後（周府志職官表，列曾汪於宋敦書之前，敦書，乾道七年任知府，據是，汪任知府，當在七年以前也。阮通志職官表：汪，乾道七年任廣東東路轉運使。疑汪即以潮州軍州事，轉官轉運使也）。楷，爵里及治績無攷。造，贛州人，其在潮政績，惟順治潮州府志官師部載其曾建放生池而已。汪，則以首勸廣濟橋墩著名。三人者，府縣志皆無傳，其修韓祠事，未由詳悉。曾造，放生池記稱其『來蒞茲邦，政事條舉，期年而治』。與此詩題所云：『到郡未幾，修韓廟，建真閣，可謂知化本』者頗相合：然遍檢忠文公集，絕無與曾造往復之文，苟謂十朋所贈詩之曾潮州爲造，則殊無確證。至于曾汪，

則十朋集中有會知郡汪答書二通（見卷二十，及二十三）。其一云：『昔游官於樂成，最留心於鄉校』，又云『龍虎成名，功實歸於常袞』。隱然以會汪治績，比之常袞退之。雖不明言其書寄汪於何處，以是語推之，當為汪在潮州時，十朋與往復之札也。唯汪在潮，曾否重修韓廟，亦迄無實證。謹誌疑於此，以俟博識者詳考焉。

又按：詩題所謂『首修韓廟』者，當即指修王滌所擬城南祠，蓋其時韓山祠猶未建也。

淳熙十六年己酉（西曆一一八九），知州丁允元又遷於韓山。

郭子章韓公二祠沿革引三陽志：淳熙己酉，丁允元以溪東之山，乃韓公登覽之地，手植木在焉，乃建廟於其地。

劉克莊潮州修韓文公廟記：淳熙己酉，丁侯允元又徙韓山夷石為廟。

明一統志八十：韓文公廟，……宋遷韓山，封文公為昌黎伯，賜額『忠佑』。

宗頤按：丁允元，字叔中，（一作牧仲），常州人，淳熙中，以忠諫謫潮州。阮通志二百三十八宦績錄八，周府志三十三宦蹟并有傳。

慶元五年己未（西曆一一九九），知州沈杞建盍簪亭於州南七里韓祠故址。

光緒海陽縣志二十六古蹟略一：盍簪亭在城南書院。謹按：郭子章云：『沈杞即墟剏亭』，其稱曰『墟』，蓋指州南七里之故址也。

宗頤按：沈杞，字廷幹，常州人，吳穎順治潮州府志四官師部有傳。據阮通志十六職官表七，杞實於嘉泰年間；知潮州軍州事。

淳祐三年癸卯（西曆一二四三），知州鄭良臣因盍簪亭地改祠堂，建齋舍，以課諸生，匾曰『城南書莊』。

郭子章韓公二祠沿革：淳熙癸卯，鄭良臣以韓公有功于潮，書院獨缺，相故地而開剏焉。外敞二門，講堂中峙，匾曰『城南書莊』，後堂匾曰『太山北斗』，公之祠在焉。

宗頤按：鄭良臣，福州人，淳祐二年任知州。郭棻粵大記，阮通志二百三十八宦績錄八，吳府志四官師部，周府志三十三宦蹟并有傳。

又按：黃佐嘉靖廣東通志陳圭傳云：『曾新原道堂，扁其前楹曰『書莊』。而吳府志官師部陳圭傳，亦云：『修建原道堂，署曰書莊』。是皆以扁城南書莊者為陳圭，與郭子章韓公二祠沿革所載異。

淳祐五年乙巳（西曆一二四五），知州陳圭即祠址建南珠亭。光緒海陽縣志二十六古蹟略一：南珠亭，在城南書

院，宋淳祐間，知軍州事陳圭建，祠本郡九賢，取韓愈別趙德詩意而名。

宗頤按：陳圭，字表夫，興化人。阮通志二百三十八宦績錄，吳府志四官師部，周府志三十三宦績并有傳。

淳祐十一年辛亥（西曆一二五一），知州劉希仁以韓山之韓祠，地濕屋老，捐俸倡修，屬郡文學呂大圭掌其事，已而去官。

寶祐元年癸丑（西曆一二五三），季秋，新廟落成。

劉克莊潮州修韓文公廟記：淳祐辛亥，劉侯希仁……屬郡文學呂君大圭修廢，捐俸楮三千以倡。俄而劉侯去，衆曰：『役鉅費闕，且奈何！』會臬使吳侯燧，行部全侯昭孫至郡，各助楮二千。倅樊君應亨，海陽令王君衍翁各半之。仕於州，與游於校者，皆有助。呂君又裨以俸金，自門及奧，輪奐新美，柱若壁之用土木者，皆易以石，糜楮四萬。以寶祐初元季秋落成。

宗頤按：寶祐元年新建韓山韓文公廟，據劉克莊記，倡修者劉希仁，佐其事者呂大圭外，尚有臬使吳燧，上閣外補全昭孫，臨川樊應亨，溫陵王衍翁諸人。劉希仁，全昭孫里籍俱無攷。阮通志十六職官表七，僅載其淳祐間曾知潮州軍州而已（周府

志職官表有希仁，而無全昭孫。樊應亨，阮通志周府志職官表，皆云『撫州人，淳祐間，官潮州通判』。王衍翁，呂大圭，據潮州西湖山石刻陳燾題名，皆清源人，呂又名圭叔；王又名宏通（按阮通志周府志職官表，宋海陽縣令有王衡翁，寶慶間任。光緒海陽縣志金石略，寶祐甲寅陳燾題名按語云：『王衡翁，見阮志職官表，惟載衡翁寶慶中知海陽縣事，寶慶無甲寅，據此知甲寅，乃寶祐二年，阮表誤也。當從石刻訂正』（按縣志卷九職官表一，仍列衡翁於寶慶間，又卷三十三列傳一，據雍正海陽縣志亦謂衡翁寶慶間任，修南隄，與按語乖違，同一書中，而矛盾至此，可異也）。縣志以衡翁爲知縣，當在寶祐年間，語甚明覈。予按湖山原刻，所署年號，正作寶祐甲寅，而王衡翁乃作王衍翁，縣志作衡翁寶慶，潮州西湖山志亦依縣志作衡翁，未能辨正，今附爲攷核，俾後之修縣志者據改焉。至吳燧，舊志皆無攷，據此記，可補其闕。

元至元十五年戊寅（西曆一二七八），州南韓廟，經兵燹，亭院無存。

二十一年甲申（西曆一二八四），重建韓山書院，祀孔子及諸賢，而以韓祠附。

吳澄潮州路韓山書院記：愈謫潮州刺史，其後潮人立廟以祀。宋元祐間，廟徙州城之南七里。……皇元奄有此土，室屋灰燼于兵，至元甲申，韓山書院重興，即廟之故址，爲先聖燕居，先師寤，廊，沂，鄒

四國公侍，而韓子之專祠附。

宗頤按：郭子章韓公二祠沿革云：「至元戊寅，兵火後，亭院無遺，迨二十一年甲申，復建書院，山長以一員主之，尋立天子燕居室於公祠之前。」所言至元間重建韓祠之始末如此，而未言建者為何人也。唯下文云：「城南祠，元至元間郡守王用文創祀，則似建者為王用文。考明史陳友定傳，用文蓋王翰字，仕元為潮州路總管。周府志職官表，王翰為潮州總管，實在至正二十五年，郭氏以王用文為官在至元，殊誤。是說，光緒海陽縣志曾辨之。」

泰定三年丙寅（西曆一三二六），郡長亞中馬合馬委教授何民先重建韓山韓祠。

郭子章韓公二祠沿革引古三陽志：淳熙己酉，丁允元又遷於州東韓山之麓。慶元丁巳，賜今額。己未，進封公爵。泰定三年，郡長亞中馬合馬委教授何民先重建。

宗頤按：亞中馬合馬，潮州舊府志無收，據此可補其闕。何民先，泰定間，潮州府教授，見周府志三十一職官表上。

至順二年，辛未（西曆一三三一）夏，總管王元恭（宗頤按，阮通志作允恭）以州南韓祠營繕多缺，命韓山書院山長陳文子計其費，撤舊構而新之，五月經始，九月落成。三年壬申（西曆一三三二）七月，臨川吳澄為之記。

吳澄潮州路韓山書院記：至順辛未夏，總管王侯至

（宗頤按：此文錄自光緒海陽縣志三十一金石略二。查同書十九建置略三，亦有此文，于此句下多「借其長阿里涉，其武師賴哈爾協謀」十四字），命山長陳文子計其費，爰撤故構，新韓祠，燕居，位置相直，寬袤齊等，後有深池，廣十丈許，春土實之，建講堂其上，匾曰「原道」。……夏五月經始，九月落成，海陽縣長忻都實董其役。

郭子章韓公二祠沿革：至順辛未夏，郡守王元恭議改新祠，遷公像於燕居堂之後，以天水先生趙公德，文惠陳公堯佐坐堂上，左右配享。兩廡之東西，則以前代賢守王滌，李邁，丁允元，廖德明，鄭良臣，林壽公，陳圭從祀，所以表有功也。書院之前，復創故南珠亭，祀本郡九賢，所以崇有德也。書院後，有池廣十餘丈，深亦丈餘，復僦工填塞，建堂於其上，扁曰「原道」。堂之兩廡，闢二齋，西曰「由道」，東曰「進德」，以為諸生肄習之所。董是役者，海陽宣差忻都，山長陳文子，直學郭宗蘇。

宗頤按：王元恭字敬居，蠡州人，至順二年為潮州總管，阮通志二百四十一宦績錄十一有傳。忻都，大德間任同知，見周府志



三十一職官表上，陳文子，郭宗蘇，舊志無考。

又按：光緒海陽縣志十九建置略三：稱：『韓山書院，至順四年總管王元恭拓建』。致至順止三年而已，縣志謂四年，殊誤。

至正十二年壬辰（西曆一三五二），城南韓山書院燬於火，祠亦廢。

宗頤按：劉嵩重建韓山書院記略：『韓山書院，故在城南外七里許，至正壬辰火，遺址鞠草，名存實亡』。致王元恭所構韓祠在書院之內。書院既燬，祠亦必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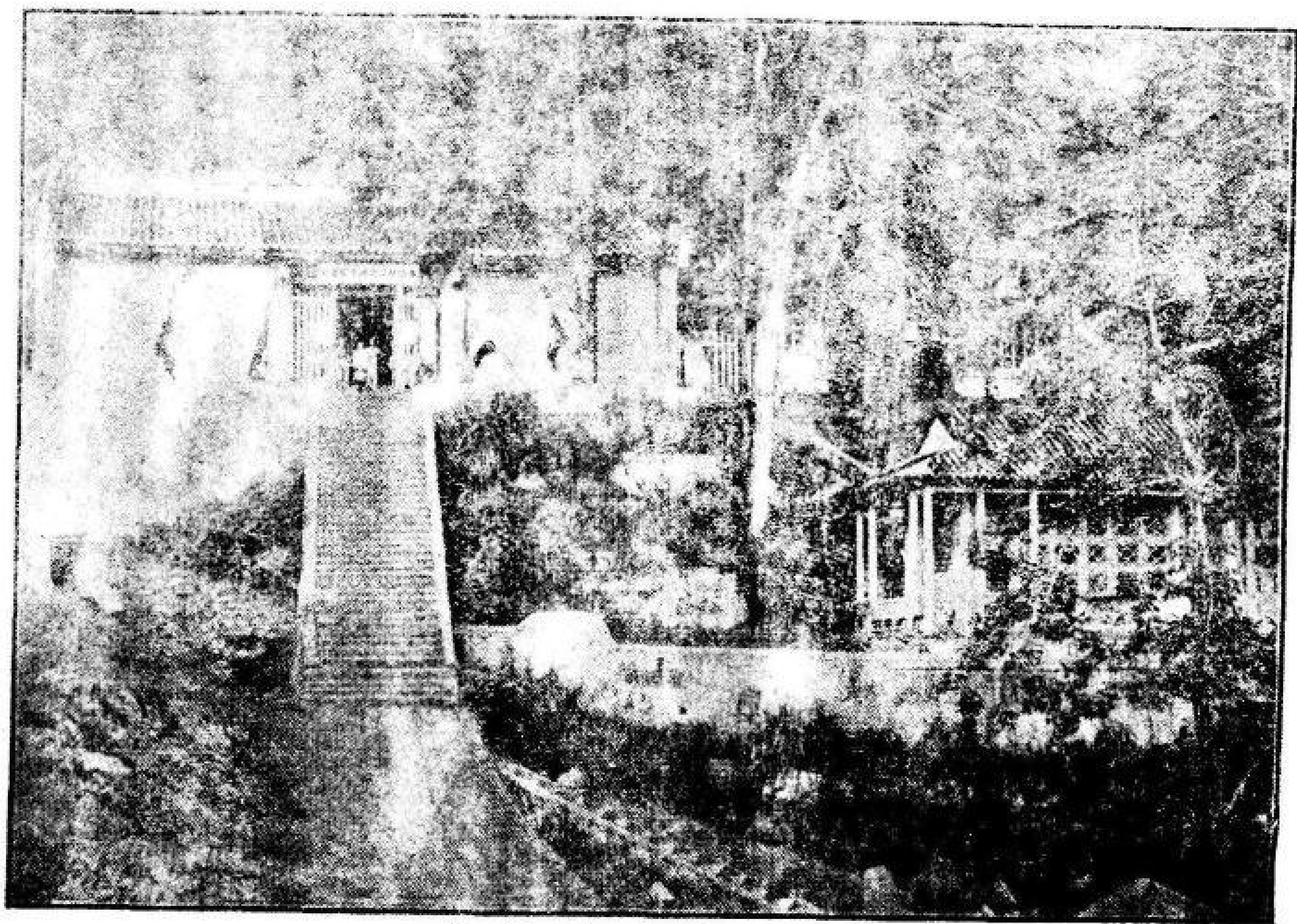
至正二十六年丙午（西曆一三六六）冬十一月，總管王翰遷州南七里之韓祠于城之大隱庵，明年春正月落成，晉安劉嵩爲記。由是州南七里之韓祠遂廢。

劉嵩重建韓山書院記略：丙午歲，靈武王公以江西省左右司郎中兼郡守事，追修故典，相其地非禮法之所，乃燬城西大隱庵而遷焉。經始是歲冬十一月，迄工明年春正月。

宗頤按：王翰廬州獨山人，至正二十五年任潮州路總管，事蹟見明史陳友定傳，阮通志二百四十一宣績錄十一，周府志三十三宣績。據劉嵩記略，王翰重建書院，贊之者有同知駱希仲，通判遂文約，推官周泌，經歷黃莊，黃英，知事趙祐，教授林仕猷，太史元學賓戴世昌，山長吳期諸人。

又按：郭子章韓公二祠沿革云：『城南祠，至元間郡守王用文，祀韓文公，趙大水先生，陳文惠公』。郭氏誤王用文于奎元

仕潮，辨已見前。至稱其祠韓文公廟，光緒海陽縣志金石略二，言：『其云「祠祀」者，以由州城南始遷大隱庵故也。若仍故



韓山韓文公祠圖

址，安得云淵？按自王翰新建韓祠于大隱庵，而州城南七里之韓祠遂廢。然大隱庵之請，仍名城南，故人每以與州南七里之祠混，如憚敬即其例也。

又按：光緒海陽縣志十九建置略三：「王翰遷書院於大隱庵，

在至正三十四年。致至正僅二十八年，縣志謂三十四年，殊誤。自此以後，潮州府韓祠，僅有「韓山」「城南」兩處而已。

# 蒙藏旬刊

第一二六期

民國二十五年十一月十五日出版

## ● 目 要 ●

- 釋「門棋中之卒棋」.....門之飛
- 宋哲元克保令譽.....
- 綏遠問題.....
- 西康的幾個習慣法.....
- 錫林果勒盟的一瞥.....
- 哈爾濱之輪廓畫.....
- 日本對「滿」移民.....
- 察省張北縣素描.....
- 雪心室邊事閒話.....
- 邊事紀要.....
- 國內外時事動向.....

第一二七期

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一日出版

## ● 目 要 ●

- 告受敵人威脅利誘的中國人.....門之飛
- 百靈廟克復以後.....
- 青海之農牧問題.....
- 邊省采風錄.....
- 劫後之西康概況.....
- 拉卜楞剪影.....
- 額旗目勢力之深入.....
- 塞北禮漫談.....
- 首都祝壽的一位珍客.....
- 如何捍衛綏邊.....
- 蒙藏回學生升學補助辦法.....
- 蒙藏委員會告國內各民族書.....
- 雪心室邊事閒話.....
- 邊事紀要.....
- 國內外時事動向.....

社址：南京絨莊街六十二號

# 制言

第三十三期

一月十六日出版

## ● 目 要 ●

- 書唐隱太子傳後.....太炎先生遺著
- 周易馬氏傳輯證.....沈澌民
- 讀公孫龍子札記.....陶小石先生遺著
- 觀物化齋閒話.....但植之
- 老子古微.....繆 棻
- 說文借體說.....潘重規

- 呂氏春秋策校補遺.....將維喬
- 吳都文粹校記.....沈延國
- 前長江巡閱使譚君墓誌銘.....趙善詒
- 龍研仙先生墓表.....潘承弼
- 王先生傳.....太炎先生遺著
- 蕪春黃先生遺詩.....太炎先生遺著
- 孫至誠.....孫至誠
- 孫世揚錄.....孫世揚錄

定價：每期零售二角 預定半年十元 二期二元二角 全年二十四元 發行：蘇州錦帆路五十號章氏國學講習會

# 漢口商業

月刊

第一卷 第八期

## 要 目

- 特 載 漢口工商業市況調查之意義.....陳紹博
- 論 文 我國目前的糧食問題.....仲 尹
- 漢口捲烟商業之狀況.....程 序
- 工商調查.....

## 商場言論

- 1. 絲繭行業 2. 豬行業 3. 圓木油桶業 本社調查部調查
- (一) 店員的修養問題.....克 明
- (二) 怎樣接待顧客.....海 波
- (三) 印刷業之回顧與前瞻.....信 孚
- 商業講座.....
- 經濟名詞釋義(續).....通 濟

零售每册一角 全年一元 全國各書店均有代售

# 契丹可敦城考

松井著  
馮家昇譯

契丹興於東部蒙古，在東併滿洲，南侵中國北部以前，曾西經外蒙而遠征天山。遼史（太祖紀），天贊三年（九二四年）太祖西征，遣兵踰流沙，拔浮圖城，盡取西鄙諸部，降甘州回鶻。浮圖城常即唐代有名之可汗浮圖城。可汗浮圖城，見唐書（卷二一〇）阿史那社爾傳。同書（卷二二七）高昌傳，貞觀十年侯君集平高昌，西突厥葉護 Jabgu 可汗屯可汗浮圖城來降，以其地爲廷州。廷州（庭州）即唐之北庭大都護府治所，爲瀚海軍（唐書卷四〇地理志）。耶律楚材西游錄，別石把 Bishbalik 有唐碑，所謂瀚海軍也。歐陽玄高昌傳（李文田耶律楚材西游錄注引）北庭今名別失八里城 Bishbalik 也。別失八里（別石把）雖有謂今烏魯木齊 Urumchi 之說，但西域水道記（卷三）烏魯木齊東北濟木薩（Chimsar 保惠城）之北二十餘里有護堡子破城，唐之金滿縣（北庭都護府治）殘碑，唐造像碣，元造像碣在焉，則元之別失八里在唐北庭都護府治，即西突厥可汗浮圖城也。契丹太祖西征時，略取之浮圖城即唐代可汗浮圖城，當時契丹威力及於天山東

邊，由甘州回鶻之歸服可以知之。其後至聖宗時，契丹強盛，天山以東悉畏其威，太祖以來契丹境及西部蒙古。其經略始末俟諸異日，今止考定其經略西方之要地可敦城。

欲考可敦城之位置，先有提示遼史（卷三七）地理志（上京道邊城防）左記三條之紀事之必要。

- （一）鎮州建安軍節度，本古可敦城，統和二十二年<sup>1</sup>皇太妃奏置，選諸部族二萬餘騎充屯軍，專捍禦室韋羽厥等國。凡有征討不得抽移，渤海女直漢人配流之家七百餘戶，分居鎮防維二州。東南至上京三千餘里。

維州刺史

防州刺史

- （二）河董城，本回鶻可敦城，語訛爲河董城，久廢，遼人完之以防邊患。高州界女直常爲盜，劫掠行旅，遷其族於此。東南至上京一千七百里。

(三)皮被河城，地控北邊，置兵五百於此防托。皮被河出回紇北，東南經羽厥，入臚胸河，沿河董城北，東流合沱瀝河入于海。南至上京一千五百里。

據右三條所記而求可敦城之位置，沈垚似稍詳密，不可不知。其說見于西遊記金山以東釋（連筠移叢書皇朝藩屬輿地叢書所收），蒙古遊牧記（卷七上謝圖汗條）亦引用之。按

西遊記乃長春真人隨蒙古成吉思汗西征時之紀行也。沈垚西遊記陸局河（今之 *Kerulen*）西行，見契丹故城二所，與張德輝塞北紀行翁陸連河（同前）西行，見契丹故城二所，謂契丹可敦城即契丹故城。今將西遊記及塞北紀行之紀事揭左，沈垚之見解一並介紹焉。

西遊記曰：『抵陸局河……竝河南岸西行，行十有六日河勢繞西行山去。……又行十日漸見大山峭拔，從此川西漸有山阜。……又四程西北渡河（今 *Tula* 河之支流 *Kharukha* 原）（*Bretschneider, Medaevaival Researches from Eastern Asiatic Sources Vol. I pp: 52-55*）乃平野，其旁山川皆秀麗，水草且豐美。東西有故城，基址若新，街衢巷陌可辨，制作類中州。歲月無碑可考，或云契丹所

建；既而地中得古瓦，上有契丹字，蓋遼亡，士馬不降者西行所建城邑也。』塞北紀行（沿翁陸連河西行後紀事）曰：復臨一河，深廣，深皆翁陸連之比……其水始西流，深急不可涉，北語云渾獨刺（今之 *Hing* 河），漢言圍兒也。遵河而西行一驛，有契丹所築故城，可方三里，背山面水，自是水北流矣。自故城西北行三驛，過鼻兒紇都（*Radloff 蒙古考古圖 (Atlas der Alterthümer der mongoli)* 中踏查地方圖謂 *Tula* 河左岸一支 *Kharukha* 河之南岸有 *Burdugue* 者是也），又經一驛過大澤泊，（似即 *Orkhon* 河右岸之 *Tighei Nor*），周迴六七十里，北語謂吾誤竭腦兒。自泊之南而西，分道入和林城（喀喇和林今之 *Orkhon* 右岸額爾德尼招 *Erdeni-Tso*），相去約百里，泊之正西有小故城亦契丹所築也。

沈垚參照右之紀事稍為詳細考證，次下三條之結論曰：（一）西遊記所謂之東西故城與塞北紀行所見之二故城同。（二）西遊記之東故城是塞北紀行沿獨刺河西行一驛之故城；西遊記之西故城是塞北紀行位于吾誤竭腦兒正西之故城。（三）此西故城非遼之鎮州（可敦城），或尙在西。今先論西遊記與塞北紀行之二故城，覘其果否相同，然後將其可敦城求得之可否論之。

塞北紀行所見之二契丹故城，查 Radloff 蒙古考古圖

(附圖 A 踏查地方圖及第八十二枚) Ughai Nor 西，Orkhon 與

Kokshin-Orkhan 之間稱 Dashin dzil (亦作 Tainshin) 者有

故城，即塞北紀行所謂吾誤竭騰兒正西之契丹故城也。

又 Tula 河初北曲之左岸有一無名故城，似爲紀行『自

是水北流矣』之契丹故城。但西遊記所見今之 Kharukha

東西二故城，與右二故城距河過遠，故不得不別求其所

在。查 Radloff 蒙古考古圖 (踏查地方圖) Kharukha 河與

Tula 河合流點之西南約十里 Kharukha 河北岸之地稱曰

Dolena suchzi 有故城。又 Orkhon 碑文考 (Inscriptions de

l'Orkhon recueillies par l'Expédition Finnoise) 附圖，於右

故城對岸，注一故城，而不示其名。然 Grano 之「南西

伯利亞及西北蒙古旅行考古學的觀察」 Archäologische

Beobachtungen Von Meiner Reise in Südsibirien und der

Nordwestmongolei im Jahre 1909, S. 64-67 則詳述此故

城。此故城因 Paderin 氏爲世所知，Jadrinzett 及 Radloff

調查之，據 Radloff 氏謂此故城呼曰之 Kharukhayin-

Khara-Balgasun。蒙古考古圖 (第六十三枚至第六十五枚)

載其平面圖及寫景圖，但在踏查地方圖不明記其地

點，實爲遺憾。然考 Orkhon 碑文考附圖及 Grano 旅行  
記附圖 (第三枚)，Kharukhayin-Khara-Balgasun 似在  
Dolona Suchzi 故城對岸。由是言之，則西遊記所謂之東  
西故城當即今之 Dolona Suchzi 故城及 Kharukhayin-  
Khara-Balgasun 故城矣。西遊記所見之契丹故城與塞北  
紀行所見之契丹故城不同相，沈垚認爲相同，殊不可  
據。然則契丹可敦城與紀行所見之契丹故城亦可比定  
乎？觀下所說自明。

遼史 (卷九三) 蕭圖玉傳『開泰元年七月石烈大師阿里  
底殺其節度使，西奔窩魯朶城，蓋古所謂龍庭單于城  
也。已而阻卜復叛，圍圖玉于可敦城，勢甚強，圖玉使  
諸軍齊射之，屯于窩魯朶城，』是可敦城與窩魯朶城相  
近，誠如沈垚之說。遼史 (卷二) 太祖紀：『天贊三年大  
舉征吐渾黨項阻卜等部……八月乙酉至烏孤山，甲午次  
古單于國，九月丙申朔，次古回鶻城，勒石紀功……甲  
子詔龍關過可汗故碑以契丹突厥漢字紀其功，』是古回  
鶻城今之 Orkhon 河左岸廢址。Khara-Balgasun，龍關過  
可汗即其地，回鶻斷碑之毗伽可汗 Bilgä Kagan，古單  
于國與前指之龍庭單于城爲同地。要之，可敦城與古回

鶻城龍庭單于城三地相距不遠，其中古回鶻城爲今之 Khara Balgasun，其他二城，想亦在今之 Orkhon 河上也。

龍庭之名見於元代，元史（卷一）太祖紀：三年戊辰春，帝自至西夏，夏避暑龍庭。同書（卷二）太宗紀，四年帝還龍庭，九年冬幸龍庭，遂至行宮。皇元聖武親征錄：上即滅汪可汗，是冬，大獵於帖麥該川，宣布號令，振旅龍庭。戊辰春至自西夏，夏避暑於龍庭，庚午夏，上避暑龍庭。高寶鈴元祕史李注補正（卷一四嶺北條下）『太宗七年春遂城和林，作萬安宮，和林建都始太宗，非由太祖矣。……築城建都雖曰太宗，而行宮之駐蹕則自太祖以來固已久矣。祕史曰回至嶺北，本紀曰帝還龍庭。太祖本紀三年戊辰夏，避暑龍庭，蓋即其地。耶律鑄雙溪集詩注云龍庭在和林北百里，則當在塔米爾河之北』云云。觀元史太宗紀和林與龍庭別書，雙溪集詩注龍庭在和林北百里，則當於相異之地考之。龍庭在和林北百里，今從 Ughai Nor 湖西契丹故城至和林百餘里，若併考之，則龍庭似在今 Ughai Nor 湖附近也。和林即 Kara-Korum 故址，Orkhon 右岸，今 Irdeniso ughei Nor 中間。Kokshin-Orkhon 東 Koshu Tsaidam 湖傍有

突厥毗伽可汗 Bilga Kagan 及闕特勤 Kiri Tegin 墓碑及數團墳墓，此由 Orkhon 碑文考蒙古考古圖爲世普知者也。元來 Orkhon Yula 兩河上流之地爲民族發達之根據地，極占地利之宜。突厥蒙古二大民族實據此而勃興焉。由上述之次第，Koshu Tsaidam 湖附近適當此地之中心，知爲可注意地點之一也。故龍庭想來即在 Ughai Nor 附近，若嚴密言之，在此湖南 Koshu Tsaidam 湖附近，則更適當。龍庭之名義如何，尙有考之必要。

史記（卷一〇）匈奴傳：『歲正月諸長小會單于庭祠，五月大會龍城，祭其先天地鬼神』，龍城，注引索隱云『漢書作龍城，亦龍字。崔浩云西方胡皆事龍神，故名大會處爲龍城。後漢書云匈奴俗歲有三龍祠，祭天神』。龍城即龍庭，意義同。漢人尊龍之思想傳入，故以重要之集會地呼爲君主所在地。水經注（卷一四）『慕容皝以柳城之北龍山之南福地也，使陽裕築龍城。十二年，黑龍白龍見于龍山，皝親觀龍去二百步，祭以太牢，二龍交首，嬉翔解角而去。皝悅大赦，號新宮曰和龍宮，立龍翔祠于山上』。是亦因龍而設地，與匈奴龍城有同樣之意義。夫匈奴大會處呼曰龍城，似不僅指

居陰山時之地，後爲漢武帝所破，遁去漠北後，亦有名龍城者，此見前漢書（卷九四上）匈奴傳。匈奴去漠北後，其根據地想亦爲今之 Orkhon 及 Tula 流域，而遼史所謂之龍庭單于城或非指古匈奴龍城遺址歟？考突厥據匈奴故地，占 Orkhon 流域，今之 Kosho Tsaidam 湖附近，想與突厥之由緣甚深。古匈奴大會之地龍城即龍庭，似不妨推定在是湖之附近。Kosho Tsaidam 湖與 Dzhel Nor 湖相近，龍庭之位置雖不能確指，前者之附近後者之附近似無大差。因龍庭之名義與突厥故蹟之關係，於 Kosho Tsaidam 求之可也。况雙溪醉隱集謂龍庭在和林北百里，似亦未必盡在 Dzhel Nor 湖也。遼史龍庭單于城呼爲窩魯朶，已如前述。遼史（卷三）營衛志『居有宮衛謂之幹魯朶』，並記遼代之十二幹魯朶。幹魯朶與蒙古語 Ordo 均同系之語，義爲宮。遼史於古龍庭呼爲窩魯朶，似遼代猶知其爲古代民族之根據地也。夫古回鶻城龍庭單于城可敦城三者相距既不遠，則古回鶻城在 Orkhon 左岸 Kara Balgasun，龍庭在 Orkhon 河東之 Kosho Tsaidam 湖附近，而所餘之可敦城必在 Orkhon 河流域，亦於是以察知。故予推察張德輝紀行

所見之 Dzhel Nor 湖西契丹故城即爲可敦城，於某點承認沈垚之說爲是也。今假定故城爲龍庭單于，則所想像者當如何？張德輝旅行時，道經蒙古，而初負有盛名之龍庭不及一言，單記契丹故城；又道經同地之長春真人紀行亦不言及，不亦可怪乎？蓋張德輝謂爲契丹故城者以有文字存在，因是斷爲契丹時代之故址而非龍庭。要之：此假定如成立，則湖西故城非龍庭可知。但如推察其爲契丹時代之可敦城，則於其他紀事尙有注要之必要。

遼史（卷三七）地理志（上京道邊城防條）：『皮被河城，地控北邊，置兵五百於此防托。皮被河出回紇北，東南經羽厥，入臚胸河，沿河董城北，東流合沓瀧河入于海。南至上京一千五百』，同志同條：『河董城本回鶻可敦城，語訛爲河董城』云云，由是可知河董爲可敦城之音轉。其文固爲推定可敦城位置之絕好材料，但文之解釋有不少困難。先考羽厥之住地。羽厥亦作于厥里，（遼史卷三天顯二年條，卷四六屬國大部族條等）亦作于厥，其例見于遼史者甚多，于骨里（遼史卷一太祖七年八年條）亦同。五代史（卷七三）引胡嶠陷虜記曰：『（契丹）西即突厥回紇，

西北至嫺厥律……地苦寒，水出大魚，契丹仰食；又多黑白黃貂鼠皮，北方諸國皆仰足。其人最勇，隣國不敢侵。又其西轄戛……」，文中嫺厥律即于厥里亦即羽

厥。其住地當突厥回紇之北，轄戛 Nirghiz 之東，Mar-quart (Hransahr, S. 54) 謂在今 Batal 湖。次臚胸河，一般謂即今之 Kerulen，張德輝 紀行北語云翁陸連，漢言

臚胸 (即臚胸) 河也。臚胸之名遼史始見 (卷八保寧三年條，卷一五開泰四年條，卷三七地理志上京道等條)，金史 (卷二四) 地

理志臨潢府 長泰縣 條：『其北千餘里有龍駒河，國言曰喝必刺』，龍駒亦臚胸之異譯。考皮被河在今 Kerulen

北，東南流會 Kerulen，相當今之何水，甚難看出；或東南為東北之誤，今之 Orkh 歟？然河董城位于今之黑

龍江上流沿岸，於地理甚不合。又皮被河與臚胸河合後，東流入沱漣河，其位置亦不明。今嫩江右岸支流有

洮兒河，唐代曰它漏河，遼代曰他魯河，又曰撻魯河，金代曰撻魯古河，元朝祕史 (卷一三) 曰討活兒河，與右

之沱漣河相同，即指今之洮兒河。但臚胸河東流是河，於地理亦不甚妥當。或今之洮兒河經嫩江入松花江者

歟？抑今 Kerulen 河黑龍江與松花江相合者歟？然如此

似又未免過於曲解。或遼代 Orkh 河與洮兒河相連，因而誤解歟？然此說亦過於臆測也。要之：關於河董城之紀事難解之點甚多，欲求解決，非由別途不可。

予以爲關於皮被河城文中之臚胸河，非今之 Kerulen 河，疑指別河。遼代於今之 Kerulen 河呼臚胸河外，亦呼曰獵水。遼史 (卷六四) 百官志 群牧司 條有漠北 獵水 馬羣 太保，

又見于同書 (卷一〇一) 蕭陶蘇幹傳。金史 地理志 (前引) 龍駒河一曰喝必刺 (必刺義爲河，自烏得士謂 Turk 語龍駒曰 Kara Bair，喝是 Kara 音譯)，與遼史 獵水 同音異譯之文字由此不

難察得。龍駒之爲 Kerulen 前有所述。契丹國志 (卷一三) 景宗 蕭皇后 傳『齊妃 頭兵 三萬屯 西部 臚胸 兒 河 闊 馬』，

則臚胸 兒 河 有馬 群 牧 場 可以推知。臚胸 兒 (即 Kerulen) 與獵水 蓋爲同一之河名，亦愈明白矣。今之 Kerulen，遼

代或稱臚胸，或呼獵水。而臚胸之名於遼代必不僅指 Kerulen；在或者場合，不可不想像 Kerulen 以外漠北之

河也。由是言之，前皮被河城條所見之臚胸河非 Kerulen，指今之 Orkhon 河；沱漣河爲今之 Tula 河；皮被河爲

今之 Tamir 河，如此似於地理上似爲順當。右三河相合

今之 Tamir 河，如此似於地理上似爲順當。右三河相合



後所入之海，亦必今之Baikal湖也。『皮被河東南經羽厥』之文，使羽厥之位置甚明，殆在Baikal湖南廣漠之地之解釋近似。誠如是，則皮被河與騰胸河合，北流河董城，更合沱灤河，又與今Orkhon之Tamir合，傍流Dzheleznor湖西契丹故城之傍，更會Ting。如是，則於地理合矣。右之契丹故城可比定爲河董城，其與龍庭單于城及古回鶻城位置之關係亦大體可以說明矣。要之：今之Ting河與Orkhon河之間地方之契丹故城，有數處在元代尙知之，如鎮州之可敦城及其管轄之防州，維州故址均在此處，特於防州，維州之位置不能詳耳。

本稿開頭將遼史之紀事揭出，鎮州之可敦城東南至上京三千餘里，回鶻可敦城之河董城（同敦城）東南至上京千七百里，則二可敦城之非一，甚爲明白。鎮州之可敦城之位置既考定如前，今論他二可敦城。

遼史（卷九一）耶律唐古傳『先是築可敦城以鎮西域諸部，縱民畜牧，反招寇掠。重熙四年上疏曰：『自建可敦城已來，西蕃數爲邊患，每煩遠戍，歲月既久，國力耗竭。不若復守故疆，省罷戍役，不報』。此可敦城爲鎮撫西域而設，去遼僻遠，二可敦城之一即指此。遼史

（卷一〇三）蕭韓家奴傳：『及城可敦，開境數千里，西北之民徭役日增，生業日殫，警急不能救，叛服亦復不恆，空有地之名，而無得地之實。若貪土不已，漸至虛耗，其患有不勝言者。（中略）今宜徙可敦城於近地』，亦指右之可敦城而言。遼史（卷三〇）耶律大石率鉄騎二百宵遁，北行三日，過黑水，見白達達詳穩牀古兒，牀古兒獻馬四百，馳二十，羊若干，西至可敦城，駐北庭都護府』。此可敦城正遼代鎮撫西域之可敦城。今將大石西奔與可敦城之關係作一考察，則可敦城之位置判然矣。

耶律大石西奔，契丹國志（卷一九）大實傳云：『大實深入沙子，立天祚之子梁王爲帝而相之。女真遣故遼余觀帥兵經略，屯田于合董城（城去上京三千里），大實遊騎數十，出入軍前，余觀遣使打話退。沙子者蓋不毛之地，皆平沙廣漠，風起揚塵，至不能辨色。或平地頃刻高數丈，絕無水泉，人多渴死。大實之走凡三晝始得度』。松漠紀聞所載亦同。大金國志（卷一四）：『正隆元年二月，令婆隆敦爲左都監帥令經略，田于曷董城。……曷董城去上京三千餘里。遼既亡，林牙大實亦降。大實小名，

林牙猶翰林學士也。……大實宵遁……深入沙漠，立天祚之子梁王爲帝而相之。合董曷董皆可敦之異譯，耶律大石過此西奔，金人追大石屯田於此。若考此地位置，預先有考究黑水與白達達之必要。

耶律大石爲金軍所擒之地點，據金史（卷二天輔七年條及卷二二粘割韓奴傳）在龍門東二十五里。龍門遼史（卷四一）地理志（西京道），龍門縣（金之德興府龍門縣）有龍門山原爲遼奉聖州之屬縣。讀史方輿紀要（卷一八）：『龍門山在雲州堡東北五里，即右所說之龍門山。雲州堡在今赤城縣北，當長城關門之獨石口南。耶律大石於龍門之東爲金軍所捕後，金史（卷二二粘割韓奴傳）云：『既而亡去，不知所往』，而不叙其亡去之由來。契丹國志（卷一九）大實傳曰：『大實（即大石）既降女真，與大將粘罕爲雙陸戲，爭道相忿。粘罕心欲殺之而口不言，大實懼。及既歸帳，即棄其妻，攜五子宵遁。』當時金將粘罕（即宗翰），據契丹國志（卷二天祚紀下），駐雲中今大同縣從事追擊遼天祚帝，耶律大石與粘罕爭而出奔，似亦居大同時事。然則黑水必在大同之西有名之河也。

今甘肅省西北額濟納海即古居延澤，有額濟河入

焉。額濟納海，大清一統輿圖稱爲居延海，額濟納河西有托賴河與坤都倫河入居延海。西域水道記（卷三）額濟納河今謂之黑河，又曰張掖河。蒙古游牧記（卷一六）額濟土爾扈特部條，何秋濤補注曰：『秋濤按：額濟內，今作額濟納，舊作亦集乃。』（元史卷六地理志有亦集乃路），明一統志，張掖河在陝西行都司城西十里；流入亦集乃界。行都司志張掖河原名黑河；北入亦集乃界。又按孔氏尙書正義云：『按酈道元水經，黑水出張掖，南流至燉煌，過三危山，南流入於南海』。胡氏謂曰：『案山海經灌湘之山又東五百里曰雞山，黑水出焉，而南流注於海。雞山不知在何郡，郭璞無注，而孔疏引水經，以爲出張掖之雞山，檢今本無此文，蓋其書有散逸耳。』太平御覽引張掖記曰，黑水出縣界雞山，亦名元圃。昔有城女，蕭欽浴於元圃之水，即黑水也。據此，則雞山當在甘州張掖縣界，漢爲樂得縣地，今陝西甘州衛西有張掖河，即古羌谷水，出羌中，北流爲張掖河，合弱水東北入居延海，俗謂之黑水。此水並不經三危入南海，安得以此爲禹貢之黑水也。『秋濤按：此黑河，下流入居延海，仍是弱水所匯之一川耳。水經中，今關黑水篇孔

疏所引，未足爲據也。』禹貢之黑水與弱水雖有詳論，但禹貢之黑水是否即今之額濟納河或張掖河又爲別一問題。今甘肅省西北自古有黑水名河，至後世今之額濟納河亦呼曰黑水，此於右之引文可知。Bretschneider以額濟納河比定爲耶律大石西奔時所見之黑水 (Medeaval Research from Eastern Asiatic Sources Vol. I, p. 212)，予亦同意。

討論黑水及白達達當參照其紀事。宋太平興國六年五月，宋使王延德使高昌時之紀行，見文獻通考（卷二四）高昌傳及宋史高昌傳。其文雖長，但討論黑水與達達實有參照之必要。今揭其文于左：

初自夏州歷玉亭鎮，次歷黃羊，度沙磧，無水，行人皆載水，凡二日至都囉囉族。漢使遇者，遺以財寶，謂之「打當」。次歷茅女嗚子族，族臨黃河，以羊皮爲囊吹氣實之，浮於水；或以橐駝牽水橈而渡。次歷茅女王子開導族，行入六窠砂，砂深三尺，馬不能行；行者乘橐駝，不畜五穀，砂中生草名「登相」，牧之以食。次歷樓子山，無居人，行沙磧中，以日爲占，且則背日，暮則向日，日中則止，夕行望月，亦如之。歷臥梁勃特族，地有都督山，唐回鶻之地。次歷大虫太子族，族接契丹界，界人衣尙錦綉，器用金銀，馬乳釀酒，飲之亦醉。次歷屈地因族，蓋達于于越王子之子。次至達于于越王子族，此九族達韃中尤尊者。又

歷地王子族，有合羅川。唐回鶻公主所居之地，城基尙存；有陽泉之地。傳云契丹嘗爲回鶻牧牛，回鶻徙甘州，契丹遂各爭長攻戰。次歷回鶻族……次歷納職城，在大患鬼魅磧之東南，望玉門關甚近。……凡三日至鬼谷口，凡八日至驛田寺。高昌聞使至，遣人來迎。次歷地名寶莊，又歷六鍾乃至高昌，即西州也。……其王始至，亦聞有契丹使來，使缺唇以銀葉蔽之，謂其王云，聞漢遣使入達韃而道出王境，誘王窺邊，宜早送至達韃，無使久留。……自六年五月離京師，七年四月至高昌……八年春與其謝恩使凡百餘人復循舊路而還。雍熙元年四月至京師。延德初，至達韃之境，頗見其未陷虜者之子孫，咸相率遮迎獻飲食，問其鄉里親戚，意甚悽感，留旬日不得去。延德之所述云。

夏州、大清一統志（卷一八七）謂在陝西省榆林府懷遠縣西，高昌在今天山東端，近於吐魯蕃 Turfan。王延德費一年由夏州達高昌，其經路橫互陝西甘肅二省長城外之沙漠。其中合羅川有黑水之義，正耶律大石西奔之黑水，即今之張掖河（額濟納河），回鶻公主城正大石西奔有關之可敦城。大金國志（卷七），曷董城（可敦城）自雲中由貓兒莊銀甕口北去地三千餘里，盡沙漠無人之境，與今額濟納河地方之地形頗爲相當。突厥與回紇謂其可汗之妻曰可敦 Khatorin，其可汗屢由中國朝廷迎公主以爲妻，則回鶻公主與回鶻可敦意義相同甚明。大石

去雲中即今大同，渡沙漠，往唐代之北庭都護府（見前）之途中必經額濟納河，於地理上爲當然之次第。由王延德紀行觀之，其地爲交通路，於宋代尙沿用甚明。大石大抵取王延德之路線西奔，或於此可以察知？

宋遼關於韃靼之狀況，由王延德之紀行得知。紀行所記，韃靼蓋散居今陝西邊外黃河西迄居延海一帶。所謂九族韃靼亦見遼史（卷四一）『統和二十三年六月韃靼國九部遣使來聘』，與紀行所載相同。契丹國志（卷一九）耶律余覲傳，余覲降金，後叛去，遁入夏國。夏人問有兵幾何，云親兵二三百，遂不納，投韃靼，則韃靼地近西夏也。此事亦見松漢紀聞及大金國志（卷七）元史

（卷六三）地理志（河源附錄）：『思本曰：自洮水與河合，又東北流過達達地凡八百餘里；折而正東流，過達達地，凡七百餘里，折而東南流。河源東北流，所歷皆西蕃地，至蘭州凡四千五百餘里，始入中國；又東北流過達達地，凡二千五百里，始入河東境內』。由此可知達達至元代仍散居於陝西甘肅邊外也。宋黃震古今紀要逸編（據知不足齋叢書本）：『初韃靼與女真同種，皆韃靼之後，其居混同江之上者曰女真；其居陰山之北者曰韃

韃。韃靼之近漢尙能火食者曰熟韃靼；其遠于漢惟事射獵以爲食，逐水草以爲居，視草青爲一歲者曰生韃靼。生韃靼有二，曰黑白，而今盛者曰黑韃靼。黑白初皆事女真，黑韃靼至武沒真叛之，自稱成吉思皇帝。又有蒙古國者在女真東北，金亮時與韃靼並爲邊患，至我嘉定四年，韃靼始併其名號，稱大蒙古國，韃靼于是始大，而武沒真爲韃靼始興之主』。謂以蒙古爲黑韃靼也。黑韃靼略曰：『黑韃靼之國號大蒙古……其主初借皇帝號者，小名曰武沒真，借號曰成吉思皇帝』。又『其殘虐諸國，既破而無爭者，東南曰白韃金虜（女真），西北曰奈蠻（或曰乃滿）』。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卷第二）：『生韃靼者有黑白之別，今武沒真乃黑韃靼也，與白韃靼臣屬于金虜』。蒙韃備錄：『韃靼始起，地處契丹之西北，族出於沙陀別種，初於歷代無聞焉。其種有三，曰黑，曰白，曰生……今成吉思皇帝及將相大臣皆黑韃靼也』。又大金國志（卷二二）於韃靼亦分黑白。要之，韃靼之中有黑白二種，謂蒙古屬黑韃靼爲多。白韃靼元聖武親征錄（成吉思汗滅汪古可汗條）注，何秋濤謂元代之汪古部即白達達（白韃靼），汪古者部落名，白達達者種類名，

此說甚當。同注中又引元史阿剌兀思剌吉忽里傳『阿剌兀思剌吉忽里汪古部人，系出沙陀雁門之後，遠祖十國世爲部長』。據此，則白達達爲沙陀之一種。蒙韃備錄以韃靺爲沙陀之一種，亦可爲參考之一說。雖然，韃靺種族之分黑白兩姓及韃靺與見于元朝秘史之塔塔兒之關係非本文主要題目，今所欲知者僅宋遼代在今陝西甘肅邊外之韃靺部族也。五代史（卷七一）遼靺傳：『遼靺靺之遺族，……別部散居陰山者自號遼靺，當唐末，以名見中國』，則唐末以來陰山爲遼靺所居之形迹，由此可以窺知。耶律大石西奔之際所經過之白達達即右所述之遼靺。白達達本地蓋爲從陰山互陝西邊外之地也。雖遼史本文大石過黑水，會白達達詳穩而後至可敦城，其順序實無拘束之必要。

由是言之：可敦城在今之額濟納河，遼靺則從此河而散在陰山可以知矣。惟可怪者，遼史於此可敦城與Orkhon 河方面之可敦城有混同之紀事。遼史（卷一四）統和二十二年六月『達旦國九部遣使來聘』。同書（卷一五）開泰二年正月『達旦國兵圍鎮州，州軍堅守，尋引兵去』。又同書（卷九六）撻不也傳，『阻卜酋長磨古斯來

侵……撻不也遣人誘致之，磨古斯結降，撻不也逆于鎮州西南沙磧間，禁士卒無妄動』。合三種紀事考之，則鎮州（可敦城）指在今額濟納河邊之可敦城，與達旦之關係及所謂西南沙磧間，由地形上之考察從可知矣。然鎮州由遼史（卷三七）地理志（上京道邊城防條）所見，專爲防禦室韋羽厥等國，其下領維防二州。額濟納之可敦城其任務不但不合理，其下領二州於地形似有未合；反之，Orkhon 河之可敦城適達此任務，且有二三契丹故城，或即維防二州，則故鎮州之可敦城當在 Orkhon 河邊也。額濟納河之可敦城以鎮撫西域爲目的，鎮州之可敦城則異其趣。遼史（卷九三）蕭惠傳『太平六年討回鶻阿薩蘭部……進至甘州（甘肅省西北境）攻圍三日，不克而還。會西阻卜叛，襲三克軍，都監涅魯古突舉部節度使諸里阿不呂等將兵三千來救，遇敵于可敦城西南』。此在額濟納河之可敦城也。同書（卷二四）統和二十一年六月『修可敦城』，下文統和二十二年六月『以可敦城爲鎮州』，則指在 Orkhon 河邊者也，即遼史地理志本文關於二可敦城之記事（本稿開頭所載）亦甚分明。『鎮州本古可敦城，東南至上京三千餘里，河董城本回鶻可敦

城，語訛爲河董城，久廢，遼人完之，以防邊患，東南至上京一千七百里。從以上之研究，鎮州比回鶻可敦城地方遼遠，東南至上京云云恐係文字之相互轉換。又皮被河城條所見之河董城想與回鶻可敦城相同，指鎮州之可敦城也。董可敦河董音相同，不過文字之混同耳。

以上可敦城之外，遼代尙有別一可敦城，亦可注意者也。遼史（卷四一）地理志（西京道）『雲內州本中受降城地，有威塞軍，古可敦城，大同州天安軍，永濟柵，安東戍拂雲堆』。按遼之雲內州，大清一統志（卷四〇八之一）謂在今陰山南烏喇武蒙古旗之西北。金史地理志（卷二四西京路）：『雲內州雲川縣本曷董館』。此曷董館與右之可敦城爲一地，不過音譯之異耳。此可敦城殆爲突厥時代之遺跡，突厥自南北朝末，迄唐初占據西河，其王后曰可敦，爲人所共知。

溯唐代亦名曰可敦城，唐書（卷三七）地理志：『豐州九原郡，貞觀四年以降突厥戶置』之下有『中受降城有拂雲堆祠，又有積塞軍，本可敦城，天寶八載置，十二載廢。西二百里有大同川，有天德軍。大同川之西有天安軍天德軍，乾元後徙屯永濟柵，故大同城也，北有

安樂戍』。今將此文與遼史所載對照，則遼雲內州境內之古可敦城即唐豐州境內之可敦城，二者爲一無疑。

注

1 皇太妃，遼史（卷一四）聖宗統和二十四年五月幽皇太妃胡瑳于懷州；又統和二十五年六月賜皇太妃胡瑳死于幽所，究爲何人遼史不詳。畢沅續資治通鑑（卷二六）宋眞宗景德三年（統和二十四年）五月條注云：『遼史於皇太妃不著所始，據聖宗紀，統和十二年詔皇太妃領西北路烏古等兵及永興宮，分軍撫定西邊，以蕭達蘭督其軍事，與蕭達蘭傳（遼史卷八十五）達達傳畧同。紀又云十五年皇太妃獻西邊捷，是皇太妃嘗有戰功矣。至是被幽，次年賜死。遼史不明言其罪。既稱爲皇太妃疑爲景宗之妃，遼史亦未詳言也。長編（李燾資治通鑑長編卷五十五宋眞宗咸平五年七月條）云：『契丹供奉官李信來歸，述國中事云，景宗后蕭氏有姊二人，長適齊王，王死自稱齊妃，領兵三萬屯西鄙鴨綠河。蕭氏使守西邊得達達蕭降之，因謀帥其衆奔它國，結兵以篡。蕭氏知之，遂奪其兵。』其事頗與皇太妃事相類。案太宗第二子景宗封爲齊王，遼人多假人以寵號，齊王既死，其妃席太后之寵，稱皇太妃，容或有之，特史無明文，無由定爲一人耳。附識於此。』此解蓋甚得當。

2 契丹故城疑是唐鎮州諸城，案遼史蕭達蘭傳，達蘭以阻下諸部叛服不常，上表乞建三城以絕邊患，從之。聖宗紀統和十二年秋八月，詔皇太妃領西北路烏古等部兵及永興宮，分軍撫定西邊，以達達督其軍事。二十二年以可敦城爲鎮州，軍曰建安。開泰二年春正月達旦國兵圍鎮州，州軍堅守，三月耶律化哥以

西北路略平，留兵戍鎮州，赴行在。地理志鎮州本古可敦城，東南至上京三千餘里，皇太妃奏置。統防維二州。又河董城本回鶻可敦城，語譌爲河董城，東南至上京一千七百里。靜邊城東南至上京一千五百里。皮破河城地控北邊，南至上京一千五百里。皮破河出回紇北，東南經羽厥，入臘胸河，沿河董城北，東流合沱灤河。案地理志叙鎮州以下諸城，自西而東，鎮州東南至上京三千餘里，以道里校之，實與記所指西故城相合。蕭德遠傳不言三城之名，可敦當卽其一，後改爲鎮州耳。蕭圖玉傳（遼史卷九三）統和初爲烏古部都監，十九年領西北路軍事，開泰元年七月石烈太師阿里底殺其節度使，西奔窩魯朶城，蓋古所謂龍庭單于城也。已而阻卜復叛，圍圖玉于可敦城，勢甚張，圖玉使諸軍齊射卻之，屯于窩魯朶城。據傳是窩魯朶城與可敦城相近，窩魯朶音近窩里朶，元世窩里朶雖無定所，其名當出于此，故史亦謂之龍庭，可敦城與窩里朶相近，然則記所指之契丹西故城，其卽鎮州所在乎？耶律撻不也傳（遼史卷九六）阻卜酋長撻不也所薦，至是遣人利，詔撻不也代之。撻不也之爲酋長由撻不也所薦，至是遣人誘致之。撻不也逃竄州西南沙磧間，禁士卒無得妄動。敵至，裨將耶律紹斯烈見其勢銳，不及戰而走，遂被害。鎮州西南有沙磧，或者其地尙在記所指西故城之西，疑未能定矣。遼起臨潢，居四戰之地，西北築諸城以控制諸部勢非已，而當時多患苦之。耶律唐古傳（遼史卷九一）統和時命唐古勸督耕稼，以給西軍，田于臘胸河側，是歲大孰，明年移屯鎮州，凡十四稔，積粟數十萬斛，斗米數錢。重熙間，改隗衍黨項部節度使。先是築可敦城以鎮西域諸部，縱民牧畜，反招

寇掠。重熙四年上疏曰：「自建可敦城以來，西蕃數爲邊患，每煩遠戍，歲月既久，國力耗竭，不若復守故疆，省罷戍役，不報」。蕭家奴傳（遼史卷一〇三）重熙時，制詔問繇役何者最重，韓家奴對曰：「最重之役無過西戍，如無西戍，雖遇凶年，困弊不至於此。若能徙西戍稍近，則往來不勞，民無深患。今宜徙可敦城于近地，與西南副部署烏古敵烈隗烏古等部聲援相接，是遠戍之苦」。當時深患之矣。天祚紀大石不自安，遂殺蕭乙薛坡里括，自立爲王，率鐵騎二百宵遁，北行三日，過黑水，見白達達詳穆牀古兒，牀古兒獻馬四百，駝二十，西至可敦城。是大石西行駐軍于可敦城，故記以契丹城爲遼亡土馬不降者西行所建城邑矣，亦可證是城之當卽鎮州也。記言東西有故城，東故城卽紀行過河而西行一驛之契丹故城；西故城紀行牀兒正西之小故城。蓋東西之言所兼頗廣，山川秀麗之云，實兼指今鄂爾昆河東西兩岸矣。

- 3 Radloff, Atlas der Alterthümer der Mongolei, Tab. XXV-II, XXXIII. Inscriptions de l'Orkhon recueillies par l'expédition Kinnoise.
- 4 pp: XXXI, XXXIII.
- 5 史記匈奴傳「太初三年匈奴單于立，漢使光祿徐自爲出五原塞數百里，遠者千餘里，築城郭列亭，至盧胸」。史記集解服虔云盧胸匈奴地名也，張晏云山名也。前漢書盧或作盧，師古注曰盧胸山名也，若盧胸非爲山名而爲 Kernlen 見于漢史之最早者，但無確證，未能斷言。
- 6 Bretschneider, Medaeval Reseaches, vol. I, p. 225, 引 Rashid-eddin 語云耶律大石先逃 Kinghiz 國，次赴回紇。由

是言之，則大石先橫過北 Gobi 走外蒙古之西部，然後至天山；但考其西奔之事實并參照王延德紀行，頗覺此說於理未合。

家昇案：本文原載於滿鮮地理歷史研究報告第一冊，以其有關大石西遷，故取而翻譯之。文中引證繁博，考據亦有精當之處。惟謂遼史中之猾水爲鴨胸河，皮破河爲今塔米爾河，不免武斷之

譏。又大石出走之地點據遼史當爲夾山，而氏誤爲大同，箭內瓦所論甚是（蒙古史研究頁五六八）；大石所過之黑水，氏從 Bretschneider 說爲額濟納河，不如從津田左右吉之由茂明安部流入烏喇特部西南入黃河之黑水（見禹貢第五卷第七期家昇譯西遼建國始末及其紀年）。

民國廿六年一月廿四日畢于成府。

# 邊事研究

第五卷 第二期  
新 年 號 目 錄

## 邊疆研究

- 談談關係華僑盛衰的中馬航權..... 陳昭天
- 戈壁考古記..... 黎東方
- 國防最前線之察綏..... 賀伯烈
- 夷苗概況及夷苗代表來京請願運動..... 宮碧澄
- 伊犁電使張培元失敗之一頁..... 呂方
- 日本對東北經濟統制的檢討..... 林定平
- 熱河(續)..... 郝重新
- 烏爾察布盟四子王旗旅行記..... 西中
- 列強爭奪下新疆省之透視..... 警
- 內蒙交通之一瞥(續)..... 蒙
- 邊疆通訊..... 民
- 綏遠墾務總局解決..... 蒙
- 河套農田丈量完竣..... 民
- 綏遠各盟旗學校調查..... 民

## 時事論著

- 西康民衆請辦西康普賑..... 西康民衆代表辦事處
- 川邊農耕佔據之地帶..... 羌生
- 河套農耕狀況..... 俊
- 英在爐房建屋駐兵..... 瀾
- 甘牧民衆請減差徭..... 康
- 西康十六縣喇嘛寺廟數目調查..... 康
- 邊地社會巡禮..... 屈光
- 日德日意兩協定之運銷性..... 邱德沛
- 日德同盟與日意協定及其對於中國之關係..... 殷燁
- 左右布洛克政策之檢討..... 邱懷瑾
- 一月來邊事輯要..... 編者
- 作者介紹..... 記者
- 編後談話..... 記者

定價大洋貳角

發行：邊事研究月刊

◀物刊象氣之一唯內國▶

# 氣象雜誌

第三十卷 第一期

◀版出日五廿月一年六廿國民▶

## ●新年特大號要目●

- 南京之高空——(史鏡清君紀念獎金徵文首獎)..... 盧 塗
- 拉薩旱澇說..... 徐近之
- 民國二十五年西安秋季雨量稀少原因之探討..... 高學文
- 基於氣壓區之動能及力能而得之天氣預報定測..... 黃厦干
- 滑翔與氣流..... 劉衍淮
- 氣候與樹木年輪之關係..... 黃逢昌
- 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全國天氣概況.....
- 氣象消息與通訊.....
- 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各地氣象紀錄摘要.....

## 定價

每期大洋壹角五分  
半年六期大洋捌角  
全年十二期大洋壹元伍角  
(郵費在內)

中國氣象學會

訂閱處南京北極閣氣象研究所



# 『禹貢』的『東北研究專號』

成田節男著  
王懷中譯

(歷史學研究六卷十二號，頁一〇三至一〇五)

『東北研究專號』，是近年來在中國既醒目又活躍的禹貢半月刊——專研究歷史地理的學術雜誌——新

出的一期，這個專號等於日本所謂之「滿洲研究特輯號」。是十月十六日發行。出此專號的動機，該雜誌並沒有說明，一開始就是揭載的論文。全書的內容是(一)

中國東北四省的地理基礎(張印堂)，(二)原始時代之東北(馮家昇)，(三)唐代安東都護府考畧(王懷中)，(四)

燕雲十六州考(侯仁之)，(五)契丹漢化畧考(尹克明)，

(六)明代之遼東邊疆(潘承彬)，(七)東三省京旗屯墾始末(劉選民)，(八)清代地理沿革表(續，東三省)(趙泉

澄)，(九)清代漢人拓殖東北述畧(龔維航)，(十)日本研究滿洲近世史之動向(百瀨弘著，劉選民譯)，(十一)東

北海關稅設立之經過及各關貿易之情形(李敬敏)，(十二)日本對於滿洲通貨之統制(洪逸生)，(十三)瀋陽史

蹟(王華隆)，(十四)讀黑龍江外紀隨筆(侯仁之)，(十五)烏桓泥爪(汪聲玲)，(十六)遼海叢書總目提要(金毓

黻)，(十七)東北期刊目錄(陳鴻舞)，(十八)東北書目之書目(同)，(十九)東北史地參考文獻摘要(青木富太郎等輯，劉選民校補)。

此中括號，是筆者為方便而附加的，括弧內為作者之姓名。筆者因急於寫出此文，故未得將全部讀完。而且諸文之執筆，皆不熟習。整個之專門的批判，姑置不論。今只介紹二三論文之內容，及讀後所生之感想寫出以代批判。

(一)是以滿洲全體為主之自然地理的略述。首述東北疆域之名稱及其範圍，其名稱有東三省，東四省，滿洲，南滿，北滿，滿蒙，東蒙等，諸名稱所指地理的區別亦不相同。近年來日本在「全滿」的勢力澎漲的事實，否定了「南北滿」區別之說的存在。次述日本之強佔滿洲，距今不過只五年，雖三尺童子亦當熟知，不需待證於歷史的記載。中國失去了東北之全部，從地理上看，這是事實，但人心至今未死，當此時有喚起國人注意東北地理的必要。這幾句話，也就等於本專號的卷頭

語。地理方面敘述完了，繼之者爲居民，地勢，土壤，氣候，動植物，鑛產等之通俗的引導的略述。末爲結論，意謂若東北永爲強鄰（日本）霸佔，則對國運之發達上有莫大的妨碍。（三）是研究有名的唐代之安東都護府問題，對其置廢之沿革，治所之移動，都護府治下之諸府州的置廢等問題，皆作概略的敘述，至於內容方面，並無新的見解。（四）是研究契丹以爲侵略中原的根據地，趙宋以爲苦的「燕雲十六州」問題。先述「燕雲」之名，石敬瑭割讓之際，尙無是稱，而是宋中葉以後才有的名字；次述石晉十六州之位置及其收復等問題。是一篇普通的論文，沒有新的東西。（五）是就本題大體分章斷節，只是在各章節之下，作史料的集合而已，並未加一貫的歷史的解釋。（六）及（四）是同調子的論文，不過爲記憶便利而已。

此外未介紹的論文，大略的看來，想也不過如此吧？只以作不負責任的批評，對著者似乎是非禮，故此止筆。要之，此專號是談不到學術論文集。此專號或許是做效本雜誌（歷史學研究）五卷二號之「滿洲史研究」而出，然而就學術的研究而言，二者是不可同日而語的。

不過，雖然在學術上無多大的價值，可是從本專號之刊行一事來看，知道中國人對於滿洲有不斷的關心。此外，目錄中又告訴我們有「滿洲史研究」中之百瀨氏及青木氏的動向及書目譯文二篇。關於青木氏之書目，譯者稱讚其搜羅殆盡，但謂其分類蕪雜，收羅過濫，故有刪削與增補之事。本來所謂著述也者，其事雖小，而能著實探討，亦堪嘉許。中國人切實的注意日本人之研究，隨處可以看到。不過如上述之介紹批評，並非本專號研究滿洲時所獨有之事。若將日本人和中國人所作的論文比較一下，可以看到日本人任何地方都是集中於一個中心點而發揮，就此點貫徹研究，可以得到歷史的發展；他一方面，中國人是立一個廣大的計劃，而不能使此計劃完全實現。對於本專號的論文，皆多少有如此之感。雖如此，但對其掇拾之努力，亦不無可畏。

最後，吾等竊爲本雜誌慶。蓋拜讀本專號後，吾人即可見「歷史學研究」之偉大的投影了。

譯者案：本刊『東北研究專號』是集合燕大北大兩校同學以及對東北有興趣的同人的文字而成。無所謂動機，誠如成田節男君所說；亦不敢云

「研究」，不過想藉此喚起國人對邊疆的注意而已。沒有想到這一冊很普通的東西竟能引起「滿蒙學」研究很有成績的東邦學者的批評與介紹，這是本刊很慶幸的！成田節男君以日本歷史學研究的『滿洲史研究』作比，本刊那裏敢當！關於批評的部份，成田節男君指出本刊幾篇文章的弱點，我們並不否認，正如我們讀『滿洲史研究』一樣的感覺到有好幾篇太浮淺太雜亂。不過，成田節男君並沒有仔細的對本刊加以批評，却是一篇很浮泛的『感想』（他自己說）。他提到歷史學研究的『滿洲史研究』，據我看，該書中有幾篇文章却是不錯，有幾篇文章却是太壞。譬如「ツングース族の土地所有關係」，「我國に於ける滿洲近世史研究の動向」，「滿洲史參考文獻目錄」都是費了一番心思一番工夫作出來的；像「滿洲史研究序說」是以矢野仁一為底子，大唱其『滿蒙非支那論』，是沒有學術意味的。「滿鮮地理歷史研究報告を中心として見たる滿洲中世史の研究」不參考別書，而僅據報告裏頭的幾

篇文章，是一篇很浮泛的讀書劄記，恐怕裏頭說的對與不對，他自己也不得而知。「歐洲人の滿洲語研究」不過兩頁半，他的『附記』說，草此文時利用了今西龍石田幹之助以下諸人之五種論文而已。「滿洲事件と支那人の滿洲研究」據說是根據中華圖書館協會出版的國學論文索引正編、續編、三編而成，但他並沒有仔細的去翻，只把第三編史學條（九十二頁）冠以「東北事件」的抄了三十九種。其中如蔣光鼐的淞滬抗日戰爭的意義，蔡廷楷的淞滬抗日戰爭後的十九路軍，陳銘樞的淞滬抗日戰爭的教訓與中華民族的前途。這些人是研究學問的人嗎？這些文章是研究「滿洲」的文章嗎？假使我們承認蔣蔡陳的言論是研究「滿洲」的文章，我們早把本莊繁的宣言和佈告列在日本人研究「滿洲」的傑作之林了！我們的「東北研究專號」還沒有像這樣可笑的一篇文章，這是大家引以為欣慰的。

希望本刊的作者努力，繼續不斷的努力，將來總會有更好的成績出現。不要自滿，不要失掉自信心，腳踏實地的幹，將來決不會落人後的。

# 燕京大學哈佛燕京學社北平辦公處出版書籍

- 古籀餘論 孫詒讓著 刻本二册 實價大洋一元五角  
 尚書駢枝 孫詒讓著 刻本一册 實價大洋八角  
 張氏吉金貞石錄 張垣著 刻本二册 實價大洋一元八角  
 馬哥字羅游記 第一册 張星烺譯 鉛字本一册 定價三元  
 歷代石經考 張國淦著 鉛字本三册 實價大洋四元  
 王荆公年譜考略 蔡上翔著 附年譜推論熙豐知遇錄 楊希閔著 鉛字本六册 實價大洋五元  
 碑傳集補 閔爾昌纂錄 鉛字本二十四册 定價二十元  
 殷契卜辭 (附釋文及文編) 容庚、羅澍縉同著 廿二年六月出版 珂羅版本三册一函 定價每部大洋十元  
 武英殿彝器圖錄 容庚著 廿三年二月出版 珂羅版本二册一函 定價二十二元  
 甲骨文編 孫海波著 二十三年十月出版 石印本五册一函 定價十四元  
 善齋彝器圖錄 容庚著 二十五年五月出版 夾連紙三册 定價二十元  
 燕京學報現已出至二十期 (一至四期售完) 五至十二期每期定價五角 十三至十九期每期八角 廿期特大號二元  
 中國明器 (燕京學報專號之一) 鄭德坤、沈維鈞合著 二十二年一月出版 鉛字本一册 定價一元  
 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 (燕京學報專號之二) 向達著 鉛字本一册 二十二年十月出版 定價二元  
 明史纂修考 (燕京學報專號之三) 李晉華著 二十二年十二月出版 鉛字本一册 定價二元  
 嘉靖禦倭江浙主客軍考 (燕京學報專號之四) 黎光明著 二十二年十二月出版 定價二元五角 鉛字本一册  
 遼史源流考與遼史初校 (燕京學報專號之五) 馮家昇著 二十二年十二月出版 鉛字本一册 定價二元五角  
 明代倭寇考略 (燕京學報專號之六) 陳懋恆著 二十三年六月出版 鉛字本一册 定價二元八角  
 明史佛郎機呂宋和蘭意大里亞四傳注釋 (燕京學報專號之七) 張維華著 二十三年六月出版 鉛字本一册 定價二元五角  
 三皇考 (燕京學報專號之八) 顧頡剛、楊向奎合著 二十五年一月出版 鉛字本一册 定價四元  
 宋元南戲百一錄 (燕京學報專號之九) 錢南揚著 二十三年十二月出版 鉛字本一册 定價三元  
 吳憲齋先生年譜 (燕京學報專號之十) 顧廷龍著 二十四年三月出版 鉛字本一册 定價六元  
 國策勘研 (燕京學報專號之十一) 鍾鳳年著 二十三年十月出版 定價三元  
 中國參考書目解題 (燕京學報之十二英文本) 鄧嗣禹、畢乃德合編 二十五年六月出版 鉛字本一册 定價三元  
 Yenching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Supplement No. 1) Price One dollar  
 簡體字典 容庚著 二十五年十月出版 定價二角

總代售處：北平隆福寺街文奎堂

# 國內地理界消息

葛啟揚  
欒植新輯

## 中英委員會勘滇緬界務狀況

### 滇緬勘界委員出發滇邊

#### 滇民衆提出六項意見

【昆明三十日中央社電】滇民衆外交後援會，廿九日晚召各團體代表於省黨部，開歡迎勘界委員大會。尹明德到後，報告滇緬界務史略，末由會提出本省民衆對勘界意見六點，請尹委員誓死力爭，全體民衆誓爲後盾：一，南汛未定界，我方應力爭，以潞江爲天然界線，因潞江以西孟密木邦兩土司，在昔均屬我方，不能再讓。二，應主張由南汀河流入潞江之處起，沿江而下，以達南板江流入潞江之處爲止，爲將來滇緬界線。三，我方應主張推翻藍色線圖，及廢棄過去爭執之文件，前英使賈德幹與我汪外長之談話曾有此主張。四，現在英方在潞江以東所有軍事政治交通一切設施，我方應要求英方自動全部撤除，以便委員會沿潞江東岸順線會勘。五，希望我方委員將潞江以東所有各土酋轄境重要村寨之經緯度，重要河流及分水源之形勢與經緯度，以及重要地點，就其史地政治關係，一一查勘完畢，繕具清冊，以爲後來定界約會議之根據。六，希望我方委員附帶將二十二年十二月所發生之班洪事件，我方之一切損失，調查明白，以爲交涉賠償之依據。勘委尹明德，地質民族考察員凌純聲，孟憲民，及隨勘人員等四十餘人，今晨十時已由昆明起程，向約定地戶算出發，行李器械等，已於二十八日僱馬二百餘匹，運負先行。

(二四，一一，一，北平晨報)

### 滇緬勘界工作暫告停頓

#### 因山嶺瘴氣已重，秋間再入山續勘

【南京十一日下午十時專電】外交界息：中英滇緬勘界，因近屆初

春，山嶺瘴氣已重，不能工作，暫告停頓。雙方專員及辦事員，已有一部返抵鎮康，即轉赴昆明，整理已勘材料，俾秋間再入山續勘。

(二五，四，十二，北平晨報)

### 滇緬勘界工作因瘴氣暫停

#### 工作人員分別返國

【中央二十一日南京電】外交界息，中英滇緬勘界委員會各方委員，自去冬十一月三十日到達滇緬未定界會勘地點後，即逐日實地勘察。近因已屆瘴氣季節，該地瘴氣甚烈，致勘察工作，無法進行，聞經各方委員商定暫停工作，分別返國，俟瘴氣季節度過，再前往繼續勘察。中立委員伊思蘭，我方委員梁宇舉，尹明德，英方委員柯蘭溫格羅司，及全部工作人員，已分別起程返國。

(二五，四，二二，東南日報)

### 天氣惡劣中英滇緬勘界工作暫停

條約線已勘至班陽相近，更改線將及全界綫之半，下屆開放季可完全成功

【中央八日昆明電】中英滇緬勘界委員梁宇舉氏，六日夜由瀾渡乘車抵省，據談：中英及中立委員十二月一日於勘界會議後，即開始會勘工作，自南丁河之七九號界棚起，先依條約規定地名，求得條約綫，再按雙方管轄區勘定更改綫。沿途除測量地形外，並調集雙方人證，當同中立委詢問，遇有爭執，即由中立委員裁可，英方亦能本誠意以將事，雖不無爭執之處，而進行尙稱順利。惟以當地氣候，清明節過，惡劣異常，不能久居，經雙方商定於四月八日於老廠舉行閉會式，暫停工作，

仍擬於本年十二月一日起繼續會勘。此等條約之勘查，已至距班陽不遠之處，更改綫則達永和將及全部界綫之半。第二次工作擬自南卡江起向北推進，以轉永和。又中立委員於八日離老廠經進乘船回國，英方委員仍由緬甸回國，尹明德君、中央研究院調查團取道雙江鎮康往騰衝；本人取道緬甸返省，日內晉謁龍主席報告後，即回京覆命。

【路透社七日倫敦電】今日下院開會時，曾討論中緬勘界委員團工作進行事，外交次官克爾波答自由反對黨議員曼特之問話，謂該委員團自去年十二月間起至本年四月底止開放季內，曾從事勘劃互爭土地之界綫，下屆開放季，可完全成功。

【中央八日南京電】中英滇緬勘界委會，因瘴氣所阻，不能繼續進行查勘，經商定暫行停止工作，俟瘴氣節季渡過，再前往查勘。各方外員即均返國，我國外員亦請假回里，梁宇昇已到昆明，即將返京。

(二五，五，九，東南日報)

## 景冒英兵尚未撤退

### 英兵對邊民威逼利誘，瀾滄縣紳首力保領土

【昆明通信】二月二十一日武裝英兵二百餘名，附機關槍四挺，軍裝三百餘駄，自緬甸侵入雲南境瀾滄縣之景冒地方，已紀前報。當時瀾滄縣第二區民衆，羣起反對，外交當局對於此事，雖經向國人解釋，謂爲誤會，但該項英兵不知是何居心，至今尚未撤退。頃據瀾滄縣第七區民衆通訊報稱，「入駐我境內景冒地方之英兵，隨帶有已經訓練之犍犏，裸黑，獵夷等各種族化裝教民。每到一處，遇何種族之村寨，即飭其同種族人前往利誘，恐駭我頭腦簡單之邊民。如普通砍一樹出售，僅值一二銅元者，彼即給與五六角，值一二角者，彼即給一二元；如邊民好賭者，則誘入賭場，邊民贏財，彼即照給，邊民輸財，彼則義讓，並慰以窮乏堪憐之語；如遇各村寨首人，則相贈雜物玩具，用收其心。其利誘之方式甚多，此不過略舉其一耳。其恐駭方式則自稱有銳利之長槍大砲，無堅不破，無遠弗及，並有神仙之法術，在數千里之外，亦可知其一切舉動。務使邊民憎服，不敢稍有違拗。凡此利誘恐駭之法，變化

無定，總不外投其所好，攻其所畏，務使概入彀中，藉此暗中宣傳，俾我邊民叛我而去，以達其侵略目的」云云。

英兵進抵景冒，究爲勘界，抑係另有其他作用，觀其一面努力軍事工作，一面利誘恐駭我邊民，是不難明白其用心所在也。此次中英會勘滇緬界綫，對於邊疆（瀾滄縣一帶）之存亡，關係甚重。茲悉瀾滄縣紳首曾召集民衆大會，討論英兵進抵景冒之應付辦法，及磋商應如何力爭保存邊疆等事。當由大會選定第七區區長張石菴，龔志夷，苗道能，石佑文四人爲代表，晉謁中英會勘委員會各委員，陳述民意，據理力爭，務期勿使邊疆喪失。張等並於起程前，擬定力爭二要點，函請各界人士贊助，用資策應，而保主權。茲將該函摘錄於後，以見民衆對於勘界意見之一斑，函云，「竊以此次會勘滇緬界務，以晉謁中委，陳述機要，當面力爭一事，謬蒙民衆推舉，委以重任。茲特將擬定當面力爭二要點，條列於後：一、應請以南孔江爲滇緬天然界綫。理由：查緬甸歷爲中國藩屬，於遜清光緒十一年被英人攫奪去後，緬甸域外滾龍江一帶地段，對於我方，奉命惟謹，而英方政令，向未達到，當然係我領土；英方全無理由強名之曰未定界，更無理由侵入我縣中部。爲防微杜漸制止英方無饜野心計，務請以南孔江爲天然界綫，以定邊疆，而保主權。二、十一家召華地，應請劃歸我國。理由：查十一家召華地，前曾接受我國委任，有印信可稽，自應劃歸我國。如果此次因中委許可英兵入境，用武力恐駭金錢誘惑之種種手段，致其茫無所從，將來十一家召華地，劃歸英方時，要中委負責挽回。上列要點，自信個人管見，終屬有限，尙希贊助偉略，用匡不逮，俾收集思廣益之效。」（四月三十日）

(二五，五，二一，申報)

## 中英委員會勘滇緬界務經過

### 梁宇昇返京覆命

中立委員主張尙公允，雙方委員亦表示滿意

【南京通訊】中英兩國政府，前派委員勘定滇緬邊界，茲已竣事。我國委員梁宇昇，已於今日乘歐亞航空公司飛機返京覆命。梁宇昇特向國

民新聞社記者發表談話如下：

「此次會勘滇緬南段界務，係由中英兩方政府各派委員兩人，並由國聯派中立委員一人，在滇緬邊界會合，根據一八九七年所簽訂條約，實地勘測。而勘測委會之一切工作，事前亦由兩方政府議定「任務大綱」，俾工作程序及範圍得有一定之規劃。余於去年九月由京出發，抵昆明後，與滇省當局略事接洽，即由旱程前往集會地點。馬程三十餘天，於十二月一日，依照雙方之約定，在戶算與中立委員及英方委員相會，即開始工作。英方駐集戶算，我方駐集距戶算約十華里之南大。英方出席人員為主任委員寇來規 (Clague)、委員革樂斯 (Cross) 顧問陶樂爾 (Toller)；我方出席人員為主任委員梁宇星，委員尹明德，秘書主任李福瑩。在該處開會共三十三次，雙方檢出人證物證，並親往界綫有關各地視察，以謀解決首段界綫，隨後即運糧運金廠礦（即爐房），剛猛（即班洪附近），猛角，猛董，拉壩，老廠等地，一方面實地調查界區，一方面與英方開會討論界綫種種問題。在老廠時，清明節已過，瘴氣即從兩節而發，兼之雨水連綿，測量勘測工作，均無法繼續，故決定暫行閉會。計此次開會共六十七次，全體人員日處於深山曠野之中，舉凡衣食住行，均係甚為刻苦之生活。該處土人野狽等又多，係化外民族，致本會人員安全，隨時可以發生危險，幸護隊隊伍極為得力，中方職員均能刻苦耐勞，沉着工作，故此勘界成績，頗稱順利。至中立委員長，此次為兩國平衡，亦至為公允；英方委員亦能本友誼精神，談判種種問題；僅在閉會時各方之演說辭中可見矣。」

中立委員長閉會辭：

「余謹趁現在之機會，向中英兩代表團致謝於他們的測量人員及護衛隊伍，並向兩方委員致謝他們合作的精神。」

梁委員閉會辭：

「在本季閉會之前，兄弟提議，大家正式向中立委員長道謝。此次中立委員長主持本會一切工作，能盡其本人之智慧，精神，能力以為本會領導，又能本其公平不偏之意旨，來判決兩方之見解；是

很足令我們欽佩的。而他之界務工作經驗，更能與本會以莫大之助力。至於必須實地調查的區域，他雖墜馬傷足，仍不肯因他個人的傷而損失本會一句鐘的時間；帶傷親往高山峻嶺，從事踏勘調查，務明真相為判決之根基，根據兩方政府所定之「任務大綱」內規定的工作，不遺一字，此等盡職服務的精神，亦足令我們欽佩的。固然，中立委員長對各問題的判決，我們常會與他見解不同的，但到此見解不同的地方，我知道他的判斷，係根據他本人的良心，本人的信仰而成立的。下次繼續工作，兄弟希望中立委員長仍能前來指導我們，除提議正式向中立委員長道謝之外，兄弟更想在紀錄上登記這次與英方委員工作的愉快。我們固然也常有見解不同地方，但在此見解不同的當中，我們常能明瞭對方的困難。兄弟希望我們兩方的工作，能帮忙我們政府，來解決這數十年來的懸案，使兩大國的友誼更進一步。」

寇來規閉會辭：

「兄弟很贊同梁委員的意思，中立委員長對於界務的經驗，確能給我們一種有價值的協助。現在這一段界綫，係二十六年前的劉將軍及司格德所留下，而未有解決的；我們希望根據中立委員長的界務經驗，而將這個問題解決。梁委員也說過，中立委員長的判決，係完全根據良心的，兄弟是非常愉快的來附議梁委員的提議。兄弟也很感謝中方代表團對於我們經過中國各地時的各種協助，尤其是在南方，我們測量隊及糧運運輸隊所得的幫忙，更極為有價值。此次能與梁委員等同事，兄弟是感覺得非常愉快的。兄弟敬祝中立委員長及中方委員回程安康。」

## 中英滇緬勘界

### 十一月起繼續進行

【南京】中英滇緬南段勘界，中英及國聯中立委員梁宇星，尹明德，柯立餉，寇若斯伊未爾等，現訂於十一月在戶算集齊，繼續勘測。我國委員梁宇星，尹明德，擬於十月間由京出發赴滇，國聯中立委員則訂於九月底由日內瓦前往。

（二五，八，一八，大公報）

# 各省行政區域改革及建置

## 京市府催請江浦縣與浦口劃界

【南京】京市浦口第八區與江浦縣劃界久未解決，市府以雙方界限尙未劃清，於市政設施，多感困難，特咨蘇省府，於日前派楊專員與該府會商覓取解決方法。（十四日專電）（二四，一〇，一五，申報）

## 南通將劃為實驗縣

### 蘇省府昨開例會

【中央社鎮江八日電】蘇省府為謀江北行政與建設之發展起見，擬將南通劃為實驗區。（二五，五，九，中央日報）

## 崑崙列島劃歸浙治

### 蘇人士反對頗力

【中央社上海一日電】長江口外崑崙列島，自劃歸浙治後，蘇省人士反對頗力。蘇紳韓國鈞、陶適、張仲仁、唐文治、王清穆、陸養浩，三十一日亦電中央，請仍照舊制，免予變更。（二五，二，二，大公報）

## 崑崙列島劃治

### 江浙兩省府派員會勘

### 二十三日在黃龍會集

申時社云：鎮海崑崙列島管轄問題，經年未決。江浙兩省政府，現為確定管轄，以便劃治起見，特於本月二十三日，在黃龍會勘。鄞縣行政督察專員趙次勝，致函寧波旅滬同鄉會，囑派代表前往參加會勘，於二十一日，在鄞縣行政督察公署集會，乘艦前往。茲分誌各情如下：

### 崑崙列島劃治

鄞縣行政督察專員趙次勝，致函寧波旅滬同鄉會，請派代表會勘崑崙列島劃治云：逕啓者，查崑崙列島劃治案，前承貴會允派代表協助會勘，至深感荷。茲准江蘇專員來電，定於本月二十三日在泗礁會勘等由。除電復屆時改在黃龍外，用特函達，即希貴會推派代表二人，於本月二十一日上午，駕臨敝署會齊，乘艦前往為荷。此致寧波同鄉會。鄞縣行政督察專員趙次勝。

### 各方派員會勘

寧波同鄉會，昨函復趙次勝准期派員會同出發會勘劃治云：逕覆者，接奉大函，藉悉崑崙劃治，定於本月廿三日，在黃龍會勘，並囑推派代表，會同前往等因。准此，查崑崙列島情形，敝會曾派同鄉趙君前往調查，現趙君在定海縣政府任科員，擬請令知該縣政府，屆期派趙君為代表，共同前往會勘，以便隨時詳詢。至敝處另派之代表，屆期當囑其准時前來貴公署，會同出發。專此函覆，至祈鑒洽為荷。此致鄞縣區行政督察專員趙。

### 通知代表出席

該會昨並分函各代表，屆時前往會勘云：逕啓者，頃准鄞縣行政督察專員公署函，因崑崙劃治，定於本月二十三日會同江蘇專員前往黃龍會勘，囑敝會推派代表，於本月廿一日午前，往該署會同出發等由。本會擬請台端為代表，會同前往，為此專函奉聞，祈察洽俯允為荷。此致沈昌裕，張曉耕，韓湘周先生。（二五，六，一八，申報）

## 皖設置岳西縣

【南京】皖省府前咨內部，請准設置岳西縣，以利地方行政，政院頃已核准。（二十四日中央社電）（二五，二，二五，申報）

## 皖英山縣劃歸鄂省已核准

【南京】皖英山縣劃歸鄂省，二十三日行政院已核准照辦。（二十三日日專電）（二五，四，二四，申報）



## 鄂贛皖三省劃界竣事

### 鄂贛皖均以長江爲界

#### 馬華同仁二堤暫仍舊貫

【武昌通信】鄂贛皖三省劃界事，經內政部於上月二十二日，召集三省代表，商討一切，現已竣事，鄂代表亦已返省。據談此次劃界，經中央綜合各方意見，決定以天然長江爲界；現在贛省在長江以北土地二百餘方公里，概行劃歸鄂皖兩省管轄。至鄂皖交界處，因無特種參差，則一仍舊貫。其詳細區分，大致如下：

**鄂贛方面** 以長江爲界，所劃區域（一）團練州爲九江第五區，與湖北之黃梅縣毗連。（二）封鄆爲九江第一區，其形勢東爲小池口，西爲汪家洲，北面對壠，三面均與鄂省爲界，決定一律劃歸湖北黃梅縣管轄，長度共百八十餘方里。而鄂省黃梅縣屬之黃家洲、自家洲，及費湖楊等洲，亦多插入贛省，則決定劃歸贛省之九江縣管轄。

**贛皖方面** 原隸屬九江第一區之桑落半鄉，由抱家營至福興鎮，劃歸皖宿松縣管轄。並以贛屯地圩人民極少，多屬荒地，且三面均與皖宿松接壤，亦決定劃歸宿松管轄。

**堤防管轄** 此外關於馬華同仁兩堤之管轄，本屆歲修工程，業已開工，除款項仍由三省負擔外，工程亦暫照規定負責省份主持辦理。俟奉到行政院令，省界正式劃劃時，兩堤之管轄，及歲修工程等項，將同時一併解決云。（二五、二、一〇，大公報）

## 浙省將在蕭山湘湖

### 設鄉村建設實驗區

擬組織委員會主持一切，第一步從測量調查入手，廿五年度開始即可實現

浙江建設廳長伍廷勳，前日偕同第二科長張天翼，稻麥場長莫定森等，赴蕭山湘湖視察，並召集農業推廣人員養成所各學員訓話。當以該

湖位於蕭山城內，環山抱水，風景絕佳，且物產豐饒，交通便利。該湖自浙江大學農場，農業推廣人員養成所，湘湖師範等相繼成立後，從事於農村教育，努力農業改良，開墾農田，修築道路，成績優美。原有荒地一萬三千餘畝，已開墾者達八千餘畝，伍氏擬利用該湖良好環境，舉辦鄉村建設。經召集浙大農場，農業推廣人員養成所等負責人一度會商研究，決聯合民政，財政，教育各廳，及浙江大學等機關，劃湘湖爲鄉村建設實驗區，辦理鄉村建設之農業教育，農業推廣，合作，衛生，道路，水利，灌溉等事宜，並擬組織委員會主持一切。昨已飭主管科會同農業推廣人員養成所所長韓雁門負責起草計劃。聞第一步首先從事測量調查入手，然後劃分區域，負責設計，以及辦理水利灌溉等。經費一層，伍氏將提請省府撥款，期於二十五年開始時實現云。（二五、四、二一，東南日報）

## 湘省設實驗縣

### 省府議決指定衡山

【長沙通訊】湘省府爲改善縣政機構，推進地方建設起見，決設置實驗縣。特約定主持定縣實驗區之晏陽初，彭一湖，翟菊農三先生，來湘籌畫。最近始告實現，已於昨五號，成立縣政委員會，負責計劃。除以省府主席及委員，廳長等爲當然委員外，並聘請晏彭翟，及湖南高等法院院長陳長孫，保安處長劉啓古，省府秘書長易書竹爲委員。設縣縣份，由省務會議指定爲衡山，縣乃推定彭一湖爲縣長，處理全縣事宜。衡山爲本省湘南一重要縣份，亦爲粵漢路經過之一埠頭，現經劃定爲實驗縣，此後當有種種新的設施云。（二五、五、一二，益世報）

## 海南島設置三縣治

【南京】粵省府爲開化苗黎，擬劃海南島腹地，設樂東，保亭，白沙三縣治，內部已核准。（十日中央社電）

（二五、二、一一，申報）

### 粵連山徭境將改縣治

【香港】粵擬將連山徭境改縣，名安化縣。(二十日專電)

(二五，三，二一，申報)

### 連陽徭境設安化管理局

【香港】粵省府二十五日議決，連陽徭境改設安化管理局，不設縣治。(二十五日專電)

(二五，三，二六，申報)

### 粵北連陽徭境設立縣治

民廳派員劃定地方 新縣治命名安化縣

【廣州特訊】連陽化徭局長陳茂功，月前呈請民政廳，將連山陽山兩縣徭境，改設縣治一案。自經民政廳派員李學德，前赴兩縣會同各該縣縣長，劃定徭境管轄地方，並陳陳設縣意見。頃據民政廳消息，謂各該縣縣長現已呈覆到廳，均認為有設縣之必要，經由廳呈請省政府核定施行。至化徭局長陳茂功前呈所擬之新縣名為泰岡縣，林廳長翼中認為未盡妥善；現改定安化縣，以符安輯歸化之意，不日當可明令實施。將來新縣長一職，擬仍委陳茂功充任，以資熟手。茲將徭境設縣理由，略述如下：

#### 徭族來源

據連陽等處土人言：連陽一帶，古無徭族，迨至宋朝，始有連州人廖賴首出任廣西回鄉縣，攜帶有廣西徭族男女僕役十餘人回縣，嗣乃散居連州屬油嶺橫坑間，其後生息日繁，蔓延連州連山陽山三屬。迨明末清初，有明朝遺老多人，慨漢族之淪亡，多挈家人雜徭排而居，歷年既久，遂與同化。自是嗣族益見繁衍，故相沿迄今，徭排中所用日歷，仍存大明國號，此說似不為無證。

#### 化徭經過

連陽古既無徭，迨滋生繁衍，人口漸多，清代鑒於徭患，乃有設縣之設，入民國後，該縣無形中已告廢止。及陳銘樞任廣東省政府主席時，出巡至連陽等地時見此種人民，認為應有歸化之必要，乃恢復化徭工作，並設連陽化徭局於該處邊境。成立以來，

已四易其長，向歸民政廳管轄；現任局長為燕塘軍校政治深造班畢業學員陳茂功，抵任後，對於化徭工作，不遺餘力，成績頗有可觀，且多設漢文學校，使徭民得受教育，逐漸同化於漢人。

#### 設縣理由

查瓊崖之有黎民，與連陽之有徭族同一例；黎境現已分設三縣治(樂東，保亭，白沙)，况徭族全體有人口七萬九千八百三十一人，故民政廳根據黎境設立三縣治之成案，認徭境亦應另設一縣治，此為第一點理由。其次化徭工作，辦理數年，成績頗著，徭民受教育者漸多；化徭工作，長此不止，則始終漢徭之界限未泯，且失人類平等之義，此為應設縣治之第二點理由。至徭境物產豐富，為開利源計，應設縣治，以便實行，此為第三點理由。

#### 徭分八排

查徭民聚族而居者，計有連山縣屬凡五大排，連縣屬凡三大排，故俗稱八大排徭民，其餘小排及小冲，不下百數十處。八排之中，以軍寮排為最強，該排距連山縣城南二十里，聚族而居，人口有三千三百六十四人。其次火燒坪排，距連山縣城南三十里，人口有六千三百零九人。其三大掌排，距連山縣城南三十五里。其四八里洞排，距連山縣城南二十七里，人口七百三十五人。其五馬箭排，距連山縣一十三里，人口八十四人。其六油巖排，距連山縣城西六十里，人口六千四百二十九人。其七行祥排，距連山縣城西八十里，人口八千九百六十六人。其八橫坑排，距連山縣城西九十里，人口一百五十二人。其餘連同雜冲之徭民，統計有七萬九千八百三十一人。

#### 徭境地勢

徭境位居粵北連陽一帶，五嶺支脉，盤旋境內。自宜善以東，三江以西，金坑以南，自范以北，週圍四百餘里。在軍寮排之牛路水小冲，登其山巔，可望見連山縣城及三江城，形勢頗為險要。而連山縣之大粟地小冲排，在前清康熙四十八年間，曾派大軍會勦一次，未能將徭撲滅，蓋亦地勢使然也。

#### 徭境產物

徭境出產農作物甚豐，蓋徭民皆能刻苦耐勞。查其出品最主要者：有稻、麥、高粱、玉蜀黍、黃豆、薯芋等；林產物有杉、桐、楠、樟、松、檉、楓、櫟等；惟蔬果兩項，均甚缺乏。至棉花一種，可稱特產；其質較暖，為他處產品所不能及，每年銷售，極為暢旺，惜產量有限。杉木出產，則為大宗，由連陽各地運售廣州之杉

木，多屬稀排產物，每年銷售，計值頗鉅云。（三月二十四日執中）

（二五、三、二七、北平晨報）

### 封川蒼梧兩縣爭管木雙墟

#### 蒼梧突派兵入駐，風潮擴大

【廣州特訊】粵桂之封川蒼梧兩縣鄉民，因爭管木雙墟，經訟經年，延未解決。直至本月十四日，封川縣警衛隊突向該墟進發，竟與蒼梧縣民團發生武力衝突。兩省軍政當局聞訊，節經通令制止，並由西南政務會特派委員黃季陸，粵省府派委員胡繼賢，桂省府派延設長章雲淞，前赴肇事地點查勘，以冀息爭。嗣經各委員一度調解後，本已無事，聽候西南政務會解決，詎蒼梧縣忽然中變，復派隊佔駐，故案情反為擴大。茲將最近所得消息錄下：

#### 爭管原因

查兩縣之爭管木雙墟，要端完全因土地田賦問題。該墟土地田賦，向來均屬粵省管理，且有誌書碑記，證明每年錢糧，均由粵省徵收，而墟內人民，則大多數係桂籍，歸蒼梧縣政府管轄。最近蒼梧縣政府欲將該墟之土地田賦概行收管，封川人民遂起而反對，此為爭管重心。本月十四日，蒼梧縣派民團警隊約八十名，入墟駐防。十七日，粵省駐封川之教導師第四團，為維持木雙墟治安亦派出一部進駐。當時蒼梧縣之警隊民團，已聞風先開回桂境，僅留二十名駐於該墟學校，而當地鄉民，見粵省軍隊開到保護，即舉行熱烈歡迎，並將桂省之團警包圍。粵軍為免發生糾紛起見，因請桂省團警將槍械留下，由該團書回收據，並保護離境。而蒼梧縣政府一時不察，即呈報桂省府，謂封川軍隊與蒼梧民團發生械鬥，桂省府據電，即電回西南政務會報告，並請派員劃定界線。

#### 調解經過

西南政務會及粵省府，遂即派出委員黃季陸，胡繼賢，第一集團軍總部亦派出警衛督察專員卜漢池等，前往封川，調查會勘，桂省府則派建設廳長章雲淞，前往會同調解。黃胡等奉命，即於十九日由省出發，二十一日到封川，先召封川縣長寧師彭，建設局長鍾紀石等查詢當日兵警衝突真相，及木雙墟地理習慣，歷史錢糧

等問題。繼轉赴蒼梧晤見縣長蔡瀛，亦照上述情形查詢。二十二日，黃等到墟，即招待雙方代表，及寧蔡兩縣長開會，討論解決辦法。結果議決，先由當地鄉民選出代表三人，暫時負責維持，聽候政務會解決。並飭雙方勿再派兵警佔駐墟內，各人均無異議，黃等乃於二十四日由梧返省覆命。

#### 忽然中變

詎料二十三日晨，蒼梧縣政府復派民團到該墟駐紮，並以蒼梧縣長兼民團司令名義發出佈告。其大意謂係「吊民伐罪」，該處民衆因此乃紛紛逃避，封川縣長寧師彭特電民政廳報告。電云：木雙及都羅，黃委員季陸返省後，現蒼梧縣政府，又派團隊進駐，鄉民逃避者千餘人，特電陳察核仍候指令祇遵。民政廳據報轉省府，省主席林雲陔即電桂省府查詢，如有其事，請制止蒼梧縣政府派兵進駐木雙墟，候西南政務會解決。第四集團軍總司令李宗仁，昨亦去電自崇禧黃旭初，飭即日令該縣民團從速撤退聽候政務會辦理，否則依法懲辦云。（三月二十七日執中）

### 粵桂爭界事件雙方仍在備戰

#### 黃旭初電粵請先退兵，蒼梧民團已侵入都羅

【香港二十六日下午十時專電】木雙墟粵軍現仍未撤，蒼梧民團，築防禦工事備戰。黃旭初電粵請先撤兵，免起二次械鬥。政務會前派黃季陸胡繼賢等往調解，因雙方爭持極烈，致調解不成；胡二十五日先返粵報告。蒼梧民團現進入木雙之都羅，以縣長蔡瀛名義佈告吊民伐罪。居民逃避一空。（二五、三、二七、北平晨報）

### 爭界風潮情勢轉趨緊張

#### 盛傳兩縣團警再起衝突

#### 鄉民電請飭蒼梧撤民團

【廣州特訊】粵省封川縣與桂省蒼梧縣，互爭木雙墟管轄權一案。自西南政務會派委員胡繼賢，第一集團軍總部派督察專員卜漢池等，赴封川

蒼梧及木雙墟調查勘視後，本可無事。詎蒼梧縣長蔡瀛，於黃等離境返粵之日（二十三日），復派團隊進駐木雙墟，以致事態擴大，調解進行，頗費躊躇。旋因蒼梧縣布告，謂奉廣西省政府電，准廣東省政府電復，所有木雙墟及都羅萬涌一帶地方戶口，依照舊案，應歸蒼梧編管。其原納封川糧稅，照該縣實糧估計，每年三百元，亦應一律撥歸蒼梧縣征收等語。粵省政府主席林雲陔閱悉，殊為詫異。以本省府當日復桂省府電文，並無如上所述，祇云本案已奉政務會令，派黃委員季陸詣勸處斲，應請候黃委員辦理等詞。今核該布告稱，與本府電復所稱事實，完全不符，除飭山秘書處電知封川縣長甯師彭，着查明真相外，並呈報西南政務會察核，及令民政廳知照。是本案除爭界之外，復弄出偽造文書事項，似此本案解決更不容易。惟一般人極注意當局對本案之處置，茲將昨今兩日所得消息誌錄如下：

**形勢緊張**

自二十三日蒼梧縣府派兵進駐木雙墟後，封川縣長甯師彭，亦集合各鄉後備隊，準備收回木雙墟接管，形成對峙狀態。以故該墟富有商民，紛紛遷避，一時風聲鶴唳，人心驚惶。廣州並盛傳二十七晚蒼（梧）封（川）兩縣團警復起衝突，雙方均有傷亡。記者聞訊，於二十八日晨分赴各機關調查，咸謂未接蒼封兩縣來電報告，所傳或非事實。惟西南政務會及第一集團軍總部，則於昨晨接到木雙墟鄉民代表團周斌等來電，泣請迅電蒼梧縣府，將駐墟團警撤回，以免發生不幸事件。

**當局態度**

陳濟棠李宗仁兩氏，日昨對本案曾有所表示，均以兩粵合作數年，互相團結，斷不因此爭省縣界小事擴大，總以和平及互不損害手段處置。李氏昨已去電南甯白崇禧，黃旭初，請飭蒼梧縣政府，對本案慎重處理，聽候西南政務會解決云云。聞西南政務會於下次常會，即可提出討論決定，交由粵省政府執行。黃季陸現亦在編擬報告書及辦法，日內即可呈復政務會。據黃季陸向記者表示：木雙墟案，省府已調查竣事，即呈報委會。惟在政委會未議定辦法前，本人不便表示意見云。（三月三十一日執中）（二五，四，七，北平晨報）

**粵桂爭界案**

**黃旭初電催解決**

【香港十一日下午十二時專電】黃旭初電李宗仁，請電促政會速決爭界案，以免久懸，致起不幸事件。（二五，四，二一日，北平晨報）

**豫省裁併縣治核准**

【南京】豫省府以孟津，原武，寶豐，輝縣，滎川，長葛，考城，蘭封，寧陵，睢縣，新安，澠池，陽武等十三縣，面積狹小，財賦支絀，不足以發展縣政，擬加以裁撤歸併；上月具報內部，頃已奉政院核准。（十六日中央社電）（二五，三，十七，申報）

**開封陳留等縣合併殊多困難**

省府請中央暫緩實行

【開封】開封陳留等縣，合併困難甚多，省府呈請中央，暫緩實行。（二十日專電）（二五，四，二一，申報）

**冀豫換縣**

東明等縣表示反對

省府決議呈請撤銷

【保定通信】河北省政府委員會，二十一日晨九時開第六六三次會議，出席委員張吉塘李金藻賈玉璋王景儒段宗林，主席張吉塘，代理秘書長魏書香，決議追認第六十五六兩次談話會，通過要案如左：

**報告事項**

一，秘書長報告：（一）東明縣民衆代表李錫珍呈述縣境劃歸河南有害無利理由，萬懇俯順輿情，撤銷成議。又長垣縣民衆代表孫庭瑞等文電，爲前呈力爭劃界事，茲公推楊樹霖爲本縣駐省代表，面陳一切。又濮陽縣農會電，爲東長濮三縣，向隸河北，河防政治文化，久已相安，若改屬河南，實多不便。除另文詳陳誓不改歸之意，並推楊樹霖請收回成命。又東長濮三縣紳民代表楊樹霖王鳳鐸關兆鳳田家鼐等呈述意見，懇請撤銷冀豫兩省換縣之舉。又本省紳民代

表張壽臣等呈，爲冀豫換縣，無異自撤冀省河防，爲害甚大，人民反對，懇請俯順輿情停止進行。決議，呈行政院，軍事委員會，冀察政務委員會；咨內政部，河南省府，請撤銷換縣原案，以順民意。

### 冀南三縣民衆堅決反對劃歸豫省

【天津】冀南東明，濮陽，長垣，與豫武安，涉縣，換隸省份事，頃長濮三縣民衆，以豫黃河水患未清責任前，堅決反對劃歸豫屬，特電冀察政會抗爭。(七日專電)

### 冀豫二省互換轄縣

【南京】河北河南兩省府商定河北之長垣，濮陽，東明三縣，與河南之武安，涉縣二縣，互換管轄，現由政院呈國府備案。(廿九日專電)

### 冀豫換縣

即將實行

【保定電話】冀豫兩省換縣事宜，內政部令已到省，即開始辦理。(二五，六，六，大公報)

### 冀豫換縣奉令緩行

【開封】豫武安縣換冀東明長垣二縣案，業經奉令緩行，省府已調東明長垣兩縣長回省，請冀省府另委人補充。(二十八日中央社電)

### 東局子改屬

俟政會批准，市政府即接管

【天津消息】關於津市縣重行劃分界域事宜，業誌前報。據悉東局子因有外交關係，決定劃歸市屬。宋委員日前一度赴該處視察，津市府

已呈請冀察政委會備案，俟奉令照准，即實行接管。該處原設有萬國賽馬場，每年報效市庫十萬元，充慈善費，向由津縣府徵收轉解，此後即由市府直接徵收。至該地治安，現係由縣公安第二分局管轄，市公安局準備於接收後，設警察分駐所一處，負責維持，由特別第三分局兼管云。(二五，四，一一，大公報)

### 魯省決劃分行政區

【濟南】縣政實驗區改爲行政區，全省分十二區，區設一行政督察專員，專員兼公署所在地縣長。先辦濰澤，濟寧，臨沂三區；濰區九縣，濟區十縣，臨區八縣。(六日專電)

### 魯省百零八縣

### 分設行政區域

撤銷實驗區名義，恢復專員制

先就濟濰濰濰臨沂三區設立

【濟南通信】省府爲增加行政效率，去年在濟濰劃十四縣設立一行政區，以王紹常任行政督察專員。殆後又變更名稱，改爲縣政建設實驗區；一年以來，對於民衆訓練與組織，已有相當之成績，故省府主席韓復榘，決意擴充，就全省一百零八縣，劃分作十二區。現在最近先添濰澤臨沂兩區，連去年一區共成三區。名義問題，擬撤銷實驗區名稱，仍恢復行政督察專員。除濟寧仍由王紹常擔任外，濰澤區內定梁仲華，臨沂區內定張里元。現在梁仲華，梁漱溟，張里元，孫則讓，王紹常，均應召來濟研究一切。今日(六日)韓氏在省府晏梁仲華等，并邀秘書長各廳長各委員作陪，席間對各區職權等頗有商討，韓提出許多意見參加，席散後，各要人又集在秘書長辦公室詳談，關於組織大綱，業已全體同意。行政督察專員爲簡任職，由省府政務會議通過任命，咨內政

部轉呈行政院備案。辦法仍係推廣鄉農學校，政教合一，與以前縣政建設實驗區辦法，無大變更。惟與各廳於職權上尙微有衝突之處，定星期六日(八日)早八時，梁仲華等與各廳委再詳細商討。如議出解決辦法，即可作最後決定，下星期或可提出省府政務會議通過施行，約三月間可以設立。至於區域問題，正在研究。韓主席以前縣政建設實驗區，劃為十四縣範圍過大，擬加以縮小。濟寧區定為十縣，荷澤區定為九縣，臨沂區定為八縣，共計廿七縣。除原有之濟寧，汶上，東平，鄆城，鄆城，荷澤，嘉祥，鉅野，定陶，魚台，金鄉，單縣，城武，曹縣等十四縣外，新劃入十三縣，縣名尙未宣布。惟當局前曾表示劃入臨沂，郟城，沂水，費縣，蒙陰，日照，莒縣，鄒縣，滕縣，嶧縣等等，計算已有二十四縣，僅差三縣已足，大約曲阜，濰陽，泗水等縣可以劃入云。

(二五，二，一〇，申報)

### 魯省府籌備

### 改革政區

#### 劃全省為十二行政區，各區專員人選已內定

【濟南通訊】魯省府近為增進行政效率適應環境需要起見，連日經省政府各廳長委員與梁漱溟梁仲華王紹常孫則讓張里元等開會，作縝密之討論。其具體辦法，已經決定。將縣政建設實驗區取消，改設行政督察專員，並將全省一百零八縣，劃分十二區，各設專員一人。暫時先設濟寧荷澤臨沂等三區，濟寧為第一區，荷澤為第二區，臨沂為第三區；濟寧區轄十縣，荷澤區九縣，臨沂區八縣。關於各區專員之人選，大約由梁仲華任第一區(濟寧)專員，孫則讓任第二區(荷澤)專員，張里元任第三區(臨沂)專員。此項決定，大約日內提出政務會議通過後，即正式成立，並呈請行政院備案，至三月中當即可見諸事實也。(八日)

(二五，二，一〇，大公報)

### 察南三縣劃界

#### 已議定八項程序，今日起開始勘界

【宣化通訊】宣(化)懷(來)涿(鹿)三縣劃界事宜，因宣化交

代手續未能辦理清楚，而懷涿代表又發生齟齬，遂致擱淺。嗣經涿鹿方面，極力斡旋，已有轉機。現三縣已議定劃界程序八項如下：(一)宣懷涿三縣實行勘界日期，定於本年十月十八日。(二)三縣劃界委員，齊集於新安保鎮公所。(三)三縣各派劃界委員二人。(四)宣化對懷涿勘查西八里一帶界限，懷來對涿鹿勘查保家莊一帶界限。(五)宣懷涿三縣委員，同至涿鹿縣城會勘長曠村一帶界限。(六)三縣委員會勘百姓營以南至黎園寺一帶界限。(七)先樹立臨時界碑。(八)勘界畢，一面會呈備案，一面趕辦清冊，定期辦理移交事宜云。(十五日)

(二四，一〇，一〇，大公報)

### 晉衛成區重新劃定

晉西沿河二十二縣，劃為三個河防區，其餘八十三縣，劃為九個衛成區

【太原通訊】自陝北發現共匪以來，當局為防患未然，立即在晉西沿河各縣增軍佈防。現以陝北正在剿匪，晉陝僅隔一河，且入冬令，封水在即，晉省防務較前益為吃緊，前所劃定之衛成區域，實有變更必要；現特將晉西沿河二十二縣，劃為三個河防區，其餘八十三縣，劃為九個衛成區，其分配如下：

#### 河防區

【第一區】朔縣，神池，偏關，五寨，河曲，保德，崞嵐。【第二區】興縣，嵐縣，臨縣，方山，離石，中陽，汾陽，石樓。【第三區】永和，隰縣，大寧，蒲縣，吉縣，鄉寧，河津。

#### 衛成區

【第一區】天鎮，陽高，大同，廣靈，靈邱，渾源，應縣，左雲，懷仁，山陰，右玉，平魯。【第二區】繁峙，代縣，寧武，崞縣，五台，定襄。【第三區】靜樂，忻縣，陽曲，交城，太原，徐溝，清源，文水，太谷，祁縣，平遙，介休，孝義。【第四區】孟縣，榆次，壽陽，平定，昔陽，和順，榆社，遼縣。【第五區】黎城，武鄉，襄垣，沁縣，屯留，沁源。【第六區】平順，潞城，壺關，長治，長子，沁水，高平，陵川，晉城，陽城。【第七區】靈石，汾西，霍縣，趙城，安澤，洪洞，臨汾，襄陵，浮山。【第八區】翼城，曲沃，汾城，新絳，絳縣，聞喜，垣曲，夏縣，

平陸。【第九區】稷山，萬泉，榮河，臨晉，猗氏，安邑，解縣，虞鄉，芮城，永濟。至全省各縣冬防，已於本月一日起，一律實施，所定辦法均較往年嚴密，所有沿邊各縣要隘，均有大批軍警駐守云。（四日，香）

（二四，一一，七，世界日報）

## 包頭各界請求改劃包頭管轄

### 肅害灘鄉推派代表楊毅明會同李仁卿等

#### 今日發呈晉省而謁傅主席請願

【知行社訊】肅害灘鄉向歸包頭管轄，本年自省府明令劃歸安北後，該鄉人民莫不表示不滿。爰派代表李仁卿等來包，準備晉省向當局請願，要求收回原令，將該鄉仍歸包頭管轄等情，業誌前訊。本縣農商各界，刻以肅害灘鄉安北無理奪去，于縣政前途影響至鉅，除備文將該鄉應歸包頭管轄理由歷舉三端，上呈省府傅主席外，並推派代表楊毅明，會同該鄉請願代表李仁卿等晉省，面陳詳情，一致要求。聞該員等現在準備一切，定日內相偕赴綏。茲將本縣農商教三會呈省府文詳錄于次：

### 呈省府文

為呈請將肅害灘鄉仍歸包頭縣管轄，以利縣政，而順輿情事：竊查該鄉應歸包頭縣管轄，按諸天然形勢與社會環境，皆屬適宜，不容更易。而安北設治局蓄意侵佔，無理爭執，歷年以來，糾紛迭起。本會等為保持縣境應有之疆界，杜絕無謂之紛擾起見，前曾呈請鈞府，明令確定歸屬。旋奉指令劃歸安北，本應遵命，曷敢煩瀆。惟因事屬縣境疆界，且于縣政前途，影響甚鉅，不得不將該鄉應歸本縣管轄之理由，縷陳于後：

### 一地理方面

竊查行政區域之劃分，應依據地理上之天然形勢，此乃古今中外一般之原則。該肅害灘鄉北負烏拉山，南濱黃河，黃河對岸屬包頭第四區轄境，東接中灘（即包頭第三區），西至西山嘴，有馬五渡口之險要，為包頭西界天然之屏障。以交通言，包烏汽車路由東至西，橫貫該鄉全境，東來包頭縣城，一片平原，坦途大道，非常便利。而安北設治局遠居烏拉山之陰，又有烏梁海子阻隔，

烏拉山崇嶺陡峻，天然界限，豁然分明。該鄉若歸安北，森爾一村之地，竟越大山，交通梗阻，艱長莫及。故以地理上之天然形勢言之，該鄉實有應歸包頭管轄之必要也。

### 二行政方面

查該鄉放墾未久，諸待開闢，行政設施，關係綦重，因有上述地理形勢之限制，歸安歸包，迥異便阻，瞭如指掌。是以縣政設施，包頭則便利易行，安北則梗阻窒礙，人民訴訟納賦，亦復如是。且該鄉居西山嘴之東，為包頭天然鎖鑰，關係包頭治安，實深重要，而西山嘴迤東黃河南岸，又屬包頭第四區境界，該鄉若歸包管轄，則西山嘴迤東黃河兩岸均屬包頭。若歸安北，則沿岸管轄，成交錯形勢。伏查包西向為土匪出沒之地，每屆河凍，匪徒往來渡河，該鄉地居衝要，為必經之路。且該鄉接壤包頭三區，對岸又屬四區，治安保衛，包頭甚易為力，即至縣城，交通便利，消息靈敏。若至安北，則須繞道西山嘴，一旦地方有警，大山阻隔，即飛騎報告，往返非數日不辦也。又查該鄉與西公旗接壤，蒙兵間有騷擾，安北因交通不便，人類未能仰其政治保護之力，求之包頭縣，則甚適且易。故以行政上之便利與否言之，該鄉實有應歸包頭管轄之必要也。

### 三人事方面

查該鄉人民，大多數原居包頭中灘一帶，其親友往還，商業貿易，社會風習等諸種關係，與包頭為密切，于安北則毫無牽涉。故以人事關係言之，該鄉實有應歸包頭管轄之必要也。綜上所陳，該鄉仍歸包頭縣管轄，公私均甚便利，若歸安北，則適得其反。本會等有鑒于此，一再商洽，詢謀僉同，特推派代表楊毅明會同該鄉請願代表李仁卿等晉省，面陳詳情，一致要求。素仰我主席關心地方，勵精圖治，用敢披瀝直陳。敬祈於該代表到達時，俯賜接見，並懇撤銷肅害灘鄉改歸安北之原令，仍歸包頭縣管轄，以利縣政，而順輿情，臨呈不勝待命之至云云。

【邊聞社訊】包頭屬之肅害灘鄉，自經省府於本年明令劃歸安北設治局管轄後，全體鄉民，一致表示不滿。曾於日前自行會議，決定推李仁卿等三人代表，前赴綏遠，向當局據理力爭，務期仍改隸包頭而後已。李等奉派後，於本月中旬來包，首先具呈向包頭縣府請願，要求代為轉呈省府，懇請改隸，已蒙縣府允准。並設宴招待記者，要求予以與

論上之援助、復印發告民衆書，張貼街衢，廣告宣傳，各節已誌前訊。茲悉本市各界人士，刻已瞭然於該鄉之實際情況。對彼等之意見與舉動，均一致予以同情及贊助。該代表等，視此情況，倍加興奮，業經決定于今日下午三時，乘平包東赴綏垣，面謁省府當局請願。並携有擬就之呈文，詳述理由六點（與呈包頭縣府文，大意相同，業經詳誌前訊，茲從略），詞意頗剴切。據李仁卿昨對記者表示，彼等非好多事，實因鄉民切身利害所關，不得不爾。蓋該鄉與安北，中隔烏拉山，交通極為不便，倘隸安北，則政府行政，有鞭長莫及之患，該鄉將因此而陷于無政府狀態，鄉民將相率逃亡，其害豈止百倍。倘隸於包頭，則因交通之便利，政府一切設施，均敏捷易行，鄉村建設，可蒸蒸日上，其他一切公私行動，亦以包頭最為便利。故彼等已抱定決心，不達目的，勢難休止，倘不幸而失敗，則全體鄉民，惟有相率逃亡。故希望當局重視民衆利益，務以民意為依歸云云。

### 唐柯三抵京談

#### 謂磴口設治糾紛已解決

【南京一日中央社電】蒙藏委員唐柯三，前奉命赴寧夏調處磴口設治糾紛，現已告解決，唐已返京復命。一日向記者談：磴口設治糾紛，爭執在土地權、行政權、稅收權三點。經本人與寧夏馬主席，阿拉善旗達王，往返磋商，雙方誤會盡釋，已告解決。其辦法為：三聖宮之土地權，確認屬于阿旗，行政權仍歸寧省，惟遇有重大事情，得與阿旗王商洽進行。稅收一項，亦經雙方同意。商定辦法，由蒙藏會內行政部會呈政院核准後，即可公布。據本人觀察，此事不致再生枝節。

(二五，四，二，北平晨報)

### 陝川邊區增設縣治

【西安】陝川邊區，沿南江，廣元，南鄭，甯羌，褒城等縣邊區，地域廣闊，歷年為匪所踞。刻陝川兩省決劃設新縣，以中心點之黎坪為縣治，定名黎坪縣。現由川專員袁濟安與陝專員張篤倫，在南鄭會商設縣辦法，將來新縣由何省管轄尚未定。(二十七日中央社電)

(二五，一，八，申報)

## 道 路 年 新 目 次

第五卷 第二十五號

特 次 號

中國公路交通當前之幾大問題	趙祖康
一年來之公路建設	建白
我國都市政府應採用成本會計制度	董脩甲
改善汽車車身之設計(附圖)	高國恕
黃土之特性與挖土斷面之理論的設計法(附圖)	趙國華
公路經濟之研究(二)	成希願
介紹一個新的市行政——飛機場之設計與管理	江康黎
公路路基排水治(附圖)	楊士文
汽車業務社之組織及其實施計劃	丹心
浙省公路網現狀	
黔省公路建設長足進展	
漢寧風漢路設養路工務所	
川滇公路積極修築	
察省境內公路概況	
贛北邊區公路依限修竣	
豫省公路建設概況	
北海的全貌	
福特車越阿爾卑斯山	
路市諮詢問答	三則
會 務	
道路協會募車援綏運動	
道路協會徵求旅行團員	
雜 俎	
察哈爾採風錄	中
近人遊詩	雲史
編輯餘瀝	丹林

民國廿六年一月十五日出版

發行所 道路月刊社

定價 另售每册二角